平播全書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平播全書

(一)

李龍化著

本館據幾輔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平播全書敘

上之二十有八年、御史大夫兼司馬督府李公、帥師平播、已馳露布、獻俘闕下、上嘉悅、令從公次第諸文武功、及區畫善後事、咸備疏俱上、諸大夫以公經略西南、文告檄書、與先後諸疏、皆足詔來祀、垂不朽也、以屬守南大參王君編次、爲卷凡十五、鍥成、謂不佞悌久在行間、與觀其盛、不可無言以弁其端、悌也不類、曷足識公之大、獨念是書也、鳴主上中興之盛、錄平蠻將吏之功備矣、出師才百十四日、闢兩郡二千里封疆、奏二百餘年所未得志於西南夷盛事、紀之太常、自有國家祚土分茅、彝典嫩矣、公也不自功、且無樂人鳴其功、亦何庸敘、唯是元機睿算、石畫淵猷、所繇速於底績、足以泣鬼神而舒宵旰者、有其本之文檄不載也、悌日奉幄簫、不披吐萬一、以彰往鏡來、嗣茲何攸焉、夫靈武之師、朔方以靖、元菟之捷、屬國以全、播不聞乎、而敢逆顏行、雖其井觀嶋負哉、然猶酋也、豈自紿若爾、固有所恃矣、今天下曷易言播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商道赫焉中興、舉一鬼國、尚淹三年、孔父所謂憊也、史稱楚頃襄王、遣莊蹻略巴黔、漢武帝遣唐蒙開夜郎、然蹻卽王滇、自爲聲教、蒙入筰關、猶閉昆明、唐之南詔、乍臣乍叛、罷敝中國、蓋漢唐之盛已然矣、楊端取播於南詔、而世守之、八百年來未以易也、無論宋元、卽我明運方開、皇稜大抗、百蠻君長、重足嚮風、日所出入之邦、靡不獻琛納貢、然傳穎川率二十四將軍、南下善闡、其所削平、自段明而外、無聞焉、鎮黔馬都督燁、威讋羅夷、不獲自完首領、正統間麓川之役、用兵五十萬、三往十

閱年、而思祿猶據孟養。嘉靖初思田之役。始勦終撫、而盧蘇竟逭天誅。令夔威閿、爲西南夷觀哂。播酋覘之所自逆也。白石口而後震黔楚。危三川。脫復滋蔓諸蠻生心。滇南數千里、非國家有矣。此豈小故也哉。公弱冠魁海內。振鐸梁魯稱絕唱。入貳冏政。銀臺旋以中丞節撫遼。至則有鎮武之捷。馘首虜千數。進貳司馬。於是公文武兼才。爲世推轂無兩矣。移養歸來。東山之望。勃勃中原。以播之弗靖。西南鼎沸。主上採輿望。特從田間起公。授總督川湖貴州節。得便宜行事。賜尚方劍。偏裨以下、不用命者誅以徇。文武無大小遠近、惟部署。兵馬錢糧器械、惟調度。公迺提三尺、擁六傳。建三藩節制於錦水之陽。賊揣且勦、又欲張威挾撫也。遂屠城戮將。渝州且空城以避。勢甚岌岌。公陽爲詰責緩之。而陰積糧治器。程量軍實。選將集兵、課期分路。計定方移節渝州。登壇誓師。八路徂征。時賊欲衝突乎。固未易矣。悌由洮河來、度棧閣。遵錦江。延見父老、旁及輿皁。言播甚悉。罔不人人難播也。謂婁山諸嶮、五丁莫開。海龍囤高千仞。難躋。似以徒費兵力。終歸一撫耳。悌曰唯唯否否。及抵渝侍公。吉語日聞。捷音狎至。酋知名渠魁、非獻首轅門、則稽顙戲下。破關克峒、如振落發蒙。則何也。公膚敏豁達。急戎機。則倚馬數檄。坐策千里。當寇會。披狐兔。則雌結跕躍。羿羅蠻長。爭前驅。先徵調。則秦、越、滇、廣、齊、魏、燕、士奮戎行。治芻餉。則舳艫銜尾。絡繹肩駄。效飛輓。犒卒伍。則牛酒魚鹽薪蒸糗糒充宿飽。拯疾厄。則醫藥湯散。金創疫癘。濟緩急。壯軍威。則五帥貳師八路斬關。揚熊虎。聯兵勢。則總一監司。歃血誓盟。申要束。而又陷陳摧鋒。縣重賞。破關克垤。崇世官。大將受餌。褫厥職。貳師觀望。責以死。中軍勒限取其元。賞信若高戶及躬。罰必若三尺在頸。至於二帥壁後。閱月未拔。

不難移前兵攻後指萬金使貪所繇連拔二城盡戍俘馘尚有逸於疏外者總之太虛無物空洞有容巖巖千仞不可攀泱泱萬頃不可淆轉圜善任掾縱有神所以本也故自出師訖賊平疏數十上檄百千下隔千里而面譚洞幽微於觀火軍法穪苴之嚴綜理武鄉之密宅心子儀之寬決策晉公之斷納降曹彬之仁而文章肖謫仙勛業紹衞公又其家世淵源由來者遠也昔淮陰謂漢高曰臣多多益善今播之役兵逾二十萬分之八路相雄合之遞攻蓄銳繇斯以推曷難百萬多多益善奚以尚茲存茲法也夷無橫已是書也烏可無傳也竊觀國家威靈遠軼漢代漢時丞相多自列侯出塞大馘唾手萬戶流光史册不謂濫觴令甲文階不俟茅土之爵亦時有之威寧等封雖以首膺靖遠世祚實自征蠻粵考靖遠誓詞思祿所服也未幾輒渡金沙以攻猛密石爛江枯問之水濱耳自公平播百蠻君長狐兔舍悲鯨鯢不波唐交紱之外國宋斧書之餘邦無敢越志詎直拓地二千里哉傳穎川而後無功矣成功之後公歛然若無屏居苫伏深自摧剝驅吏上重事又憑牀裁定之痛嚴懷慈往往以杲魚之感發悲愴之調至令人不可讀國爲奇勛家爲死孝公之謂矣酬勳有無奚知焉第西南之人譎唫肖象引領國恩我皇快於志而託眷重留督府圖其難爲封疆不朽其不遜烈麓川也明甚則開國山河以慰西南半壁爲公拭目之望也不篤矣若曰師保我公四世其同睫前事也何庸尸祝焉昔周大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公也以之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以豫齊遼蜀驗之又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有我聖明在萬曆庚子嘉平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中卿張悌謹序并書

平播全書序

播州故戕狮地。介在川湖貴竹間、扼險鑿據舊矣。唐乾符中楊端者、取播地南詔、世官茲土。歷我朝率衆內附、遂以宣慰茲州、領二安撫、六長官如故。大都視爲徼外部曲、取羈縻而已。迨至酋孫應龍、憑累世資、驍雄黠武、國家寧倚之起戰功。乃不勝牀笫杯酒之昵、戮及無辜。諸夷落重足上變、告諸不法事。先後勘論有年。議者引匈奴雖強、不當漢一大縣語。否則謂洞蠻苗獠、蟻聚棊布。我且東西多事、有如以尺檄定之、何用覩兵。欲假勦以堅撫、而酋不聽。欲乘撫以圖勦、而酋又不聽。是用撫與勦兩無當。酋益鶩驁。天子赫然震怒。起御史大夫兼司馬李公田間。總三藩師、假便宜、賜尚方劒從事。公聞命乘傳速驅之。時我兵未集。綦江勢若累卵、遂爲酋所乘。兩裨帥力戰死。勢張甚。川以東諸郡邑、無不人人惴恐。公曰今日之不利、視白石飛練百倍。不一大創之、何以釋主上西顧憂。乃移鎮渝州、部署文武將吏、刻日誓師。分八道破重關以進。酋計無復之。父子相對泣下。退保海龍囤、賊衆各鳥獸散。八道兵圍囤數重、設雲梯仰攻。健兒猱升、直擣其穴。酋乃雉經死。俘妻子戚屬若干人以獻。播遂平。夫平播之策、人人能言、即人人不能言。言撫者嫌於玩寇示弱。而言勦者苦於枵腹空拳。中牽外掣、訖無定畫。他姑無論。即大將中尚有欲重以事權、假之數年者。公陽爲文告緩之。而陰治餉調兵、羽檄四布、遠近戒嚴。惟斷乃成、則裴晉公之平淮蔡也。酋據險設伏、如虎負嵎。假令舟中無敵、則一夫當關、安能得志。公廣布間諜、運以神機。久乃懷疑、空關不

守謀以代戰則杜元凱之破吳人也往者數戰失利酋且謂我易與公善用靜靜於泰山公善用動動於流泉故一傳諭而酋不復窺綦再誓師而酋不敢拒關三詰責諸將而酋遂授首軍中破膽則韓魏公范文公之宣威西夏也渠魁既殲脇從諸夷苗悉置不問募民實寨畫井張官起瘡痍存新舊一切善後即憂且病直鰓鰓然爲千百禩建不拔則諸葛武侯之表出師班定遠之語任都護也蓋公天才元略如有神授以故將兵二十餘萬行師才百十有四日而諸所指畫省若括轉若樞易若摧枯料敵形如觀火故有所建請若指掌若面談是以朝上夕下天子不待三賜問而即報可公志益發舒其治軍益明肅毋論練卒蒐乘廣儲蓄稽尺籍申賞罰轉怯令強因形爲勢即細之醫藥米鹽衣被履屐之間靡不得其任以故取事易而徹效速也嘗攷明興將相之業相爲用者率推靖遠新建乃忠毅詳而少遜於文非公比也至若詳而文文而鴻爽足以宣明其意惟文成爲最而公其埒之抑又聞公少喜言兵已而歷歷中外振鐸梁魯薦登八座即羽書倥傯中雍雍鎮以儒雅由斯以談公之所就業經緯如日星何論輝映昭代即吉甫之憲萬邦何讓焉公以宅憂歸矣然公之功在勳府勞在程書根本之計在內地訏謨在邊陲方今縣寓多故行且召公建鼎鉉之業以光贊中興之盛治其利於社稷寧不宏多彼靖遠新建有社稷功其大用由經略蠻夷起今天子神武日紹法祖宗成憲不靳重典以酬勞臣以公之鴻伐彪炳乃爾行當胙茅土盟河山視靖遠新建而三也猗歟休哉文燿役在行間經紀轉餉首功之事每受莢幕府稟仰最悉聊摭耳目所睹記論述其大都如此如曰公之功高燕然遠甚夫夫才不孟堅若直爲斯集糠粃耳則文

燿何所逃罪。萬曆辛丑春、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管分巡上川東道兼整飭兵備沅陵張文燿頓首謹序。

平播全書後序

本朝西南夷部落以百數。常有事。以其聲教阻絕不甚治也。自上卽位。靈威四暢。收建武、討松州、類有成績。論者以爲美談。治播事起。輒皆以爲難、不輕議勦。然圖事成功、赫赫可稱。斯固未易言矣。李公旣定播西還。因出記數百篇、以視嘉謨。曰此軍中奏檄書記也。可論而存之否。嘉謨退而序品。踰年書成。竊以爲西南夷、遠於王化。山川深阻、毒霧箐林。非人所居。雖好兵者、未能旅逆也。其中播最大。地方二千里。民悍而財富。逆酋用之敢於衡命。震驚天下。使天不悔禍、事未可知。以其權力、較之思州、黔川、譬如象馬之於雞豚。大小莛楹。何論建武二夷。然公也。討之不數月而平。嘉謨親在軍中。備見行事。今讀是書。凡握算之奇、制勝之略、雖不可以言盡。然足以窺其萬一也。頃已列狀上聞。國家報功、每無所慊。搢紳先生、非有軍功不侯。然史牒具存。以功而封。如靖遠新建之倫多矣。思州小醜。未底靈誅。金沙受盟。旋卽不順。列祖猶以荒服用兵、當蠲小故。不難裂土而侯之。況茲討播、功烈較然、足以垂之萬世。以是受百里之封、開河山之誓、豈爲溢乎。后之君子。讀其書、想見其行事。洋洋乎其盛也已。夫恩威賞罰、軍之善物也。言辭號令、政之要體也。播有事以來。議者盈庭。其言如蓬藁藤葛然。此依彼附。期於牽纏。其得失可鏡已。及公受命奏書羽檄、旁午於道。使者項背相望。每一紙下。指書禁戒無論。其他皆入敵之左腹。披寇導卻。孰敢差池。上既神聖。善於任使。每奏上、輒報可。先是東征之役。羣情鼎沸。公車日受封事以百數。今茲迄無一言。一二

老成、唯交相贊勉。幕府檄下、無論官庶、卽蠻夷大長老絕無知識者、莫不擊踖捧誦。人人以爲能得其意。世之居一官、建一事、造作新書以企流布者多矣。豈其若是。故無翼而飛者、制其實也。不鑿而入者、選其美也。古今一揆。賢智者得而操之。又惡可以彊致乎。昔太公望佐武王滅殷。其君臣論說、著於六弢。諸葛孔明相蜀。號爲忠武。遺書心法。儒者共稱。兩君子依歸明聖。言有持循。故足以傳於後世。以眡公書抑當有說。夫用兵之難、久矣。約論是編、詳其意旨。可略而言。蓋有事有變而能居者。故機鑰已新、存舊可以弛敵。羽括漸乖、擊刺可以反正。衆口囂囂、不復恤也。亦有隱而難知者。因敵爲形。形生而能盡。緣物爲事。事小而能周。芻狗滔滔、不復存也。亦有用而不恃者。蠻夷悍帥、乘時之敝、而翻其捷。則曲盡抑揚、必爲我使。譬之善醫。天雄烏喙、可以爲效、而不爲毒。天下從而信之、不復疑也。又有近而應卒者。譙讓間行。慶賞亟發。百變而不吝。狎至而難尋。譬之說者以蜜說甘。及其窮也、又以甘說密。狀若連環、以爲鼓舞。衆莫不從不復攜也。亦有繁而必整者。材用亟收。虛中以應。事端雜至。隨衆可同。故集衆散兵種種諸事。四方皆以爲難。而顧盼舍然。罔不大定。不復稽也。又有盡而不汙者。靡有不甄。燐有不瞥。行之容容。爭者銷而異者化。懸之以示天下無間焉。不復抗也。以是數者較之二君子。其書具在。審虛實之規、采情形之辨、酌輕重之倫、明古今之致。其大槩可辨已。是編之傳尤信。西南用兵數役、皆有典藉可攷。未有若斯之赫赫絕羣者。嘉謨讀陋、寧足知公。姑論其略如此。時事方殷。公爲社稷之鎭。是書之行於世、古人所謂珠玉金石不足喻也。輒爲天下識之。萬曆辛丑元日。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薊邱王嘉謨謹序、幷書。

謹按四庫全書提要云播州楊氏自唐乾符中據有其地歷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萬曆初楊應龍爲宣慰使恃險作亂詔起李公化龍巡撫四川尋進總督四川湖廣貴州軍務進討平之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因裒軍中前後文牘編爲是書前五卷爲進軍時奏疏六卷爲善後事宜奏疏七卷爲咨文八卷至十一卷爲牌票十二卷至十四卷爲書札十五卷爲批詳爲祭文明代用兵大抵十出而九敗不過苟且以求息事而粉飾以奏功惟平播一役自出師至滅賊凡百有十四日成功頗速史稱化龍是役可與韓雍項宗坿其出師次第雖載其大綱而情形曲折則不及此書之詳具錄存其目亦足資參考也末有萬曆辛丑四川布政使參議王嘉謨後序稱身在軍中備見行事蓋所言猶爲實錄云此書所載之文不必出李公之手皆書記吏胥稟命而作於事之始末賊之情形統籌全局胸有成算處處安排著著中肯雖非出自李公紀事亦可謂詳明矣世之讀是書者愼勿以其文煩詞俚而忽之也原刻前有數敍今摘其切於當時情事者錄之以冠於篇光緒十三年六月中旬王灝謹識

平播全書目錄

卷一

奏議

報到任疏
請設中軍疏
報播酋屯兵疏
報播酋陷城疏
條議貴州移帥增府佐募苗兵疏
請留陝銀取雲南銀充餉疏
請罷開礦疏
添設裨將疏
再報播酋情形疏
防兵鼓譟疏
請內帑增將兵疏

更調府佐縣令疏

卷二

奏議

二運大木勸懲疏
懸賞規則疏
糾劾逗遛將官疏
設監軍兵備等道六款疏
調補監司道官疏
增復府佐疏
褒廕將官疏
增楚省監軍將材糧餉開款疏
互調州官疏
擒獲奸細疏
議處貴竹懦將借給餉金疏
播酋犯貴屯堡并催兵餉疏

給由疏
卷三
奏議
初報捷音疏
留總兵劉綎勦播疏
地方災異疏
查參失守龍泉司官疏
報進兵日期疏
二報捷音疏
合江客兵交鬬疏
克桑木關烏江關三報捷音疏
查參楚省勦苗失律官員疏
保留方面官員疏
查參黔路得關復失將官疏
請停撥括疏

贈錄戰將王芬等疏
辭陞疏
糾參庸狡文武官疏
糾劾有司疏

卷四

奏議

攻剋婁山崖門等關四報捷音疏
剋破龍爪等囤五報捷音疏
六報捷音疏
丁憂疏
大報捷音疏
告病疏
請褒蜀王助餉疏
議留免覲疏
三懇告歸疏

獻俘疏
露布疏
查參黔路失事疏
乞宥程布政等疏
乞卹張監軍疏

卷五
奏議
敍功疏

卷六
奏議
播州善後事宜疏
四乞歸疏
五乞歸疏
敍助兵餉疏
黔省善後事宜疏

六乞歸疏
乞優處府佐疏
糾參點帥疏
七乞歸疏
川省蠲免疏
八乞歸疏
請補播州缺官疏
繳寶劒疏
銷算軍餉疏
進播州圖疏
請卹典疏

卷七
咨文
咨貴州撫院防播
咨浙江山東借兵

咨陝西各鎮借兵
咨兵部討將官
咨湖廣撫院防酋
塘報播事
咨湖廣備糧餉
咨貴州責安疆臣
咨雲南調兵
咨黔省撫院趁時糴米
咨催湖廣買餉米製火器
咨貴州巡撫增議防兵
咨貴州防石阡
咨河南催兵將
咨貴州防守思石地方
咨廣西調兵
塘報播事

咨貴州集兵
咨湖廣儲集兵糧
塘報夷情
咨湖廣備兵
咨湖廣撫院移駐沅州
咨貴州徑催雲南兵
塘報播事
咨催福建廣西解餉貴州
咨湖廣再備糧餉
再咨湖廣催軍餉等項
咨湖貴整備兵糧聽候舉事
咨固原甯夏榆林買弓箭
咨湖廣防犯
咨貴州防犯
咨貴州督勵安疆臣擒巢

再催湖廣官兵
咨催湖廣官兵同黔兵併力舉事
咨貴州整兵進勦
申飭湖貴加謹防護與偏地方
咨覆湖廣
咨湖廣支銀協濟貴州
咨兩省約期進兵
咨湖廣催兵運餉
發銀思南糴米
咨湖貴分解漕糧接支
咨覆湖廣進兵
行查烏江河渡失事
調滇兵咨貴州備餉
咨湖廣催漕糧折銀解充軍餉
咨覆貴州照批行湖廣助餉

破囤塘報
撤各省官兵回汛
回覆楚省
咨賑民夷
查議善後
黔省善後

卷八

牌票
行總兵萬鏊移駐重慶
行貴州司道防酋
調天全兵
約束官兵
防酋報復
議官造軍器
設保甲

預行整備精兵聽調
諭楊酋
行湖省防酋
查鄰播府州縣防禦事宜
買餉
檄萬總兵
行上東下南敍瀘三道防守
再諭楊酋
防禦渝城
行巡下南敍瀘兩道移駐
行各分巡道募兵防守城池
行道募勇兵
柄牌三諭楊酋
調取西南倉穀
催買馬

諭民收稻不必逃避
行守巡道募兵查奸細
責成道鎮守南川江津
行巡下南道隄備
行合江防守
調王夢吉鎮遠營兵救合江
查議湖貴兩省備禦事宜
行貴州貴甯各道防守興隆等處
行荆南道調施州兵
行候代總兵沈尚文防守
催貴州議兵糧火器等項
爲永甯杜塞禍源
責安疆臣防守
緝拏奸細
行貴州思仁守巡隄防

查送楊可棟屍棺
行貴州布政司趁時糴米
行貴州沈總兵及思仁道防禦石阡
禁兵騷擾
行巡東南二道放糧規則
行三省禁硝黃鹽斤入播
發將兵守南川
責成永甯自衛
查南川江津餉
責成製造軍器
申嚴東南四道防備
行督餉道往重慶理餉
行川東守巡道備兵馬糧草
行按察司兼理監軍事務
行巡下南道督永甯兵

宣諭
行湖廣布政司料理兵糧
申飭道鎮防酋
催湖北守道督餉
行總兵劉綎援合江
給投降長官袁年王繼先
行守巡荆南道調施南兵
行總兵劉綎隄備重慶江津
計處軍餉
申飭道鎮加謹防禦
柄牌傳諭陝兵不許沿途騷擾
操演官兵
再委文職押兵
行湖貴操演官兵
調永順保靖兵

再催湖廣布政司備餉製器
獎勵安疆臣
申嚴保甲密查奸細
卷九
牌票
責令安疆臣奢世續乘虛擾巢
建房張二將祠宇
行令各將官置私記腰釘
製買船隻
給播州生員王達諭夷獻關
行辰沅兵備道召五司官兵
寶劍諭言
招降播地叛苗
申飭三省道鎮嚴加防備
獎慰永甯官兵

申飭川東道鎮防備
議酌二將事權
行東西四道查議運餉人夫
行三省申飭詐僞
發兵綦江
再申飭三省邊防
督勵安疆臣擣巢
行湖廣布政司催兵糧
約束客兵
委總兵劉綎防守綦江
調施南兵入黔
查催糧料烘炒等項
撫苗告示
行貴州道府招撫苗夷
行二省各道驅逐播賊

再催湖北督餉
行六監軍招降
投降執照
質妻子投降執照
禁止恐嚇
動銀募運餉夫
禁邊民劫殺降夷
行湖貴總兵應援思石
申嚴南川防守
總兵以下將領各乘馬
行思仁守巡道查龍泉情形
酌定運夫行四道
行道鎮會議護運交收事宜
安置降夷
通行水陸二路防賊逃遁

犒馬千乘
再催貴州布政司兵糧
發令南川幷湖貴各監軍道
行總兵劉綎進綦江
安置綦南合各降夷
行兩省約期進兵
分遣督陣員役
檄責總兵陳璘
發劒
行各道幷委官料理各司職事
行拏楊惟中
禁殺降
再催三省道鎮至期進兵
爪探湖貴進兵日期
責成奢世續臨陣

稿冉御龍
行道鎮破酋狡計
行湖貴道鎮分定官兵信地
行湖貴二省照川中懸賞
令催安奢二土司進兵
行高推官專督土兵

卷十

牌票
行令各道徑自料理軍中事務
行四兵道督催運夫
行川東道鎮申飭綦江軍情
行道鎮禁兵爭行連坐之法
行劉總兵截殺
行四兵道催兵糧
曉諭進兵

查動銀兩招撫投降苗寨
行劉帥防賊衝突
行安疆臣一意進兵
再催各路進兵
申定衝鋒賞賚
獎總兵劉綎首捷併催兩省進兵
禁軍兵不許執捎運夫
督勵運餉官夫
催總兵劉綎進兵
催督安疆臣進兵
申諭兵將
行五分守動倉穀碾米
獎賞克洞官兵
催各路進兵
查通省庫銀解充軍餉行守巡道

行湖北道運糧
再催綦南進兵
催永甯合江進兵
催進兵
催湖貴進兵
布散賞格
催南川進兵
催永甯進兵
查合永二路兵情
再催湖貴進兵
催偏橋龍泉興隆進兵
告示發總兵劉綎
催安疆臣進兵
催永甯路進兵
勸務農業禁兵騷擾

再催南川路進兵
行總兵陳璘由白泥進兵
催總兵劉綎進兵
行湖廣催餉究革管糧通判
再催湖貴進兵
俘獲賞格
責成袁年王繼先於本地方護餉
委黃通判管偏橋糧運行督餉道
催彭元錦進兵
獎馬千乘
獎戒陳璘李應祥二總兵
催龍泉進兵行思石道
催綦永進兵
再催各路進兵
行拏劉效節楊惟中

再禁殺降
獎賞破桑木關官兵
再催綦路進兵
以地畝稅糧派軍餉
以丁糧派夫價
催總兵劉綎進兵
催各路進兵
再催各路進兵
再催永甯進兵
行龍泉路官兵相機戰守
申飭龍泉招降報功奸弊
綦江路糧餉不繼行拏參將麻鎮
諭催永甯進兵
催永甯兵
詰責安疆臣

行重慶府發銀賞龍泉功
催綦永二路進兵
催湖北道運糧
給施州衛指揮唐一麒加銜劄付
責水西進兵
行獎安疆臣兄弟
行守下南道督夫
催湖省道鎮會兵擣巢
行監軍道獎賞破關
申飭軍中匿婦人

卷十一

牌票

修綦江衙門候親征駐劄
點路乏糧行餉道
獎賞水西鎮雄官兵

催彭元錦進兵
行道鎮禁納降縱賊
催各路齊心擣巢
行巡下東道改道運餉
行陳李二總鎮合營進攻
詰責劉總兵協力殺賊
行陳李二總兵防賊逃入九股
行各路會合舉事
發陞官空劄
行道鎮協力進勦
催合江餉米行巡下南道
行守東道監軍
行守東道督餉
分布四面攻圍
行總兵劉綎進兵

再催破囤
行各路報功級不得過一日
行各道查敘功次
柄牌催兵攻囤
再催各路攻囤
查奢兵私相兌糧
行令水西絕私用命
催陳李二總兵入關
行水西兵不得全占囤後
令降民復業
行道鎮攻囤勿准詐降
再催攻囤
營中禁約
委中軍官監督攻囤
查水西通賊

查賊詐死趨兵擣巢
催解各路中軍官
行守東二監軍查逆賊身死攻囤擣巢
革吳廣職銜
查議運糧撤兵行守東二監軍道
再申飭殺賊
再催攻囤
攻囤條件
行湖貴鎮道申飭祕示條款
禁取破囤財物
查革蔡知府監紀
獎總兵劉綎
催總兵陳璘攻囤
再行分地攻囤
行三省監軍攻囤招降

查妥報功
聞訃申飭
申飭輸攻日期
破賊厭鎮法
策勵吳廣勿輒借口乏糧
查妥報功
行畢節道退兵攻囤
用計破囤
行造益元散發營幷中途安置
稽查餉米
選鋒破囤
申飭監紀職掌
行周國柱領兵守播
委守東道綜理善後
鑄銅鼎銘文發各土司

立銅標
行高推官賑恤降民
查處獻俘銀兩
發還吳總兵解獻銀器
止陳總兵追獻銀物
發回陳總兵解獻銀器
卷十二
書札
內閣沈趙二相公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田東翁大司馬
郭青螺中丞
又
內閣沈趙二相公
莫副使睿

二
重慶府
陝西各邊督撫諸公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莫副使
又
蔡副使守愚
陳毓台中丞
莫副使
王晴江中丞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又
支簡亭中丞
劉總兵綬
來副使三聘

劉總兵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曾景默中丞

詹參政啓東

萬總兵鏊

來莫二副使　萬總兵

徐僉事仲佳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李對翁太宰　兵科

來副使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李對翁太宰　吏兵二科

莫副使

又

萬總兵

莫副使

萬總兵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職方　兵科
少司空趙甯宇公
來副使
又
萬總兵　來莫二副使
內閣沈趙二相公　楊后翁大司空　工科
萬總兵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來副使
劉參議一相
又
李參政維禎
來副使
又

莫副使
李副使廷謨
田東翁大司馬
莫副使
萬總兵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來副使
劉參議
來副使
洪副使澄源
劉參議
楊小林少司馬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科道
張監軍棟
劉總兵　來莫二副使

劉參議
徐僉事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徐理齋中丞
張監軍
楊濟寰中丞
劉參議
徐僉事
支簡亭中丞
史副使
劉參議　莫副使
史副使
劉總兵
易按察使登瀛
楊監軍寅秋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徐僉事
來副使
張監軍
沈按察使季文
楊監軍
史副使
又
盧副使泮
郭青螺中丞
又
沈按察使
支簡亭　郭青螺二中丞
沈按察使
張參政文耀

徐僉事
來副使
劉參議
童總兵
魏參議養蒙
郭青螺中丞
又
陳總兵璘
楊監軍
田東翁大司馬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陳應翁大司農　戶科　職方
少司空趙甯宇公
湖貴撫院監軍總兵守巡四川監軍總兵守巡
楊監軍
張監軍

陳總兵
支簡亭中丞
諭副總兵曾希彬
塘報書
支簡亭中丞
貴州張監軍存意
郭青螺中丞
劉總兵
陳總兵
沈按察使
史副使
高推官折枝
內閣趙沈二相公

卷十三
書札

內閣沈道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思南陰知府鎔
沈按察使
陳總兵
高推官
李總兵應祥
陳總兵
童總兵元鎮
高推官
諭遊擊王之翰
諭參將吳文傑
徐僉事
謝監軍　劉參議
徐僉事
湖廣胡魏二監軍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劉總兵

郭青螺中丞

宋芳麓按院

陳總兵

劉總兵

馬湖蔡知府宗憲

思南府吳同知天祐署石阡府印

陳總兵

劉參議

謝監軍

劉參議

劉總兵

徐僉事

郭青螺中丞

支簡亭中丞
劉總兵
史副使
內閣沈相公
郭壽螺中丞
雙流知縣鄧宏烈
江津知縣陳大經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劉總兵
吳總兵
路副使雲龍
劉參議
又
劉總兵
陳副使與相

楊監軍
張參政　三道同此
謝監軍
湖廣川南道鎮
諭水西漢把陳恩
諭永順司宣慰彭元錦
蔡知府
郭青螺中丞
支簡亭中丞
劉參議
劉總兵
高推官
貴州張監軍
劉總兵
貴州三司

史副使
劉參議
劉總兵
劉參議
徐僉事
吳總兵
劉總兵
吳總兵
高推官
劉總兵
陳總兵
支簡亭中丞
洪副使
張參政
劉參議

三省鎮道
郭青螺中丞
張同知鼇
張參政
蔡知府
楊監軍
張監軍
內閣沈道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內閣沈道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謝監軍
張監軍
劉總兵
張同知鼇
高推官
張監軍

謝監軍
劉總兵
三省鎮道
魏監軍
貴州撫道
謝監軍
高推官
李修吾中丞
戴鳳岐制府
劉總兵
諭坐營都司周敦吉
蔡知府
貴州張監軍
吳總兵
郭青螺中丞

吳總兵
劉總兵
謝張二監軍
高推官　馬總兵
劉參議
張參政
諭副總兵曹希彬
吳總兵
張同知
汪登原中丞
劉參議
楊監軍　童總兵
吳總兵
張監軍
徐僉事

陳總兵
張監軍
吳總兵
蔡知府　趙州同世德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謝監軍
吳總兵
劉參議
高推官
謝監軍
支簡亭中丞
張監軍
湖北守道　兵道　二監軍
蔡知府
李總兵

魏監軍
史副使
楊監軍
張監軍
李總兵
張監軍
劉總兵
楊監軍
洪副使
魏監軍
詹副使
梅參議
劉參議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貴甯道梅參議國樓

楊監軍
宋芳麓侍御
郭青螺中丞　宋芳麓侍御
史副使　劉參議
趙州同
史副使
又
楊監軍　洪副使

卷十四

書札

吳總兵
鄧知縣
劉總兵　史同知朝貞
吳總兵
劉參議

張監軍
陳總兵
劉參議
又
熊參議宇奇
張參政
分巡武昌道馮僉事應京
總兵　監軍　監紀
魏監軍
吳總兵
史同知
史副使　劉熊二參議
內閣沈(名)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詹參政
陳總兵

謝監軍　吳總兵　趙州同
劉總兵
史同知
楊監軍
劉參議
張監軍
陳總兵　魏監軍
張參政
馬總兵　高推官
支簡亭中丞
史同知
高推官
郭青螺中丞
史同知
張同知

蔡知府
吳總兵
劉參議
高推官
劉總兵　史同知
張監軍
魏監軍
劉參議
陳總兵
辰常兵備道王副使應霖
史同知
洪副使
劉總兵
詹參政
史同知

張按察使悌
梅參議
總兵　監軍
郭青螺中丞
梅同知
張監軍　張按察使
史副使
沈按察使
魏監軍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谿大司馬
又
江纘石中丞
劉參議
張按察使
張監軍

監軍道
吳總兵
劉總兵
諭宣慰安疆臣
陳毓臺中丞
蔡知府
張監軍
劉總兵
謝監軍
蔡知府
三省鎮道
張監軍
易按察使
吳總兵
張參政

江續石中丞
監軍道　張按察使
謝監軍
劉參議
洪副使
魏監軍　辰沅道王副使
張監軍
沈按察使
史副使
張按察使
鄧知縣
張按察使
劉總兵
史副史
張監軍

陳總兵
高推官
張監軍　張按察使
謝監軍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又
張按察使
沈按察使
楊監軍
史副使
張按察使
劉參議　徐僉事
張按察使　六監軍
陳總兵
劉參議

蔡知府
內閣趙沈二相公　兵科　職方
謝監軍
張按察使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胡魏二監軍
湖貴撫按
郭青螺中丞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思仁道陳副使
李次翁大司馬　賈春容楊小林二少司馬　徐理齋王晴江汪登原劉用齋劉右川曾景默六
中丞
胡監軍
又
史副使

卷十五
批詳一百八十二則
祭文三首

平播全書卷一

明　長垣李化龍著

奏議

報到任疏

欽差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李化龍謹奏爲到任事。臣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奉旨在籍養病。萬曆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准吏部咨爲欽奉聖旨事。四川巡撫員缺、比照兩廣事例、改銜總督四川湖廣貴州三省軍務、兼理糧餉。該本部等衙門會推疏名類請奉聖旨李化龍、著以原官起改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寫敕與他。欽此。備咨到臣。臣望闕焚香、叩頭謝恩訖。續准吏部咨該臣奏爲久病庸臣、驟膺新命。懇乞天恩俯容辭免、以安分義、以重地方事。奉聖旨西方有事、特設督撫。李化龍著兼程前去到任管事、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又准兵部咨爲狡酋殘暴無忌等事。奉聖旨楊應龍輒敢糾苗殺官、好生悖逆可惡。著卽催督撫李化龍、郭子章、及劉綎、著遵旨一併星馳到任。調兵進勦、不許延緩滋亂。餘俱依擬行。欽此。又准兵部咨爲播苗大殺官兵、飛報緊急軍情等事。奉聖旨是。這叛苗圍劫事情、著該撫按嚴勒

具奏。李化龍幷郭子章、爾部裏馬上差人催他到任。俱限於五月內接管行事。欽此。又准吏都移送新
敕書一道。關防一顆到臣。臣接領欽遵。兼程於本年五月二十八日入四川境。隨准前任巡撫右僉都御
史譚希思咨送原領符驗關防吏卷到臣。接管行事。除舊關防一顆另疏奏繳外。爲照臣化龍才術短淺。
品格下中。文不足以經邦。武不足以定亂。況當病廢。已分沈淪。過蒙皇上收之泥塗之中。授以節鉞之寄。
任兼督撫。舉軍民夷虜。悉聽指揮。地盡西南。總巴蜀楚黔。咸歸統馭。寵榮若此。報稱謂何。臣敢不勉效忠
貞。力圖建豎。民力竭矣。必噓枯起仆。拯萬姓之瘡痍。國體在焉。須勵氣宣威。息三藩之氛祲。奠封疆於萬
里。釋宵旰於九重。此臣所以報皇上而酬恩遇之職分也。臣無任感戴激切屏營之至。除應行事宜。陸續
料理陳請外。所有到任接管行事日期。合行奏報。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張顯恩齎捧謹具奏聞。奉聖旨該
部知道。

請設中軍疏

題爲循例請設兵將、以重事權、以資戰守事。臣本書生、不習軍旅。頃因西方有事、皇上特設總督、俾兼三
省軍務。過採廷推、起臣於田間而任之。控辭不獲、且奉嚴旨。臣惟人臣之義、事不避難。遂冒暑攜家、兼程
抵任。已於五月二十八日入境、交代受事。六月初十日至省城、延見吏民。臣幾內人也。去蜀遠在四五千
里、不知蜀事。入其地、乃知蜀蓋偸安弛備之國。自開創以至於今、非一日之積也。其中沃野千里、四面皆
溪山。土司環而居之。蜀故無兵將、止借土司爲兵將。諸凡征討、止調土司。此輩有忠順者。有桀驁者。甚至

熟知內地虛實肆然驕蹇不奉漢法至與官兵相抗則今日播州是已夫居重馭輕王道之經尾大不掉立國所忌假令鎮城有主兵一二枝諸所征調不倚土司未必至是故鎮城之應設兵將自昔已然不獨今也今臣業已爲總督兼三省又當多事用兵之際兵將之設尤不容已查得各邊總督俱有中軍官主傳宣以副總兵爲之又有標兵二三枝備調遣應援以遊擊領之臣今事任相同相應照例設立中軍副總兵一員領兵遊擊二員聽兵部銓除標兵二枝各三千聽臣於本省及別省召募臣又查得各邊督撫俱有欽頒令旗令牌以便行事今蜀中巡撫衙門舊有符驗一道令旗十二杆令牌十二面但原係欽頒巡撫收掌者臣衙門既已改設旗牌亦宜另給以新耳目以重責成臣又查得先年總督邢玠所領敕書內云如川貴兵力不敷即將湖廣土漢兵就近調取其浙江福建雲南兵將俱聽調遣截殺及近日兵部覆請貴州總兵事任亦奉旨雲南廣西一體應援擣勦今湖廣已爲臣屬應得徑行調遣其浙江福建雲南廣西原未議及但浙福兵雄天下雲廣壤地相比必須並得調遣乃便行事亦應照前申明至於陝西一帶各邊俱係勁兵又去蜀最近雖禦虜事重而防秋有時儻此中夷情重大兵力不敷亦容臣與各邊督撫酌量衝緩就近借調一二枝則力逸功倍又與彼地防守不大相妨亦應預行申明以便斟酌調取又山東有召募南兵原爲防倭今苦於難散正在戍守若借以防播尤爲兩便以上事宜通應題請伏乞敕下兵部查議如果臣言可行乞賜覆請將臣標下銓除中軍副總兵一員領兵遊擊二員俱以熟練勇敢知兵將官爲之浙江福建雲南廣西將領及土漢官兵容臣酌量事勢緩急量行調取文到之日所司

即行遣發。山東及陝西一帶、亦得借調。臣臨時定與各督撫計議相應、必不敢虛彼實此。其新設官軍、應給廩糧公費之類、容臣查例行布政司支給。各兵應用餉銀、容臣查川湖二省、應動錢糧動支。一面奏聞。不足之數、另行陳請議處。再乞內府製造符驗一道、令旗十杆、令牌十面、頒發臣收掌應用。先年巡撫所收旗牌、另行奏繳。再照軍興之際、不時差人。原有勘合火牌、見在不多。亦行該部再給大勘合四十道。小勘合六十道。火牌八十張。通前用完再請。統乞敕下該部覆請行臣、遵照施行。緣係循例請設兵將、以重事權、以資戰守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治道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該鎮督撫新設事權宜重。這偏選標兵、推補將官。調用各省兵馬、議處錢糧等項。都依擬行。軍旅重大、必須事事從實。不許徇情顧面、因循虛假。各鎮亦宜用心助力、毋得坐視。陳用賓、沐濬等都馬上行文與他。每知道山東防倭等兵、著精練好的、差忠勇將官領去。還立限與他。

報播酋屯兵疏

題爲土酋糾領苗兵、劫掠內地事。萬曆二十七年六月初十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睿呈。爲急報夷情事。六月初八日。據重慶府呈據綦江縣申稱、卑職赴夔廠交木、行至涪州、於五月二十四日准房遊擊手本。據播州逃出綦民趙明口報楊應龍整點戈甲、分付苗兵。收拾飯米草把。聲言要打綦南等處。又據松坎民張榆亦報同前事。煩請回縣計議等情。於三十日回縣。本日據驛丞杜連雲申稱、播目張漢清、已於二十八日劄兵松坎、令各地方速備乾糧蠟布、候本司劄下調用。又據松坎民張倫報稱、關外發出苗

兵十餘萬、四下潛伏、要乘內兵未齊之時、拚命來戰。六月初一日、又據驛丞杜連雲齎播文二角、一申兵巡道、一申本縣、拆看內稱苗兵之出、無他意也、止欲明我地界、取我叛奴等情、申報到府、又准房遊擊手本爲夷情事、本年五月三十日據安穩驛丞杜連雲報稱、本月二十八日、播州坐寨張漢清、提調郭俊、領兵劄營地名苗兒坪、稱言前來尋取播州奸奴令狐培、幷逃出投民、各軍在彼住劄等語、塘報間六月初一日、又據偵探陳士玄等報稱、三元壩劄兵二大營、相離安穩五十里等情到營、看得楊酋狡詐百端、陽爲尋取黴民、陰懷搶掠地方、其謀爲不軌者、雖未可量、而效前取袁子升之故智必矣、前後劄兵三營、欲領兵前去拒堵、約我兵二千餘名、又綦江通播道路數處、不惟寡不敵衆、且慮顧此失彼、卽日統兵四堖口舊營處所、劄兵防範外、所有應調官兵、速發下營、立候分布等因、塘報到府、轉報到道、該本道一面差人齎牌、諭酋禍福責令撤兵、一面移文房遊擊酋果入犯、整兵拒堵、彼若止劄營播地、我兵不得輕進去後、看得酋狡猾桀驁、今此之來、果謀先發制人未可知、果止威力挾我未可知、我兵在綦者、不滿三千、南川止於六百、江津止於四百、彼若全力攻我、約苗兵可得二萬、衆寡不敵、旣已可慮、酋之悖逆如此、已如火將燎原、若非急行調集、披髮纓冠而往、尤恐後時、今日之事、眞所謂時刻不容再緩等因、六月十一日、又據該道呈爲夷勢猖獗、請兵應援事、據重慶府呈、據綦江縣申稱、本月初三日、據丁山里民高仕偉、李漢壩民李萬璿、安穩驛丞杜連雲報稱、楊酋發兵萬餘、一營劄安穩壩、一營劄苗兒坪、一營劄點腳壩、地方居民、罄盡逃散、牛馬財貨、恣意搶虜、聲言不日攻打綦江等情到縣、請乞速發新召萬縣精兵下縣、以

備應援等因。又據該縣申稱。本月初三日申時。據偵探操兵向朝祿等回稱。播酋統兵萬餘。直攻赶水地方。逢河卽卸民房。撘渰渡過。居民空境而逃等情到縣。看得赶水離縣五十里。半日可到。房遊擊欲出兵堵截。慮城無兵。難以堅守。暫劄營城下。所有應援官兵。懇乞速發。以救然眉等因。據此。除萬縣兵幷府城兵。共八百名。行張良賢領發外。合行飛報等因到道。查得綦江縣城。一日至赶水。由赶水一日至安穩。出安穩卽播州界。此乃往婁山關大路。又自播州由小路。不由安穩。卽可抵赶水。本道向恐兵屯安穩。播苗潛劄赶水。扼我咽喉。故議房遊擊暫駐綦江縣。今播兵敢於直入赶水。此乃內地。非播州界矣。此酋狂逞。公然叛逆。何辭自解。乞賜調兵遣將。前往救援等因。六月十二日。又據該道呈。爲飛報夷情事。據重慶府呈。據南川縣申稱。本月初三日三鼓時分。據鄧坎村黨正李芳等走報。本月初三日早。楊應龍差婁國、婁政等。統苗數千餘。馬兵百餘。至鄧坎村安攘關劄住。聞言欲打劫鄧坎幷南川等情到縣。看係楊酋乘虛爲亂、劫虜地方。本縣雖有官兵六百。但衆寡不敵。乞發兵將督勦。以救然眉等因。又據防禦南川指揮唐宗舜報稱相同。行間又據綦江縣申。爲夷苗劫掠官民事。本月初四日。據巡檢黎廣元申稱。初三日辰時。忽被苗兵數百人。一湧到鎮。驚散居民男婦。牛馬財物。任意般虜。將本司衙舍盡行打毀等情。又據驛丞李時明申稱。附驛居民。聞播兵劄營赶水、觀音寺。橫行劫掠。盡已逃避。卑職家眷驚慌涕泣。亦避對河杜會家等情。本日聞報後。房遊擊親率兵至黃金坪地方。各苗亦退止赶水。不敢前來。卑縣看得逆酋自擬必死。不憚捐生。且兵衆力強。一時難摧其鋒。而居民又畏酋如虎。不能立足。事干地方大變等因。到道。看

得播酋敢於狂逞。既親統大兵、擾我綦江。而又以偏師、分犯南川劫掠。居民牛豬倉穀、皆爲所有。公然反叛、難以再宥。乞賜選將召兵前來應援等因。同日又據遊擊房嘉龍塘報、內稱、酋兵劉營安穩等處。楊應龍父子已出點腳壩、分撥各兵攻打綦江地名鹽井河。安穩等處、俱被燒劫。牛馬穀石盡劫。人口俱逃。又稱張樣等領兵已入赶水。巡檢居民逃走。卑職親督丁兵、前去魚涼河截殺外。乞速發兵救援等情。同日又據敍馬瀘兵備道副使李廷謨呈、爲地方事。准建武遊擊楊敏政手本、據坐鎮五畝堡指揮王繼祖報稱、六月初七日卯時。聞夷地銃響。隨據偵探軍兵走報、播夷萬餘出大魚灣在斫木找筏渡水。去堡未及半日等情、又據該堡領兵官龔萬祿報稱、下赤水夷目袁年吐稱、楊應龍果往綦江、差趙總營帶軍三四百、將火牌說帖、仰丁山赤水仁懷等處取兵。劉磨刀溪講說開路。既不拆堡退兵。楊應龍親帶人馬打入合江。儻死不免一遭。今趙總營果到箐口等情。又據袁年申報前情相同。及抄牌報道、除行各官兵加謹隄防外。合行呈報等因。十四日又據重慶府呈、據南川縣申稱、婁國督苗數千到鄧坎村。至初五日打劫居民。有邊勇鄉兵截殺、斬獲苗頭一顆。餘退五里劉營等情。十七日又據遊擊房嘉龍塘報、本月初八日據偵探家丁報稱、楊酋發兵劉住地名母渡三溪十三營。約兵八九千。見在劫掠鄉民。卑職當同張良賢、率兵前去堵截。果見劉營是實。欲渡無船。與之隔河對敵。當時銃礮打死射中數多。拒敵至晚。次日恐酋分兵侵縣內、留家丁三十名、軍兵二百名、設伏坐塘。餘兵帶回、入綦江計議、刷船截殺。隨據家丁百總張喜等報稱、瞭見播兵百餘、由上流來圍。我兵撞過對敵。斬獲苗級三十名顆。生擒五名。其餘奔山入箐等

因。十八日又據重慶府呈據南川縣申稱、播苗於初七日劫東鄉村。被兵敵殺、斬獲苗頭四顆等因。同日又據遊擊楊敏政呈、據永鎮堡百戶張承宗報稱、楊應龍差陳提調、前至箐口王繼先調兵一千。又於儒溪調一千。幷起赤水等處、欲攻五畝堡、馬街子等情。又據指揮王繼祖報稱、播兵在地名龍門里劄有四營。陸續添增、其數難約。鄉兵保甲聞酋勢大、俱顧送父母妻子、家家盡移。十一日播兵在磨刀溪對山立營要講播界情由。又據楊應龍差苗兵投遞手書到職、看得楊應龍統苗爲害、假投手書、計在緩兵、奸宄莫測等因。同日又據重慶府呈、據綦江縣申稱本月十二日據新虜居民陳希忠、張之俊、趙可元等回稱、楊酋帶兵六萬、親劄一大營在官壩。其餘俱散劄在三溪母渡小河堡等處。日則縱苗搶劫。夜則各收本營。虜去人口、老弱者、令其守營。少壯者、令其般運。婦女任從姦淫。不從者當時殺死。營內豎立大黃旗一面、上書擒亡勦叛。又小旗五面、招諭綦民、有歸降者、即免勦殺等情到縣。看得逆酋所爲、不止虎噬一方、直欲鯨吞全蜀。且綦邑乃酋第一層門出路。把截不謹、縱之出柙、勢必難禦等情、到府。除行各士司備兵聽調外。事在然眉。合行轉報等因。十九日又據敍瀘兵備道副使李廷謨呈、准遊擊楊敏政手本報稱、十三日亥時據五畝堡指揮王繼祖、把守官劉海等揭報、本日午時官兵於界上與夷會講。說稱要將各處官兵撤回。又要楊遊擊回書。如無回書、要割合江穀食用。等調兵齊打至合江、少不得是這一遭。又據哨報、隊長奚老三稱本日卯時入袁年營哨。看見上下夷兵、劄八箇大營。不知其數。午時與播目陳世賢等、至磨刀溪橋上會講。他說五畝堡是我家放馬場。毗盧寺是我家佛堂。馬街子是我□□。惟江北纔是你

合江地方等語。看得各有藉以索書撤兵拆堡爲言。漸次添兵。恐意在內犯。且各堡官兵、又奉明文調發松潘防虜。各兵心愈攜貳等情、到道。除行堅壁清野、愼加防堵外。合行通報等因。同日又據合江縣申、據指揮王繼祖揭報前情相同。及稱卑縣兵力單弱。建武馬湖諸兵、萬總鎮又調建武兵往松潘。彼心益搖。乞速止之。以保城池等因。二十一日。又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春呈、據南川縣防禦指揮唐宗舜申、准南川縣手本、據快手徐淵報稱、婁國領兵千餘、破劫東鄉村。卑職於初八日領兵前去堵截。初九日彼先發苗兵百餘、過河前來劫殺。至午時各官兵奮勇截殺、斬級二十二顆。彼苗復追各兵。黑夜難敵、將首級盡棄、止獲五功。被苗虜去人口數十餘名等因。又據房遊擊塘報、六月初六日。擒獲播苗袁志剛、郭林審據吐稱、楊應龍說、如今朝廷不容我、只得捨命出綦江、拚著做。當時他妻子勸留不住。拏刀斫殺楊朝棟、分兵二萬往貴州地方去了。楊應龍於前月十七日、點兵六萬、分爲三路。一路張漢清張樣陸罕郭俊。領兵由松坎、出苗兒坪、安穩、赶水。一路婁國領兵由婁家里、出眞州。一路楊應龍親領兵出點腳壩、楊燕塘、丁山老馬寨。約至插旗山會合。連日天雨水隔。楊應龍沿路行不得。復回苗兒坪。我每擂遇家兵擒拏。其餘苗兵、渡河奔走插旗山等。楊應龍到齊。先講地方事。後撕殺等情。又據綦江縣申報、六月初六日。據扶歡堡鄉勇李仕孝等、拏獲播苗王尙邦、陳守兵到縣。審據供稱、楊應龍已親自統兵數萬、在於苗兒岡劄七營。赶水劄七營。又於插旗山母渡等處劄營。放言要卽日統兵到縣、與房遊擊講話是的。本縣查得插旗山母渡、止離縣二十五里。卽時可到。今酋猖狂、捨命而來。居民驚惶星散。內兵力寡難敵。危急在於斯

須等因又據南川縣申報據指揮唐宗舜報稱楊應龍差苗兵數千馬兵二百餘前來東鄉村住劄聞言欲劫虜東鄉南川等情看得東鄉去縣不滿二十餘里今播酋猖獗意欲乘虛爲亂但兵不滿六百勢處危急等因又據江津縣申報六月初七日據笋溪等里黨正陶榮等報稱探得楊酋來提頭目楊眞母杜各處目把督苗數萬出劫綦江江津合江未知來否本縣城牆因水泛衝頹今暫立柵欄一面脩築今報夷情民心倉皇等因又據重慶府申報六月十五日據綦江縣申本月十三日據扶歡堡被害居民霍良用詹天辰等報稱楊酋見內兵出戰復加兵到營盡將民房拆卸脩立大營又發牌到州取兵四萬立意圍城見今殺死居民老幼男婦堆屍滿野流血成河江內日夜漂出男婦身屍不計其數情慘寃極等情到縣看得酋勢日猖酋兵日加殺戮無辜赤子四野號哀莫能救援恐孤城兵寡餉盡一旦危急噬臍莫及等因到府查得綦江五里上三里鄰播俱被播苗劫殺本府城外大江漂流死屍日有百餘有無頭者有無手足者有大小三二人拴縶一處者無辜赤子遭兒酋毒手彼蒼豈縱之使然耶酋於三溪河外多有無手足者又使苗呼房遊擊而罵之此多方以誘之之計也除移書房遊擊鎮靜固守外應調之兵應發之餉應遣之將宜及時施行等因到道該本道看得楊酋之初欲出兵也其妻田氏與幼子環侍泣諫不從甚欲拔刀斫殺此其兒心狂逞爲何如者今兵入內地號稱六萬雖係虛聲然二三萬乃其力所能辦者大營劄於苗兒岡猶曰播地乃一營劄於赶水則入綦江界一日已在百里之內矣又分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吾方以文告緩彼而彼即以申文誤我此其包藏禍心眞爲叵測又查酋自五月二十七日已

到苗兒岡今二十餘日無所進攻者、其意欲以遊騎零兵、誘房遊擊深入而取之、一也、又素聞我兵將善射敢戰、彼恐一戰而敗、各苗瓦解、故爲持重不發、二也、總之非愛我而不攻也、然綦江之危、已如累卵矣、必添兵二千、劄於離城十餘里、以爲聲援掎角、又南川必添兵一千、劄於鄧坎村、江津必添兵一千、劄於張市堡、庶三縣可保無虞、不然、一縣失守、川東震驚、此莫大之禍也、又查酋之初至也、不殺一人、本道猶冀其悔禍、今則縱苗兵於村落四出、村民得逃者、父母兄弟妻子離散矣、不及逃者、皆爲苗所俘獲、從之者、令其般運劫掠之物入播、不從者殺之、所得婦女、恣苗奸汙、從者驅之入播、不從者亦殺之、皆投諸溪流、今屍流府城大江而下者相續、哀哀赤子、皆內地數十年休養而生聚者、何罪何辜、生者驅逐、不異犬鷄、死者斬艾、如同草菅也、又令苗兵、般搶村民米穀布匹牛豬等物、十室十空、拒閉者縱火焚之、自來酷暴未有如酋、我兵雖有三千、而酋兵十倍之、戰則懼於覆沒、守則坐於塗炭、非大發援兵、恐噬臍難及等因、各陸續呈報到臣、爲照播酋楊應龍恃其地利之險、兵力之彊、玩侮中朝、蓄志欲逞久矣、年來假以擒拏叛奴、一犯合江、再犯綦江、殺戮之慘、節經奏報、然猶未敢悉師以出也、自覆沒黔兵之後、益復長其雄心、公然猖獗、統兵內犯、恣行殺戮、尙且增兵未已、莫睹其終、而內地承平日久、武備疏闊、臣以五月二十七日入境、酋業以五月二十八日到邊、比入省城、警報旁午、目前兵將、無可調發、會總兵萬鏊、自松潘來見臣議秋防事、臣乃遣令急走重慶一帶防禦、又調發各土漢兵可二萬、令分布防守、第道里遙遠、難以倏集、縱令一呼而至、烏合之衆、僅足自守、無言戰矣、重慶所屬縣分、如綦江、合江、南川、江津、等處、處處通

播處處無備。卽近日議設防兵。綦江止二千四百。合江止一千二百。乃綦江雖已報完。合江猶然未募。日來告急之使。不絕於途。臣多方徵調。如塞滿舟。東拆西補。始足乘障。蓋遐方絕徼。法弛人玩。所從來矣。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內地所以待酋者若此。何怪其橫行無忌也。至於劉綎身爲大將。奉有嚴旨。令與臣暨郭子章俱五月視事。乃臣等俱如期至。而綎且至今不知所在。縱有請告一節。得旨之後。兼程遄發。今亦當至。彼日馳數百里。黃柑遺撤離者。獨何人哉。綎久在行間。其自處當不後於前人。或未知蜀急若此耳。除臣一面申明軍令。嚴督兵將。相機戰守。及於本處。及近省召募徵調增兵防禦。嗣有急息。陸續再報外。伏乞敕下兵部查議。將臣前疏所請設兵將事。急行議覆。以便調度。總兵劉綎。馬上差人催促速到。無令萬鏊獨當其難。且誤防虜。庶夷患不深。地方事尙可圖矣。緣係土酋糾領苗兵。劫掠內地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嘉諫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便看了來說。本部覆奉聖旨。楊應龍罪惡多端。朝廷念其先世恭順。姑准贖死。乃敢逆天背恩。屢次狂逞。今又公然領兵內地。罪不容誅。且彼處撫鎭文武等官。何故任其竊發。不早偵探。原議招兵。何故至今未備。欺蔽玩縱。莫此爲甚。該科便參看了來。你部裏卽馬上差人。著李化龍嚴督所司。愼加防禦。准便宜行事。不許有誤機事。一面速行料理兵食應付。其劉綎世受國恩。又今款功在邇。特寄重任。待之不薄。何爲遷延逗遛。不爲朝廷盡力。便馬上嚴催他去。若有別情。著他早奏將來。毋致誤事不便。司道官凡係用兵處所的。吏部就近更調。有才略諳機宜的去府縣官。許該撫按於本省內揀選調用。

報播酋陷城疏

題爲急報播酋陷城殺將事萬曆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呈稱本月二十二日卯時據綦江縣塘報本月二十日房遊擊張良賢與播兵城下一戰播兵死者有數十人家兵死者八人張良賢被圍七層幸殺出二十一日播兵劄營在城口內兵俱收在城上互相抵敵本日楊應龍傳令箭一枝要速發本頭何邦卿等六十餘名如一名不發立至滿城塗炭危在頃刻乞速救援等因二十七日又據總兵萬鏊報稱本職於本月二十一日到重慶二十二日寅時據塘報前情相同及稱本日申時據防守兵阿位陳天富報稱二十一日天明時楊應龍督率苗兵數萬攻圍城池房遊擊被火藥燒傷苗兵隨卽上城張良賢胡守備馬知縣不知生死等情到職未委虛的查實另報等因同日又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呈據偵探軍兵李朝忠報稱六月二十日楊酋統兵八萬從三路逼近綦江縣城房遊擊幷張良賢分兵一千守城以兵二千出敵頗有斬獲苗兵退去至二十一日辰時楊酋親統衆兵圍城數市房遊擊於城上親放火砲誤入火藥桶內燒死我兵數人苗兵乘機蜂屯蟻聚上城又於城內大戰房遊擊張良賢皆陣亡守備胡汝甯入水淹死千戶等官未知存亡各兵馬損傷逃出俟查明另報等因通報到臣查本月二十四等日據副使莫容呈准房遊擊手本稱探得播兵萬餘屯劄二十四營聲言先打綦江後到重慶各將會議於十七日令張良賢爲先鋒其餘官兵本營隨爲掎角到舊東溪撞遇播兵一處對敵數陣斬獲苗級一十二顆追赶落水死傷不計其數又稱十九日播苗一湧到東溪街上將各

民家小虜去四十餘人。殺死八人。刀弩傷百餘人等因前來。隨牌行該道及總兵、叅嚋各將領軍兵。今我防兵數少、寡難敵衆。惟宜堅壁固守、以待援兵。毋輕率鮮謀、爲敵所誘。如被圍城緊急、自當出奇制勝、務保萬全去後。先經臣於六月十三等日。檄調龍安參將柴尚仁、雅黎遊擊吳文傑、幷遣差旗牌官標兵等役、每日分投於通省敍州江安等有司、鎮雄永甯等土府、調集漢土軍兵、馳赴重慶分布防援。一面行布政司動銀、分發州縣、糴穀碾米、運至重慶聽用。又經備將東南各道、幷重慶綦江等府州縣、各節報楊酋統兵入犯緣由、已於本月二十六日具疏題報訖。今據報到前因、爲照酋自招撫以來、氣日驕、威日熾。假以擒拏逃奴爲名、鄰播一帶縣邑、歲被其毒。然向來止目把領兵以出耳。未嘗親統多兵、公然內犯也。即有搶虜、亦止橫行郊野。風雨飄忽、一飽即歸耳。未嘗攻城殺將、居然若一敵國也。乃今且入我嚴城、殺我驍將、兇威虐焰、不可嚮邇。豈天有意稔其惡而然耶。臣一入省城、即聞警報。徵調四出、驛騎交錯。所發援兵、三萬有奇。乃道既阻脩、兵非素練、徒爾熱中、何能湊手。且徵兵之檄方行、破城之報已至。臣且奈之何哉。今重慶日告急矣。瀘州南川江津一帶、且震動矣。臣已申嚴各城、益脩守具、以待援兵。顧全蜀兵力、已自可見。利鈍之數、尚不可知。即使借調他方、投袂而起、猶或可及。一有遷延、坐失機會。臣恐其爲報讎之師、而非救急之役也。裹瘡飲血、析骸易子、臣不敢不爲諸臣勉之。批亢擣虛、張疑設伏、臣不敢不與諸臣圖之。惟望皇上重念全蜀亟賜拯救。敕下兵部、將臣前疏所請、刻行調發。庶裨戰守。夫久病而蓄艾、亡羊而補牢。雖無補於前、尚有待於後。行之稍遲、禍如發矢、不可追已。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除俟兵餉稍集、

臣卽隨其向往相機防禦幷委官前去查勘損傷官軍實數與印信倉庫獄囚另奏外、緣係急報播酋陷城殺將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綦江失守、蜀事甚急可憂。著總督率屬勵兵、相機防勦、不得仍蹈前人玩縱輕率等弊。合行事宜、作速奏來。陝西延綏甘肅浙江等兵、俱准如數調發。仍著揀選精銳、刻期赴援。軍火器械、給與隨營應用。各鎮官宜同心協濟、不得有分彼此。漢土諸兵到日、仍著劉綎提督。伊素稱忠勇、欲以功名表見。你部裏馬上再行諭催、著他奮身報國。延綏八衞兵還再議來。餘俱依擬。

條議貴州移帥增府佐募苗兵疏

題爲貴竹阽危、敬陳安邊四策、以佐緩急事。萬曆二十七年六月內、准兵部咨、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蕭重望題前事內開。一清尺籍。一議督鎮。一拓疆圉。一督積逋。本部覆議、黔地彈丸之區、實通滇咽喉之路。乃今狂酋肆虐、事勢阽危、以故慮周桑梓、策計安攘。除事隸別部者、聽其徑自議覆外。所有事關本部者、相應開列前件覆議、上請定奪等因。又准戶部咨同前事、俱題奉欽依備咨前來。除移文黔省撫臣、及通行貴州布政司、會同按察司、查議去後。續據二司通詳、及撫臣移咨到臣。該臣謹會同巡撫貴州兼理湖北川東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議。照貴州古夜郎羅施之地、夷漢雜居。所宜因俗爲治、難盡以文法束縛之者。第事貴審時、勢須通變。當甫諭之會、則法網自宜闊疏。值劻勷之秋、則綜理無嫌微密。今御史以事關桑梓、上言時宜、誠綢繆牖戶至

計所有列款募苗兵移大帥更裨將增府佐與責成清查積逋錢糧等件均屬目前急務既經該省二司詳議允當又該臣等覆查相同應合照款開列前件議擬具題伏乞敕下戶兵二部再加查議如果相應覆議上請行臣等轉行遵照施行緣係貴竹阽危敬陳安邊四策以佐緩急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葉承嗣齎捧謹題請旨

計開

一清尺籍募苗兵御史蕭重望議謂貴州各衞所額軍脆怯欲汰去老弱句補逃亡又應責成各長官司召募苗兵等因本部覆議應行總督撫按著實清查揀壯勇汰老弱務足原額以備緩急近日該省疏內紅兵苗兵臨敵潰損殆盡今議召募而復及於勸能恤勞深得鼓舞之術亦應併行督撫按官議處妥當應徑行者徑行應奏請者奏請前件臣等看得清尺籍募苗兵一節今貴州貴前黃平等二十衞所額軍雖少尙有十分之七但各軍士俱係洪武年間額充至今子孫相沿頂補不惟老弱者不堪從征即少壯者亦止備數頃者飛練之役衞軍半覆可鑒已苗兵儘悍堪以禦敵但貴中司帑匱乏所不足者募金耳俟錢糧充足當亟行召募更加訓練自可即戎伏乞聖裁

一議督鎭增將吏議謂以總督改駐貴州貴州巡撫撫蜀便貴州總兵駐銅仁清浪去銅仁甚近要移銅仁守備於清浪移清浪參將於銅仁總兵專駐偏橋適中及將普安守備改設參遊宿以重兵龍泉司爲思石要害乞增設思南府同知駐劄該司等因本部覆議總督之設先該科臣爲黔楚蜀地里錯壤而播

界三省黔爲彈丸之區糧餉悉仰川湖原議督臣平時駐劄四川上遊以便節制有警移駐鄰近有事去處調度則黔蜀皆得隨便駐節及查總兵先年駐銅仁爲苗賊出沒今播患方殷不妨量移而清浪參將移駐銅仁其控制苗夷事權頗重苟非加銜曷隆體統至若普安接軫滇南改將增兵勢固難已龍泉爲思石要區宜設協守府佐但事體更張不厭詳愼應行總督撫按悉心會議妥當具奏以憑覆請定奪

前件臣等看得總督設於四川原係居重馭輕部覆已明無容再議總兵始以防苗設於銅仁今銅仁地方稍稱輯甯偏橋鄰播爲患方殷委應將銅仁總兵移鎮偏橋以重彈壓清浪參將移駐銅仁銅仁守備移於清浪一轉移間事體俱便普安守備設於安莊衝接壤滇中夷苗錯雜委應改設參將一員第今防播爲急應將銅仁參將暫移興隆普安參將暫移新添通候事定之日仍回原鎮見任普安守備趙大用聽調別用思南府佐原少委應增設府同知一員駐劄龍泉與思石守備協守卽以附近知州資俸相應者陞補查得士司吏目半不到任合無酌量裁革四員少資俸薪不足行該府於餘稅銀內另議仍照四川建武安邊同知事例頒降關防以便申達軍機夷情至於總兵參將各官敕書通應更換開載信地責任行事伏乞聖裁

一拓疆圉壯邊藩議謂黔省重鎮單弱可憂近日偏橋之事可爲殷鑒議待播事平定割楚之偏橋鎮遠平溪清浪又割蜀之永甯烏撒鎮雄以拓黔壤等因本部覆議裂土分疆版圖久定不加會議猶恐楚蜀別有窒礙應通行三省總督撫按衙門詳加商搉要見所議割地之事如果安便可行卽酌定改正不得

私意執拗儻有未便、亦明白聲言具奏定奪。

前件臣等查得黔省本蕞爾之區、而平清偏鎮四衞、又屬於楚。永播烏鎮土司、又屬於蜀。似應割屬黔中以便控制。但今地方多故、一更改間、彼此互相推諉、恐致誤事。俟甯謐之日、通行三省另議、伏乞聖裁。

一督積逋議謂貴州一省、每歲川湖協濟錢糧、在四川有司全完、而土司與湖省所屬節年未完數多等因。本部覆議、恭候命下移咨四川湖廣各將每年協濟貴州糧銀、務要盡數催徵完解。儻仍前後時逋負、經承各官、聽貴州撫按參治。如經收人等乾沒侵隱、領解員役在途遷延、依律究治、立限比追。

前件臣等查得貴州原額官軍募兵糧餉、議於川湖糧銀內支給、共銀六萬八千有奇。募兵錢糧按季支領。合省二十衞所、官軍應支糧餉、尚有半年未給者。有八九箇月未給者。祇因湖廣長衡郴等府州縣錢糧、節年拖欠銀六萬二千三百七十六兩四錢九分有零。四川土司、在烏撒烏蒙東川等府共欠二萬四千六百餘兩。在播酋楊應龍共欠二萬三千五百餘兩。今應龍已無望矣。其餘拖欠地方、除臣等另文行催外。即使如數解足、僅可補支官軍與舊募兵之糧餉。今值地方多事、新募勁兵、必須增餉。如蒙允念黔省物力難支、乞照撫臣別疏所請閩廣等處、准借庫銀三十萬兩、接濟軍餉、庶可支持。伏乞聖裁。奉聖旨該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依擬行。

請留陝銀取雲南銀充餉疏

題爲查復改解銀兩、接濟軍餉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紙牌、照得川省每年協濟陝西軍餉銀、一十

萬四百三十五兩二錢。先是前院會題松潘防虜調將、□□經費不貲。議於前銀內自二十五年起每年留三萬兩在川防虜。止解七萬四百三十五兩二錢、協濟陝中。業經部覆奉旨欽依遵行訖。二十七年三月內戶部咨稱松潘虜警已息。取解原留銀三萬、照舊運陝。行司議稱虜尙未退、將兵未撤。原留銀兩仍應再留等因存卷。今該本部院檢查、看得前銀留用、專爲防虜。虜既未回、將兵見在防守。該司照舊議留三萬兩、自是相應。第目今事勢、又異往昔。播苗內訌、破城屠將。東南一帶、處處應防。應募精兵、不啻數萬。所費餉銀、亟應預處。今該司庫貯、既無幾何。內帑又難輕議。所有摘解陝銀七萬、以本地之銀、留本地之用。自是事理之當然者。又查雲南先年兵興、節次借過餉銀四十萬兩。原議事甯解還。除先解十萬兩、以作採木支用。近又還十萬兩、以作四川協濟貴餉。仍有二十萬兩未經解回。今川省多事、比之先日滇南、不啻數倍。即尋常尙應相借。況久借豈應不還。仰司會同按察司計議、防播官兵糧餉、與軍中應用製造火器衣甲買馬等項。大約用銀若干。該司庫貯堪充軍餉銀兩、有無足用。儻若不足、應於何項措處。陝西濟邊銀兩、應否全留。雲南原借未還餉銀、應否取還。逐一議妥通詳、以憑會題奉此。該本司左布政使程正誼、會同按察司署印副使盧泮看得云云等因到臣。卷查先准戶部咨前事內、稱四川布政司每年協濟陝西四鎮軍餉銀一十萬四百三十五兩二錢。萬曆二十五年、該四川撫按題稱松潘召集官兵防虜、經費不貲。要將前銀內每年議留三萬兩、以充兵食於太倉。每年照數補解陝西。待事甯照舊起解。該本部看得川省虜今已甯。前留銀兩須自二十七年起、仍解陝西接濟等因。前來。備行該司查議。隨據回稱

松潘地方、切鄰北虜、近日住牧界外、窺伺內地、未嘗一日忘情於松。今年暮春、羣虜出沒、官兵擒斬一十五名顆、正控弦露刃之時、則此防守之兵、誰肯議撤一人。原留陝銀、乞仍留用等因。通詳前撫臣移咨間。茲以播事孔棘、牌行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議照川省自有虜警以來、歲用餞糧、每多浮額。去先年無事之時、已迥異矣。加之採辦大木、設防播酋、通省庫藏、搜括一空。東那西湊、以應目前。且時下播患正殷、今自六月報警之後、日每調兵運餉、羽書交馳、以故防守漢土官兵所支本折、與買備糧糗製器買馬諸費更繁。該司只得於正項內借支應用。蓋事端初起、已若此矣。查得甯夏朝鮮用兵費、內帑至五百萬。今川省用兵、不減二處。祇因內帑空乏、尚未敢分毫議及。若本地之銀、又供他餉。目前經用、憑何取給。卽曰陝西額餉、不容短少。然今無事地方、尚可搜補。卽如各處之兵、移調川省。則原設餉銀、自可別用。通融接濟、在一查覈之間耳。蓋今日之他省、卽昔日之四川。而今日之四川、卽常日之陝西。此理甚明。據議協濟陝省前銀、委應暫留。至於滇南原借蜀川銀兩、除已還、與解貴州抵川協濟之數外、尚有二十萬兩未還。今滇南甯靜、別無他費。卽不敢望分外借給、亦自應償還原數。不然、我有事則資之以圖功、彼有事則置之於度外。無論披髮纓冠之義、卽鄰比報施之常、亦甚不侔矣。所有前項二事、併應具題。伏乞敕下戶部、再加查議上請、將四川每年協濟陝西四鎮銀一十萬四百三十五兩二錢、暫留川省、接濟軍餉。待播事結局之日、遞年照舊仍解陝西。其雲南原借四川未還銀二十萬兩、乞敕雲南撫按嚴立限期、令該布政司如數差官、解四川布政司收貯聽支。庶時艱得以急濟、而防播禦虜、均

有攸賴矣。緣係查復改解銀兩、接濟軍餉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堯化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戶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

請罷開礦疏

題爲直陳地方艱危之狀、以希特恩、以消隱禍事。臣受命總督三省、防勦播酋。祇畏簡書。冒暑入蜀。甫至則報酋已親統大兵、侵犯蜀境。臣方調兵遣將、宵晝弗甯。無何又報酋已攻下綦江、漸逼重慶。臣且十道徵兵、寢食爲廢。目今兵漸集、勢漸張、酋亦且割兵境上、莫測向往。而我兵徵將寡、烏合之衆、僅足自守、無能撲滅。此積衰之勢、非止一朝。臣不敢不勉竭庸駑、力圖底定。乃臣有所大憂者、不在兵糧、不在叛逆、而在內地之人心。此如厝火積薪、而寢處其上、不能一夕安者也。夫巴蜀僻在一隅、夷漢雜居、易動難安、自昔記之矣。治蜀者必須鎮以靜定、綏以寬仁、乃足以和民而懷遠。固圉而安疆。顧今寇在門庭、急於焚溺。勢不得不興師動衆、又不得不勞民傷財。小民固已難之矣。然猶可曰此佚道之使、生道之殺、上爲不得已之役。而下爲不得已之供。獎以大義、動以至情、猶可使也。乃至有得已而不已、足以搖民而資敵。如徵稅開礦之事、及今不止、隱禍且大。臣亦何敢無言。夫礦稅之事、奉有成命、差有監臣、而臣與按臣且有調停之責、有阻撓之戒。以故臣一至地方、卽與按臣會行該司查議。定爲規條、立爲則例、期於如額、以稱上指。卽礦洞亦令隨便開採。各有司止爲防守、無得阻撓。臣爲陛下理財裕國、以爲無遺憾矣。乃節據各府縣申報、多謂播酋內訌、士民流散、商賈不行、坐派稅銀、何從出辦。重慶等處、且謂城門已閉、委官已回、將

來計數要稅、何處賠補、即臣於是乎技窮、而無所之矣。夫蜀、敝國也、半爲山箐、半爲土司、其稱沃野可耕者、僅千里止耳。今東南一帶、兵所至已爲荆棘、兵所不至、亦爲荒墟。西北一帶、方且招兵買馬、運糧製器、不從鬼輸、皆●須民力。此何等景象、何等時勢、而尙堪爲額外之徵乎。據言利者必以爲稅取於商、不取於民。不知兵戈擾攘之地、顚沛流離之秋、士著者已不安其家、懋遷者肯輕入其地。商不足則不得不取盈於民。以待盡之民、供意外之取、其不轉徙而爲寇者幾何。方欲招客兵、而先自散其民。方欲攜叛黨、而且更借之兵。即有孫吳、何能爲計。此臣所爲焦心勞思、太息而不禁者也。至於蜀之礦山、半在夷地、即在蜀者、亦用力甚難、獲利甚少、益不足爲有無者。臣以爲當與榷稅並罷便。然猶奉旨在先者也。臣近日又接邸報、見應天衙百戶范倉一本、爲恪遵祖制等事、奉聖旨、這所奏貴州地方稅課、幷土產名馬、有裨國用。准差奏內內官監左監丞張慶、督率官兵、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徵收銀兩解進。不許擾害地方。寫敕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臣一見之、不覺驚愕失措。夫貴州何地、此時何時、而尙可爲此事乎。蓋貴州原非省會、止以通滇一線、因開府立鎭、強名曰省。其實皆高山峻嶺、軍民無幾、尙不能當他省一大府。有何名馬方物、其誰不知之。彼武弁貧窘無聊、又見各省俱有稅使、以爲貴州雖稱瘠薄、然但得誑奏聖明、奉旨徵稅、傳食萬里、逍遙數月、計至彼處、即不如額、且可充囊。此不過爲身家之計已耳。豈復有一毫爲國之心乎。夫使其爲往日之貴州也、止於無稅而已。乃今自播酋造逆、一破偏橋、枯骨徧野、再戰飛練、流血成淵、至今驛路阻絕、人煙稀少。逆酋且猖猖思逞、急於燒眉。臣與撫臣郭子章、每算及該省兵糧、計無

所之。移書嘆惋。今日驅遺民、守危地。小民如坐漏舟、已有達心。驟聞此舉。將謂稅無從出、必括於民。轉相驚恐、勢必逃散。退方孤城、誰爲填實。他日必有士卒不戰、城門不守之勢。而一方之事去矣。陛下天縱聰明、必不忍以一方與圖易數千稅課。或亦未知地方情事。謾然應之云耳。臣以爲貴州稅使宜急罷勿遣。便。臣爲三方總督。湖廣亦係臣屬。亦有防播之事。然其地去播稍遠。中禍未深。臣不敢多爲不必然之說、以聳動陛下。惟是四川貴州、去播甚邇。受禍甚慘。民心最危。時勢最急。臣若隱默不言、恐禍機竊發、不可收拾。當是時而言之、則晚矣。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貴州撫臣郭子章、按臣宋興祖、直陳艱危情狀。乞恩陛下。伏望將貴州中使、暫免遣行。四川中使、或令姑儘見收稅銀、少辦方物、暫取回京。待播事甯靜之日另議。庶兩省士民、雖在湯火、尚免糜沸。臣得以大義勉之。令爲國家效死禦寇。或底定有期、太平可望矣。臣無任激切仰望之至。緣係直陳地方艱危之狀、以希特恩、以消隱禍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堯化齎捧謹題請旨

添設裨將疏

題爲播防孱弱正殷、虜患陡備尤急、乞賜復增副總、添設裨將、以重事權、以安邊鎮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紙牌、照得松潘原有副總兵一員、統設東南北三路。自二十四年間、因達虜突犯漳臘等處、官兵斬馘去後、狡虜時懷報復、潛住東塞、出沒無常。兩院會題、議改建武總兵、駐劄松潘、就近提調三路將領軍兵。其副總裁去、改擬遊擊駐守建武。各有責任。關係頗重。頃接邸報、兵部具題、將總兵萬鏊陞任南京

員缺、卽以總兵劉綎填補。已經奉俞旨但劉綎既奉命領兵防播、勢必駐守重慶一帶。松潘僻在一隅、恐不能遙制。應與瀘合添設將兵事宜、一併從長查議。爲此仰司會同按都二司計議。松潘副總員缺、應否暫復。待播事完日議處。如當議復、該衙門應用事理、俱照舊額議給。其瀘合江津彭武一帶、卽今事勢若此。應否再添將兵至於松潘總兵既駐守重慶。本官供需、與部下員役、在松額支糧餉、作何支解。議妥通詳、以憑會題等因。奉此。該本司左布政使程正誼、會同按都二司署印副使盧泮看得云云等因到臣。該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議照松潘設在西極。當番虜錯雜之區。向來止有番警、原無虜患。止設一副總兵、督兵防守。自火落亦移住洮河之外、切近松邊、時有出沒。松邊遂爲戰場。故以建武總兵移鎮彼中、以重彈壓。將副總報罷。今播酋造逆狂逞、野多暴骨。守靡堅城。則播防之重、什百松潘。不得不移總兵於重慶、亦其勢也。顧重慶距松潘東西相望、幾二千里。調度稟承、皆所不及。松邊各將、漫無統紀、豈成兵政。則協守副總之設、不容已矣。重慶雖有總兵、顧向來綦合二將、落落晨星。一當羣苗、已成不守。其邊播一帶州縣、可數百里。必須陳兵設將、各守信地、互爲應援。則瀘涪等處參遊之設、又不容已矣。今據該司所議、松潘仍設副總兵、良是。然必加以協守職銜、令沿邊一帶將領、皆聽指揮調度。臨敵之日、得按軍法、庶便行事。仍遙受節制於總兵、以全專閫之體。其重慶設領兵遊擊一員。平時訓練軍士、有事移駐南川、或隨總兵戰守。隱然以身使臂之義、亦爲策之得者。乃若瀘州涪州、均與播境接壤。查昨年逆酋以擒拏部民、徑入瀘之小市、又以獻木爲由、苗亦臨涪。且二處鄰封、如江津、如彭水、俱高山峻嶺、歧路甚多。

皆苗出沒襟喉。應添參將二員。一駐瀘州。則江津納谿五畝、與永甯等界、俱屬信地。一駐涪州。則彭武長壽江口、與西陽等界、俱屬信地。有警隨宜移駐。又與合江南川遊擊、各爲掎角。居然有虎豹在山之勢。此皆目前建設、必不容已者。俱應如議。至於各參遊、與所部軍兵、悉由總兵指揮分布。其總兵應有廩餼供需、一切操賞門下員役、日用工食。俱應仍照萬鏊原在建武腹裏事例支給。新添參遊各官、俱照壩底合江參遊事例。應轉輸者、改解之。應增添者、於布政司庫議給。各官駐守信地、把截歧路。應更應頒敕書與符驗等件。幷副總兵關防、俱聽部擬給與。其副總幷參遊等官、俟播事終局、另議再照西蜀原無見兵。今所調用防守者、止土司與各州縣、旋行召募之兵耳。土司兵止可暫用、難以久羈。召募兵俱係烏合、難以應卒。夫有將而無兵、與有兵而無將。其無濟於用等耳。查今議設將官、與原設裁合及臣標下兩營。總兵坐營一營。共將官八員。每員領兵三千。該二萬四千。先該臣原議調陝浙等處勁兵。今陝西正值秋防、似難借調。而海東倭氛久息、正可移來。合無將各處南兵、調用浙兵三千、山東三千、朝鮮撤回兵調兩營、共六千。付之南將統領。臣再於川中募六千、秦中募六千、付之北將統領。其將領除協守副總兵、應於北將、如魯光祖、戴延春、馬孔英內、推用一員外。其餘新設、幷裁合及臣原請標下兩營參遊等官。應於南北將領、相兼推用。皆擇素有聲名、久經戰陣者。照缺推補。勒限到任。係南將者、卽令押發南兵前來。係北將者、令多帶慣戰家丁前來。通限十月內入川。逗遛延遲者參治。庶幾兵將皆屬可用。攻守惟其所施。夷氛可息、內地可安矣。統乞敕下兵部覆議、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播防擘畫正殷、虜患隄備尤急。乞賜復增副

總、添設裨將、以重事權、以安邊鎮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堯化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再報播酋情形疏

題爲再報逆酋情形、並議處失策臣工、以重國體、以飭兵防事。案查播酋楊應龍、統苗攻破綦江、殺戮將兵緣由。臣於六月二十八日具題訖。本月三十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睿呈、稱二十一日據播州宣慰司批差任三齋文投稱、准本司原任宣慰楊應龍關稱、飛練動激、並未越境。致蒙江軍門加參擅殺防禦官兵、而房遊擊亦不肯容。不得不尋對頭。乞將潛府匿縣奸奴何邦卿等數十名、差官交割、幷將次男身屍、恩斷葬禮給領、存沒霑恩。若容護奸奴、甯拚漢唐繼世之爵土、甘捨歷代先今之功勞。在處跟拏逆黨、盡皆生啖其肉。不惟道府控訴、徑至九重闕下。甘於瞑目等因。七月初二日、又據副使莫容呈、據打探快手陳忠報稱、二十一日辰時、播兵齊圍城。令一通事、與房遊擊、馬知縣同講話。何故殺他商賈、投文人役、叫發還本頭等語。未及頃刻、兩來銃箭相衝。不意牆倒、火磚自發。播兵擁奔上牆。我兵俱敗投河。各民家被殺。房遊擊敗於南水門、首級割去是實。張良賢、胡守備、未否逃殺。胡順堯、孟百戶、捉虜上營。房家一妻二男。張家一妻一男。一使女發馬。知縣取印領訖。馬知縣衙內士民男婦、止有三百多人。幸令旗來傳叫、不要殺馬知縣衙內人。獄囚將門撞開俱逃。死罪李朝選投上營。已撥有兵管。止宋起孝一人、自投馬知縣。二十二日令三日把領兵、勒令馬知縣做文與楊宣慰看改過方申報道府求安撫方差余林等齎

報。本日下晚又令二目把來查庫銀止一千八百零。後勒令馬知縣、與各民寫一認結狀、出銀二千兩、犒賞軍兵。二十三日白牌一面、差三目把招諭各民安插、取一印信册領。又白牌一面、差一目把、令馬知縣支米糧與軍兵。又差三目把來講話。叫將奏民發還伊男屍還播、添設兵將撤退等語。二十四日又差目把李旭等三人來取庫銀一千八百臺上營去。亦要馬知縣到播州作當。叫各民與赴陳奏安撫。後各民苦講哭訴各願赴訴、寫一認狀。官吏士民畫押與去看。方不要馬知縣去。二十五日云認狀幷文書不好。將三目把鎖項。又將文勒令改過去看。另寫用印與去。就將馬知縣男幷舅子二人扛擡去訖。叫馬知縣與訴安撫撤兵方去。各目口稱要打南川重慶江津往回等語。本日又發兵將倉穀米盡行燒燬。兵各纔去。民房。南門橋至勝果寺羅宅二向北門至楊四廟盡燒。虜去男婦。男子擔鹽。令一人押十婦人往大路回播。各兵馬往三溪入東鄉壩去打南川未否。本日劄營在母渡河歇。二十四日發四生員、一吏、五士民。次日來喚去認家小。又被各兵搽去擔鹽等因到道。看得綦城已破之後、自城外至大窩舖、一百五十里。居民逃竄、人煙已絕。又隔白渡河、無船可渡。故偵探各有異同。今快手陳忠自圍城中出、其言似爲可據等因。初四日又據該道呈稱、擊獲播苗九受供稱、楊應龍聞中國進勦、只得先出所領兵、通共三萬零五百。其未發餘兵、俱應龍子楊朝棟領守沙溪七麻山等處防奢宣撫與貴州。於本年五月二十五日出打綦江。至六月十三日阻水、與房遊擊隔河相殺。不利退回。至十九日又來。二十日與張良賢撕殺。將苗頭鹿罕殺死、其餘殺死散苗極多。中傷者應龍皆給銀二兩三兩不等。二十一日打城。因房遊擊自被火燒、

乃得入城。見今還要打南川龍泉二處。將二處倉糧盡要燒燬。使進勦之兵、無所資食。方纔入司等情。同日又據重慶府呈、據綦江縣申稱、二十一日播酋親統苗兵六萬圍城、與房遊擊、張良賢對陣。亂拋火石。城頭火起。各兵難立、一時滾下城牆。苗兵直入、當即殺死房遊擊、張良賢、蔣百戶。生擒胡提調、孟百戶。其餘各官逃亡、不知所之。殺死兵民、不計其數。一時堆屍塞街。打入縣堂、殺死吏書皁快、及避難街民一百餘。打入後堂、將什物一掃劫去。次打入監房、將各囚放出。各令投順去。次打入官庫、先將外庫銀罄劫。將內庫銀、留數百勇兵、看守圍裹、自夜達旦。二十二日早差出把總李旭、何漢良、將官庫貯銀檢過二千盡數持去。仍恨要庫子及避難街民湯禮等、立一領契、逼本縣用印。將銀二千作賞兵之費。次即打倉。衆兵各依倉就食。復懸牌內云、本司率兵到綦、路遠不便運餉。暫將綦江縣庫貯銀兩、倉貯米穀盡數借支。無得阻難取罪。二十三日放火燒城內官民房、約有百餘家。二十四日、與本縣會話、要改勦爲撫。又要取各奏民及楊可棟屍棺。要臺本縣到州作質。事平之日、方送還縣。二十五日早起、先放火燒倉。次即燒營。鎖押目把十餘人進縣。直入後堂。拏本縣親子馬兆斗、親舅許雲龍、一路隨帶、退兵三溪等因。十九日又據該道呈、抄播州宣慰司申該道公文一紙內稱、准原任宣慰楊應龍關稱、七月初七日蒙差官李光祚、齎檄傳諭。施天地好生之德。優禮賜儀。給賞次男還鄉歸葬。繼世不忘。今發奸奴何邦卿、係已死之屍于春一名、原是從惡而首犯。何汝仁等餘黨不絕。必有後患。一遭訴得明白、免致奸詭復生等情。又據該道呈、爲急報夷情事。據綦江縣申據本縣三溪住民羅可助、羅枝、羅從友、羅守用、係生員。羅舟、羅雍、羅于澤、羅

允、羅蜀義男告稱、楊酋自破城之後、一向剳營三溪母渡等處。又於初八日、將三溪田地、沿邊插旗爲號、播界自某處起、某處止、鐫一石碑、豎立界口。號爲宣慰官莊。且將各民房拆毀、改作倉廒。該本縣看得逆酋肆行無忌。溷占民地、拆毀民房。將使一方之民、居食無賴。殘破餘黎、何由復業等因到道。合行呈報等因、又據重慶府知府張與行稟稱、酋將綦之三溪母渡等處、南川東鄉壩等處、立石爲播界。三溪創建倉廒。割綦南之穀、盡數入倉。又發牌江津稱江津合江、皆播故土。差穆古松等領兵八萬、清理邊界。攔阻者翦草除根。又一牌、令江津撥船二百隻、過江往壁山祭祖。居民不要躲避。一草一木不犯。又一帖行涪州。拏李渡鎮潛住雛奴等情、各呈稟到臣。除陸續批行外、查得該酋申道文內、稱發何邦卿已死之屍、及于春一名、幷取伊男原屍一節。向未見該道府申報。一面隨行查訪、是否眞僞。一面摘將綦江縣所報播酋、攻城劫庫殺虜官民、幷沿邊插號豎碑立界緣由、塘報兵部間。續據該道呈送原差入播諭酋指揮李光祚、赴臣衙門詢問前情、委果是實。該臣看得逆酋之殘我內地也、可謂不遺餘力矣。驍將礫嚴城墮、獸驚鳥徙之民、膏原齒刃、而莫必其命。彼其陳兵三溪、而嫚書以相加也。豈眞愛我而不攻哉。越國深入、踰嶺渡江、頓兵於堅城之下。彼固亦有所忌也。當是時我誠無兵無將、無可爲守。顧嚴行文告、以折其不逞之心。亟集兵防、以遏其方張之勢。稍稽時日、自可保全。事機之會、間不容髮。奈何其周章失措、而甘心爲失策之事也。夫屍棺之歸、雖經詳允。顧求而與之則直、挾而與之則辱。加幣焉、則過矣。至欽依人犯、縱而與之、則又過。並生者之家屬而與之、則又益過。國體一辱、不可復全。士氣一喪、不可復伸。當是時在城鎮道

府縣、文武如林。乃視若等閑、漫然相付。獨何心哉。臣今方奬率諸臣、共圖戡定。即諸臣亦飭兵治餉、緝奸峻防。夜以繼日、猶苦不足。蓋冀爲桑榆之收、以蓋其東隅之失者。臣亦欲徐觀其定、忘於無言。顧川東人心、不知有法、久矣。自合江獻袁子升、黃平獻羅承恩、並此而三。不於此時別白言之、從此各官、遂以媚賊爲排難解紛、以辱國爲達權通變。以足上首下爲屈己安民。行見巽懦成風、豪傑解體、戰不力、守不堅。其不胥而爲夷者幾希。臣以爲兵戈擾攘、籌應實難。固不可逐事苛求、致難展布。第損威傷重、所關非小。尤宜一處、以杜將來。合行題請、伏乞敕下吏兵二部酌議、覆請將獻囚送蠶、幷綦城失守有罪官員、姑行令戴罪管事、以責後效。待事定之日、通計功罪、並論。一面行巡按御史、將前後情節、通行查勘、分別議處具奏、定奪施行。庶士氣可振、國法可彰、使過之效可收、夷氛之息有日矣。緣係再報逆酋情形、並議處失策臣工、以重國體、以飭兵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讓齋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兵二部議了來說。吏部覆奉聖旨是。馬效武著革了任。巡按御史提問。莫睿等革職聽勘。梁鉞依擬降一級調用。其餘有罪官員、著撫按再查明具奏、欽此。又該兵部覆奉聖旨是。逆酋敢行稱亂、亦因處置失宜。今各官尚循襲敝套、苟且支吾、蔑棄法紀。玩視明旨、但只畏賊、不知畏法。何由討逆正罪、靖亂安民。著嚴加申飭。惟法是舉。不許縱容巧玩、再致失策。內行查一事、還立限與他、不許徇情侵隱。

防兵鼓譟疏

題爲郡城偶值兵變、旋已平定、查參文武臣工、以明法紀、以圖安攘事。本年八月初四日、據巴縣申稱、本

月初一日辰時有陝兵二百餘名通城沿街搶奪財物復入府縣頭二門亂打當即打傷生員羅士俊吏書吳起宗劉遐齡等六名平民李守法等三十九名殺傷游成名劉臻任邦成李祥並劫文中軍家財餘街民不知其數財又不足言理合申報等因本月初六日又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睿塘報八月初一日巳時據巡捕官傳言萬總兵差家丁六七十名將府縣門打入衆鄉官往萬總兵處勸其取回各家丁沿街打搶至本道門首口稱凡係道府人役便要打搶幷剝奪衣服本道隨喚房遊擊張良賢舊家丁投在本道門下者諭令傳示各兵有話可來面稟何事行兇取死一面取石砫西陽兵進城一面差人持帖與萬總兵言何事叫家丁反亂萬總兵隨拏令旗喚回訖除搶奪殺傷查明另報外至本日午時萬總兵來顧本道詢其所以云此事我不知去後又據各鄉官來顧言黎明聞有聲息即拉衆往柴遊擊處央其轉達萬總兵速差人傳諭柴不肯行強之方去衆鄉官隨至總鎮門首看門人拒不肯通及相見時方傳令則各家丁已打搶散矣先是七月二十九日據名色把總高逢盛晏朝海等報招到建武兵本道發府查驗多係有名無人用錢一二十文雇巴縣人應名該府革退二百餘名本道親驗革退一百七十餘名將代應者責治發刑廳審問事完隨據理刑廳差快手稟稱領兵官許忠因恐府認出替身持刀將快手毆打本道隨拏許忠責治發理刑廳審問即往拜萬總兵彼盛怒稱要許高推官幷與相打本道笑言何至於此查兵莫非公事於官何與小嫌不必介意遂別不意次早即有此事本道自疑或係建武退兵細訪並無建武一人據萬總兵亦稱建武兵盡剳城外係其家丁所爲等因又據重慶府稟稱總鎮把總官

高逢盛等各送召募建武兵册到道。發府點驗。募兵二千有零。本道委官、在城門數實在人數、僅一千七十名。次日據册點驗、有老弱不堪者。有名無人者。與巴人冒籍建武者、共一百七十餘名。汰去責發。出示照實在兵領糧。刑廳皁快及街市人認出冒籍二十四人稟刑廳。有領兵官許忠、欲刀砍認冒籍者。刑廳將許忠送道責監。初一日忽總鎮家丁一二百人、進府大門、至刑廳外署、打毀牌匾等項。又入縣門、打傷吏書數人。又至道門、打毀排柵、直入堂上。有本道家丁欲射、各退至中軍文之粹家。將家財盡劫。沿街鋪面貨物、搶去無數。石砫酉陽土兵進城。各家丁方纔散訖。打刑廳快手。將死者二人。傷者數人。府堂快手、傷者二人。街市傷者一二十人。總鎮家丁初到、與道府無嫌。所點建武兵不作亂、而家丁乃敢狂逞。中間以私忿主使、可槩見矣。等因。本月初八日。又據鎮守總兵官萬鏊呈云云。等因。通報到臣。該臣看得今日之渝城、亦所謂危急存亡之秋也。四封之內、殺氣干雲。百里之外、羣盜滿眼。方且烏合萬餘土漢之兵、聚之一城。用以遏敵勢而定民心。此其勢亦孔棘矣。初臣聞綦江既破、意欲馳入重慶、督兵城守。而諸臣僉議、以爲今賊所以狂逞者、以吾且行勦。故先發制人也。督撫至渝、賊以爲勦在目前、狂逞必甚。乃我之兵力僅可嬰城。以重臣擁麾之地、而賊壘在郊、計無所之。則虎豹之勢盡矣。臣亦以爲然。且止不行。顧臣身雖在省會、而心則未嘗一時不往來於敍瀘重涪之間也。然亦以爲一城之內、武則有帥有將、文則有道有府。使其協和輯睦、以固其交。臥薪嘗膽、以脩其備。則轉弱爲強、因敗爲功。桑榆之收、且可以補東隅之失。奈之何其計不出此、而復有今日之事乎。夫招兵方至、而鼓譟隨之。此其釁蓋自建武之兵始。乃爲亂

者非建武兵、而陝兵也。又總兵之家丁也。則總兵亦何辭之與有夫招兵而有虛冒此營伍之弊也點兵而有摘發此道府之事也雖從官責監、體而少損然爲法受辱亦所當然乃悻悻然見於其面至欲攘臂以相加則過矣彼家丁者行將颺去心已無聊乘釁而起夫何所忌幸而多兵相制未有殺傷儻至橫屍路隅開門延寇當是時爲鑿者即百其身其足贖乎夫家丁作亂罪在將官即有私忿或未肯甘心主使但未事何不早爲消彌聞變何不速爲禁止或其憤鬱不平之極遂有不暇慮其他者乎即曰正法何足補過臣於是不能爲鑿解也尚有揭其贓私數多及通賊納賄之事臣謂事後投揭或出讎口方在查訪未即參論顧即見事論之招兵虛冒胡以應敵家丁不法何況大衆主帥如此尚望其折衝禦侮耶臣於是益不能爲鑿解矣柴尚仁身爲偏裨左右大將一旦變起倉卒自宜挺身爲解而遲遲其行強而後可意欲何爲均應參論參照總兵萬鑿碌碌無奇沾沾自喜感憤頓生客氣頹弛不振軍威元戎何在幾成彎弓倒戈之形首惡雖擒已在焦頭爛額之後輿議豈皆讎口亂萌尤可寒心柴尚仁當機泄泄排難遲遲豈曰快睚眦之私徒以重將領之過此二臣者俱應革任回衛者也至於道府官平日不無周章此事原非其罪自應免議況以查兵行法之事而議及之亦不可以爲訓但副使莫簪失事獻囚已屢經參劾矣知府張輿行隱匿殺戮已降級管事矣總之物望頗輕故召侮爲易且渝城何地此時何時而可以才望不孚屢經指摘之人久居其間蓋在簪則品稱孤介識乏融通平時之失策已多此日之損威更甚在張輿行則素彰隱蔽之聲近著敗亡之效難圖末路會須改絃以上二臣俱應量行改調以責後效者也

除前後失事情節、及干礙人員、仍俟查明另議外、合先題請。伏乞敕下吏兵二部、照例議覆施行。遺下員缺、速選有才望知兵事者推補。庶法紀可伸、國威少振、內變不作、平賊有日矣。緣係郡城偶值兵變、旋已平定、查參文武臣工、以明法紀、以圖安攘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鄧一安、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兵二部知道。兵部覆奉聖旨、劉綎著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僉書、員缺便會推來用。萬鏊、柴尚仁、革了任、幷李光祚等、行巡按御史提問、與各項贓罪、俱查明具奏。李化龍著相機移住、調度三省道鎮官兵、併力協謀、決意殄賊。合用錢糧、戶部上緊處發與他。其漏洩處播事情逆黨、還著緝事衙門、訪拏重處。餘俱依擬。

請內帑增將兵疏

題爲夷氛甚惡、天討宜彰、懇乞急發帑銀、以佐軍興、並議增調將兵、以圖底定事。本年八月十二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睿報稱、據南川縣申本月二十六日偵探應捕李一登向啓快手汪加忠回報、據東鄉村逃回民胡禮稱說、楊應龍差婁國、聶把總張提調三人、原領各名下苗兵各三百名、假稱清理播界、一面偵探內地動靜。一面劫虜人財。今縣屬地方、如東鄉、綠水、鄧坎、長壩、明垭五村、俱交連播界、煙斷火絕、萬種生靈、逃竄已盡、難以復業。其目把於本縣地名平潭河鑿一播字、殺一人一豬祭碑。又於本縣地名河坎石龍上鑿播州界三字、又殺一人一豬一羊祭碑。祭畢鳴鑼大叫各村、俱要投播、方許安插居住。不然、定將房屋燒燬、人民盡殺不留。有本縣地名溪園槽居民、保甲牌內人戶聶華、陳啓宗、戴良資等三

十餘家。畏勢難敵。遂自投順。團寨剳營。其立意眞僞、皆不可知。至於東鄉一帶地方熟穀、俱被掠收。於播地名官壩、豎立倉囤、共一十七眼。有家小苗數百看守等因。本月十三日。又據該道報稱、八月初九日。據高推官呈解奸細李朝諒、係通播重犯。李朝選親弟。在楊酋跟目何廷瑞名下。何廷瑞令朝諒前來偵探內地情形。因被拏獲。本犯稱楊應龍自破綦江之後、卽剳營婁山關外。今又移營松坎。何廷瑞剳於苗兒岡。又有小河臺住民柏益、柏化、鍾萬變、黎文才、張懷、楊萬便等。俱投酋。分投入內地打探消息。又有三溪住民李思顯、造大船一隻。在三溪河綦江投酋。各民將民房樓板拆去、脩造小船百十隻。在河兩岸見今陸續脩造未已。李思顯已於八月初一日搭船出探事情。未知今在何處等因。同日又據貴州布政司帶管、分守思仁道左布政使應存卓呈。據石阡府申報七月初八日。據龍泉坪長官司報稱、本月初二三四日、連據各哨把總報稱、播苗破劫石雞門。又於馬頭山點兵數日。但言伺候楊應龍令箭至日、每兵草鞋一雙。飯米三升。不知何幹等因。看得石阡孤城、切近播境。當一逆酋衝突、無將無兵、何以防禦。合行飛報。同日又據塘報、千百戶胡維城、岳鳳鳴各報稱、本月初九日、有房遊擊舍人、緝獲細作李朝諒。口稱楊應龍欲回囤、因妻田氏出來、不知爲何事就住下。今見在松坎地方。離綦江三日路。兵約有三萬。楊應龍有叔稱楊相公。領兵在苗兒岡。沿途脩倉囤積糧儲。楊應龍在三溪口造船二百隻。又稱在扶歡壩新脩一囤、造倉積糧。又據操兵王加重稱、楊兵在官壩打土廠。逐日尋糧上倉等情。八月十五日。又據塘報千戶胡維城報稱、有綦江被虜兵王雲原、係松潘舊兵。從苗兒岡逃出。說楊應龍欲回囤。其妻田氏、子朝棟、幷

子婦等俱出來住在關上。剳兵三十九營。約有十萬之數。將虜去軍兵、使教土兵放銃、製火藥。儻教不會、將我兵就殺。又說要脩一條小路進南川。又脩一條小路從黃荊界石場進界石。離重慶止四十里。若至界石、則重慶南川涪州李渡木洞等處、路路可通。又稱播州關外、掘溝設塹。又稱三溪口已造船三十餘隻。又在取板還要造大船等情。同日又據參將王夢吉遊擊楊敏政各報稱、八月初一二日、節據指揮王繼祖報稱、哨探軍兵何江小任二韓通等探得各酋仍在龍門里大魚灣二處。初三日又據本官揭報、據軍兵張七雷友探得路上人言楊應龍差夷目二人來上下赤水攢營。又袁年將驢子二匹、獵犬二隻弩二張、差人送往播州。不知何幹。未知眞實。初四五六七日節據本官揭報、據軍兵李孝得許大全五等探得各酋仍在上赤水大魚灣二處等情。本月十六日又據兵巡上川東道呈爲狡酋應叛逆兵猖獗等事。據石砫宣撫司申稱、本月初三日據家丁劉時仲報稱、播酋楊應龍知旗令到司取兵。於七月初九日、遣細作冉廷德於忠酆伯鯨等家密會叛黨馬邦宸等。令彼召兵乘虛攻劫本司。馬藎等遂召亡叛百餘人、窩聚於酆都杜良臣等家。於十一日抄劫官莊。冉廷漢將家財牲畜罄般等因。同日又據敍馬瀘道呈、准建武遊擊楊敏政手本、據守永鎮堡百戶張承宗呈報七月二十六日、據安溪堡地方楊宥龍口稱二十五日有王繼先差夷目張月伸王枝用陳八兒王友貴馬舟容等。帶兵百餘至地名土洞河東一帶割夷田穀。口說要來虜人。況係播夷未知意欲如何等情。本日又據塘報余世英稟稱、有安溪壩羅志渡民劉海懷等二十名。在於河東耕種夷田割穀。被王繼先夷人張月伸等、縛虜去訖。本月二十三日又據敍馬

瀘兵備道報稱、八月十八日、據永甯衛差去查探旗軍方朝遐報、七月十六日、楊酋擁兵一次劄至赤水五畝田滔壩、揚言欲借路、要往先鵝洞祭祖、劄兵數日、仍聚賊巢、各軍無分星夜周流本屯地界哨探、止聞播兵蜂擾、未知情形何如、本日又據永甯宣撫司報稱、查得播兵自六月內入犯綦江之後、出沒莫測、本撫自合江縣起、至河東赤水、吼灘、土厓、茶壩、井壩、穆艾壩、安羅二村、白牙囤、乾竹、臺崖、孔找崖、箐口、沙溪、停子頭、緝麻李慱等處、抵水西止、地方邊境、與播州相連、見今酋兵已過烏江、近貴州二日路是的、已該女土官奢世續、行令各邊長官頭目、照界嚴加防禦、合行申報等因、本月二十五日、又據貴州按察司、帶管思石兵巡道按察使易登瀛呈、據石阡府於七月二十六日、有龍泉司申稱、訪得播苗在於地名馬頭山偏刀水都上壩等處劄營、不知動靜、又將先年李保阿項造叛地名黃沙坎要路、岔爲溝濠等因、本日又據石阡司巡捕吏目林中試呈、據葛彰司管下地名唐頭沖住人阿膳報稱、七月二十三日辰時、被播目楊七、趙士登等、統兵七百有餘、在鎮夷關外地名濫泥山燒劫、殺死張廷華父子、幷鄰民七命、合寨牛馬財物、盡行劫虜、緒去男女四十餘人、當報地主馮碧、陳永朝、陳廷玉、王應龍等、統衆鄉兵千餘趕退、口稱不日打關破府、及查此關近地名乾溪三里、離府止三十里等因、本日又據石阡司管下迎仙里上洞巡捕目把彭大學呈報、四牌謝朝俸、石辰三、於本月二十三日、統兵千數劄營崖門、揚言集兵、過江下掃水口崖底本莊樂橋軍門屯寨上、劫思石府衙偏鎮等處、各情到司、就經遣牌、責令各該屯目把集兵防禦外、合行呈報等因、各具報到臣、該臣謹會同巡撫湖廣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巡撫

貴州兼湖北川東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曹楷、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議照逆賊楊應龍恃其富彊甘心反逆、戮將破城了無忌憚近且占據內地、脩倉貯穀、因糧於我、又復立石鐫碑、殺人以祭、蓋已無人心、無天道矣。昔宋襄用鄫子于社、子魚曰六畜不相爲用、而況於人乎。得死爲幸。其後一年而執。又一年而死。蓋自古殺人祭神、未有不死者。此亦逆賊天亡之時也。乃賊復狺然狂逞、出沒於川貴之間、如鬼如風、益復造船數多、將圖水陸並出、流毒三省、遠近爲之震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是尙可少假時日乎。臣等僉議會須滅此朝食、乃無後患。顧節訪賊之情形、實亦非可易與者。賊初用兵時、不過二三萬、且皆五司七姓五十四里之人。自連年訐搆、撫勦無常、賊遂內自驚疑、多方設備、招集九股惡苗、給以殺戮五司之土地、賞以搶掠各省之婦女。又擅立三十六統制、三十六巡警、十三親管、各有頭目、各有兵衆、每一人名下多者二三千、少者一二千。總之不下十四五萬。羽翼已成、居然勍敵矣。我所以待之、豈宜淺鮮談者謂宜集兵二十萬。夫二十萬兵豈易集、餉豈易供。然非十四五萬、亦未易相當也。昔成化時尙書程信勦都蠻、用兵十八萬、四年而無成功。萬曆初年撫臣曾省吾平九絲、用兵十四萬、一年而成功。今播州之衆、幾倍都蠻、海龍之險、不下九絲。應龍兇狡知兵、又非以前烏合之寇可比。是可草草舉事乎。近該臣化龍議調陝浙兵、與慕川兵共二萬四千。臣子章議招三萬。蓋勢窮事急、糧餉不充。且爲目前防守之計、冀就中取事耳。今賊益滋蔓、久更難圖。必須大集兵糧、亟圖撲滅。臣等熟計四川宜用兵六七萬、湖貴二省各宜用兵四五萬。總之可十五六萬、方保全

勝。近奉明旨。雲南廣西福建陝西浙江等處兵、各得調用。卽十五六萬之數、自可取足、無容更瀆。顧調兵非難、處餉爲難。兵至十五六萬、卽人日給三分。一年須百五十萬。三省者非能辦此也。貴州原無毫釐之積。臣近查其布政司庫銀、稱可動支者僅僅七千。令人心悸。四川先年頗有積畜。自連年採木事起、搜括一空。今止有當年額糧、各有正項。止可暫借、難以久假。湖廣者尙未查到。然大約在川之下、貴之上。三省物力、不過如此。將何以支數萬人之食乎。近見太倉空乏、計臣無措、臣等不敢徑請。臣化龍止求留餉秦之需、還借滇之數僅三十萬耳。然秦中之餉、今年者已解。滇中之銀、恐未能卽還。臣子章止求於各省借給。總之亦捕風捉影、未可保其必得也。近見邸報、該兵部覆奉聖旨兵餉著戶部悉心議處與他、勿待來請。不許支吾了事欽此。仰見聖心垂念遠徼、賊不足平矣。第恐戶部計無所出、止令各省搜括。萬一各省復乏、求之不應。往返請乞、便歷時月。脫有庚癸之呼、其可令賊聞且見乎。臣等以爲今日之事、在四川宜先發五十萬。仍留陝西餉銀、及催滇中還銀、以爲接濟。在湖廣宜先發三十萬、仍俟臣可大查本省各項錢糧有應留用借用者、徑自題請。在貴州原無積畜、亦無可留借者。姑先發三十萬。以上應發錢糧、半取之太僕寺。半取之河南、淮安、南京、福建、兩廣等處、以爲半年之餉。刻期解到、庶克有濟。至於各處調到軍兵月糧、仍在原籍支給。川湖貴三處、每日止照近日援遼事例、給與行糧。蓋卽每兵日給三分、而前項解發之數僅支多半年盡矣。至於以後、如事不卽結、或再行請乞、或暈行徵派、統候部議遵行。此三省糧餉之大略也。而將與兵亦有所當覆議者。夫今鄰播總兵四川有劉綎。貴州有童元鎭。各制一方。無容更議

矣。惟是湖廣清平偏鎮四衛、俱邊播境。湄潭一路、更當逆賊狂鋒之衝。連年逆賊招誘生苗、多從偏橋往來。恣行搶掠、莫可誰何。近該臣等議將貴州總兵移駐偏橋。顧偏橋去賊巢近。然去貴州省城遠矣。貴州去賊巢不及三百里、一渡烏江、窮日可至。與偏橋相望四五百里。中隔平越與隆。皆通賊之路。今春飛練之役、實自平越。賊若分犯各路、直逼省城。此非一總兵之力所能禦也。且貴州總兵之於偏橋、蓋兼制之地也。湖廣兵餉、宜得湖廣總兵、會同湖廣巡撫調發。方得精神相貫。應付如期。乃貴州撫鎮、俱以兼制之銜用之。此在居平猶可。寇在門庭。動大兵。發大餉。欲求臂指如意。桴鼓相隨。不亦難乎。先年湖廣原有總兵。且以侯伯爲之。後以承平日久。暫議裁革。今非無事時矣。原無者亦應議增。況原有者自應議復。臣等以爲武昌去南界遠在二三千里。即聲聞亦難相通。何況調度。臣可大宜移駐沅州。該省仍設一總兵。無事駐劄沅州。有事移駐偏橋。其貴州總兵。無事駐劄省城。有事移駐平越。統待事甯另議。庶幾兩地密於張羅。而逆酋已坐井中。此萬全之算也。其湖廣原無兵馬。今欲創設四五萬。召募既難如期。士兵亦難全恃。臣等查得近年備倭、沿江一帶、皆設南兵。如揚州二千。鎮江二千。新生洲二千。淮安三千。江北廟灣二千。南京新設六營。亦可揀選三千。此皆見有糧餉。無煩召募者。今海氛久息。備而不用。宜行文各處撫臣、量給行糧。遣發。即以原將統領赴偏橋一帶、聽總兵分布防守。不足者、方調湖省各土司、及武岡麻陽等處民兵。殺手務足三萬以上之數。其外處調到兵、月糧仍於原籍支給。湖廣亦照前例、止給行糧。事甯仍各歸原地防守。蓋將止復其原有兵半取之素練。甚便計也。臣等又查得貴州所屬石阡思南二府。婺川

一縣。去貴省遠可千里。而各府縣、鄰播巢各一二日程耳。各府縣從來無一兵一將、止有龍泉一守備、領兵千餘、控制其衝。而兵微將寡、又無城可守。賊每欲聚而焚之。無龍泉、則思石婺川、隨其後矣。臣等以爲宜於石阡設一參將。婺川設一遊擊。各領兵三千。一以爲本城之防守。一以爲龍泉之聲援。其兵將不必另設。卽以新設湖廣總兵調來之兵將移駐。此皆貴州地也。然在偏橋之西、去湖廣總兵近。而去貴州總兵遠。防守之事宜。全聽湖廣總兵提調。貴州總兵、亦得遙制。庶體統事勢、兩得相安。至於偏橋四衛向雖屬貴州總兵兼制。今旣有湖廣總兵、自有專屬。不必更屬貴州總兵矣。抑臣等猶有說焉。近見邸報。兵部覆本內、稱廣西總兵陳璘、馬上催促由湖廣取道。直趨粵西。聽援不許繞路粵東、有誤纓冠之義。計陳璘當不日至湖廣矣。璘素有威名、近征倭更著戰功。粵西無事、將非所急。臣等以爲宜卽改爲湖廣總兵。卽令於湖廣候旨到任管事。其廣西總兵、另行推補。將見逆賊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其有不褫魄而奪之氣乎。至於雲南總兵、應移駐霑益州。廣西總兵、應移駐泗城州。庶乎聲聞相及、援擣爲便。以上事體。統應題請。伏乞敕下戶兵二部酌議覆請。將前項糧餉、急行解發。將領急行增設。兵馬應調者、行各該地方撫臣調發。總鎮應移者、行各處總兵、蚤行移駐。新設將領、應給敕印等項。查例議給。應得廩費等項。臣等徑自議處。庶乎糧足兵精、敵愾之勇自倍。掎前角後、螻蟻之命難逃。逆賊不足平。太甯可計日矣。緣係夷氛甚惡、天討宜彰、懇乞急發餉銀、以佐軍興。並議增調將兵、以圖底定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劉佐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戶兵二部知道。兵部覆奉聖旨依擬。行內協助餉銀、戶兵二部屢次互

相執奏。關係軍需、恐致妨誤不小。著都察院會同二部、虛心定議來說、欽此。戶部覆奉聖旨、是。兵興餉急。這四川湖廣地畝加派、准機宜行。著總督於三省通融支用。仍禁有司豪右、巧避貪漁等弊。毋致累苦窮民。兵罷之日、即行具奏減免。

更調府佐縣令疏

題爲遵旨更調有司官員。以新吏治、以濟時艱事。准兵部咨該本部覆奉聖旨、司道官。凡係用兵處所的、吏部就近更調有才略諳機宜的去。府縣官。許該撫按於本省內揀選調用、欽此。爲照郡縣之吏、最爲親民。居平以爲怙恃。臨難以爲保障。蓋其重也。西川越在遐陬、人不樂就。懸缺者十常四五。又向來因俗爲治、法網頗寬。溺職者十常二三。天下無事、共以舒徐寬大、柔懷遠民。即愚智同途、未爲深累。乃一旦變起倉卒。遠爾震駭、臣等驟用軍興法、督責有司。有司非倉皇失措、則濡滯後時。即欲以法裁之、而多不可勝。且其才具各別、用非其數、雖有嚴刑重罰、未易改也。今即欲除之銓司、借之異省、日引月長、何裨目下。惟是於百城之內酌衡緩。析才品。互爲調補。各用所長。庶幾克濟。蓋天語昭然、已明見萬里之外矣。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將通省地方查算。以邊播用兵者爲最衝。臨江運餉者次之。臨官道過兵馬者又次之。或懸缺未補。或人地不宜。皆宜急處。又將府州縣各官、逐一比量。除人地相宜、應照舊供職外。有人浮於地、及地浮於人者。宜更其地。有黷貨淫刑、或巽懦不任者、宜更其官。任淺者宜平調。任久者宜遷轉。任久而仍其地者、宜加銜。若是者、共得二三十人。謹爲皇上陳之。如保甯府同知梅夔、馬湖府通判

張問禮。合州知州張體雅。州知州邵崇雅。長壽知縣葉聯芳。萬縣知縣周作樂。射洪知縣周文郁。彭山知縣王大才。夾江知縣郭維屏。高縣知縣越應虞。蓬溪知縣陳大經。建始知縣倪伯麒。大邑知縣黃杞。綵竹知縣蕭時鳴。太平知縣潘應相。大昌知縣高雲鳳。通江知縣劉昇。營山知縣向日丹。梓潼知縣傅遇高。丹稜知縣樂繼同。南溪知縣羅應雲。岳池知縣劉之瀾。達州同知高數仞。瀘州判官寇克順。岳池主簿何珩。眉州學正劉應命。大邑縣教諭汪廷玉。射洪縣教諭劉懷宇。梁山縣訓導任思永。以上二十九員才猷練達。注措精詳。在事而上信下孚。已著嘗官之效。移治則駕輕就熟。必流符實之聲。皆宜陞調衝繁者也。重慶府通判鄧學思。駐鎮黃平通判王三策。夔州府通判林大任。墊江知縣龍襄。隆昌知縣魏桂。以上五員。政亦寬平。才乏敏練。劇任或非其理。僻地當盡所長。皆應以不及調簡者也。廣元縣知縣卿一鳴。才調是下中之品。行已在清濁之間。問斷略不分明。衆號之曰糊塗鬼。左右公行撥置。人謂之爲滿堂官。條鞭取羨。所得何止數千。詞訟罰銀。倖免幾無一二。昏庸已甚。疾病難堪。中江縣知縣張繼茂。才本平常。性尤迂緩。文移信吏書指點。有稟即行。詞訟任原被縱橫。無告不准。徵收秤頭雖重。而所得無幾。蓋門吏半匿原封。問理罰贖甚多。而入已有限。蓋胥役不銷原票。一籌莫展。百弊叢生。梁山縣知縣徐博卿。以醉爲節。以吏爲師。上司前件。常至一二百起。懵然不知。差人批限。常違三兩月外。付之不問。攜孫山人掌文移。遂至干政。任朱門子管堂事。未免營私。告狀非錢不行。採木入賄即免。醉生夢死。廢事殃民。營縣知縣邱宗周。才似疏通。而性氣過激。志欲振刷。而精神不充。越訴輒斃於杖頭。未完盡束之高閣。鄉民不敢入縣。畏其

淫刑。衙役常如負芒。或曰動火。久之恐成酷吏。龍之惜其清操。眉州降同知管州事盧豪。膏肓成病。狐鼠滿前。文移全欠剸裁。或至舛錯。或至停閣。錢糧不能清楚。半係抵假。半係侵欺。溺愛則皁隸毆死人命。反罪屍親。健忘則上司問以未完。但爾張目。荒唐政事。土木形骸。以上五員。亦應以不及論。內張繼茂徐博卿應改教。邱宗周應降閑散。卿一鳴應降一級調用。盧豪應以原降州同知別用者也。德陽縣知縣史載道。初以虛憍賈聲。後以恣肆敗檢。詞訟濫行科罰。致小民含怒於心。條鞭多取秤頭。令排年黏帖於市。姦雙從竊之妻。被盜其印。掩陳主簿之口。多賂以金。曾是兵火之區。當此淫昏之政。此一臣者。所當照不謹例開住者也。東川軍民府通判梅廷哲。官已落落。才亦平平。祇緣二豎相侵。因致半身不遂。尋醫問藥。無能強起殘軀。嘆老嗟卑。猶自棲遑薄宦。何官可以臥治。何地不可休官。若竟其不自割之心。恐致有不可知之事。此一臣者。所宜照老疾例。行令致仕者也。綦江縣知縣馬效武。才力緜弱。政事模棱。賊起不能思患預防。城破不能守死善道。雖文臣難責以摧鋒之事。而令甲原自有失守之條。此一臣者。所宜革任聽勘。候另案歸結者也。臣等謹遵照近旨。將前項府州縣各官。酌其資俸。量其才地。徑行調補。如成都府同知見缺。以長壽縣知縣葉聯芳陞補。其葉聯芳之缺。即以夾江縣知縣郭維屏調補。郭維屏之缺。即以眉州學正劉應命陞補。重慶府同知見缺。以保甯府同知梅燮調補。梅燮之缺。以合州知州張鼇陞補。張鼇之缺。以射洪縣知縣周文郁陞補。成都府威茂管糧通判見缺。以大邑縣知縣黃杞陞補。重慶府通判鄧學思應調簡。其缺以緜竹縣知縣蕭時鳴陞補。該府駐鎮黃平通判王三策應調簡。其缺以南溪縣知縣

羅應雲陞補。其羅應雲之缺、以瀘州判官寇克順陞補。夔州府通判林大任應調簡。其缺以達州同知高數仞陞補。烏蒙府通判見缺。以岳池縣知縣劉之瀾陞補。眉州知州盧豪應降調。其缺以馬湖府通判張問禮陞補。忠州知州報補鄧以誠、久不到任。應以建始縣知縣倪伯鯤陞補。其鄧以誠到改任縣州知州。瀘州知州報補胡篤卿、久不到任。應以雅州知州邵崇雅調補。其胡篤卿到卽任雅州知州。漢州知州見缺。以彭山縣知縣王大才陞補。其王大才之缺、以岳池縣主簿何珩陞補。綦江縣知縣馬效武革任聽勘。以萬縣知縣周作樂加重慶府同知銜、管綦江縣事。其周作樂之缺、以高縣知縣越應虞調補。江津縣知縣報補葉朝陽、久不到任。以蓬溪縣知縣陳大經調補。其葉朝陽到卽任蓬溪縣知縣。黔江縣知縣見缺。以太平縣知縣潘應相調補。昭化縣知縣見缺。以射洪縣教諭劉懷宇陞補。榮縣知縣邱宗周應降閑散。以丹稜縣知縣樂繼同調補。廣元縣知縣卿一鳴應降用。以營山縣知縣向日丹調補。德陽縣知縣史載道應閒住。以梁山縣訓導任思永陞補。中江縣知縣張繼茂應改教。以梓潼縣知縣傅遇高調補。梁山縣知縣徐博卿應改教。以大邑縣教諭王廷玉陞補。墊江縣知縣龍襄、與大昌縣知縣高雲鳳互調。隆昌縣知縣魏桂與通江縣知縣劉昇互調。以上各官。陞者俱係優陞。調者俱係優調。但府州官俸深者暫阻內遷。縣官俸深者不得行取。不無少望。然地方有事。就近借才。事甯之後、不妨優處。內有萬縣知縣周作樂吏治最優。擬地最苦。但綦江重地、非此人不足以當之。事甯另當優異。又烏蒙府不係急缺。向來陞此缺、亦非優轉。緣劉之瀾頗優於才。不理於口。故令轉此官、暫於軍前效用。事完亦另行優處。其各官應處者、

臣等已會行革任。應赴新任者、已行令限文到十日內到任。俟其報有到任月日、即轉報吏部、以新俸算起。尚有有缺無補者、馬湖府通判。東川軍民府通判。綏竹、太平、夾江、射洪、高縣、大邑、岳池、營山、建始、丹稜、梓潼、各縣知縣。達州同知。瀘州判官。岳池縣主簿。眉州學正。射洪大邑縣教諭。梁山縣訓導。吏部皆宜查理相應人員、速爲銓補。嚴行依限到任。其原係懸缺、今擬調補者、該部即已補有人、亦不必改除。徑令赴川到省。臣等另查相應員缺、擬補報部。蓋此地所患有地無人、不患有人無地也。尚有原缺未補者、如南充縣、富順縣、鄰縣、東鄉縣、等處。皆宜急補。其南充富順、俱係大縣。尤須風力甲科、乃能彈壓。再查各地方官久不到任者、俱係兩廣福建浙江等處、去川絕遠。即疾馳之騎、亦須二三月始達。各官攜家乘舟逆水、何能即至。經年無官、弊蓋坐此。今後宜將近川如陝西湖廣雲貴、即河南亦尚易至。以此近便地方人才除補。其絕遠如前項地方人員、不必銓除。致人地兩下不便。尤須多選甲科、以資整頓。以起頹弛。以上事體。統應題請。伏乞敕下吏部議覆如果臣等所言不謬、照擬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庶內治既修、外攘益裕。區區逆賊、不足平矣。緣係遵旨更調有司官員、以新吏治、以濟時艱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黃可美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覆奉聖旨俱依擬。

平播全書卷二

奏議

二運大木勸懲疏

題爲採辦二運告竣、分別勸懲、幷乞恩暫賜停緩、以蘇民困、以濟兵興事。卷查四川採辦、奉部文先採十分之六、限以六年、分作三運。至萬歷三十年報完。該頭運木於二十五年十月起解後、官民卽竭力分採二運。已於二十七年九月內起解訖。除起解期日另疏題報外。據布政司幷督木道册報、各道屬府州縣衛兩運完過木枋根塊、中間多寡有無、什伯倍蓰。內有前後一人通管者、通融均計、功罪自不相掩。有前官蒙賞罰而去、後官接管者、按數交收、勤惰更復昭然。總之以六分爲率。每運二分爲額。多者居最。不及者殿之。兼查官帑有無虛冒、閭閻有無騷擾。互相參酌、分別勸懲。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具疏上請。除分數不甚懸殊、別無弊端應獎戒者、臣等徑行獎戒外。其前運無過官、今完五分以上。及接管官、分完五以上。如成都縣陞任知縣施所學等各官、或再運而終始相成、或初筮而績效已著、掄材居最、受事能終、俱應優敍、以備紀錄。其兩運俱無過、共完至六分以上。如巴縣知縣文立經等各官、三年採辦多勞、兩運拮据並苦、雅稱物曲之利、足驗人官之能、亦應通敍、以備紀錄。其頭運完一分以下住俸官、二

運總完四分以上、如羅江縣知縣喻言章等各官、雖無所加於常數之外、亦無所虧於原額之中、後效可觀、前愆克蓋、均應開復原住之俸、以示鼓舞、內蔡用明、喻言章、黃日昇、後運完至七分以上、仍應摘敍備錄、其陳敬衷頭運降俸、原以擾民有議、不止爲分數不足之故、仍當待其考滿日定奪者也、其通管兩運官、共完不及四分、蘆山縣知縣王道望、威遠縣知縣劉芳聲、平武縣陞任知縣李寮、南溪縣知縣羅應雲、江油縣知縣王以寧、彭山縣知縣王大才各官、始事已見怠荒、小懲不聞警惕、廢事如此、急公謂何、兩運有侵重處無說、但誤事雖甚擾民未聞、當貶削其級、姑存其官、內劉芳聲、李寮、王道望、完共三分以上、當降一級、管事羅應雲、王以寧、王大才、完共一二分上下、當降二級、管事不論、其在任、陞任、隨任、議降後當住其陞遷、待考滿日議奪、其原以頭運住俸者、徑當罰去、從降級後開支者也、會川衛前後將及四分指揮方泰、姑免罰、建昌衛前後一分以上指揮、今陞會鹽守備施勳、前所住俸、徑當罰去、姑准開復、鹽井寧番越嶲三衛、一木俱無、指揮張維藩、李紹武、陳文龍、除前住俸徑罰外、再當罰俸一年示懲者也、其接管官不及二分、合前運尙不及四分、處符縣知縣張明卿等各官、分之則一無可稱、合之則兩不相補、工多虛廢、政亦平常、亦應姑各罰俸一年示戒者也、又查得渠縣知縣柳東心多潦草、事每張皇、僉夫以六兩派、以二十兩收、九百名之茹苦可念、採木二運之工未已、三運之夫已派千萬戶之負累堪憐、政譽失西門豹之投、民苦於東野畢之御、資陽縣知縣詹淑性本剛愎、事每因循、供應派之義民、何忍其財力俱盡、盛氣加之僚友、豈所謂道義相成、小民何以堪之、他政無足言矣、崇慶州陞任知州周炳忞雖不檢貪黷

有聞頭運不及一分二運亦難兩補山中不給官運傳義民合憑冷積水次不查退木致遺材甘朽夷陵尚有訐其贓者多至巨萬有餘即云譬之口乎或有一於斯矣已經敗露枉自彌縫仁壽縣丁憂知縣麥鎮鼇才資闕茸舉動乖張一百八下鄉經八是何號令五十夫入山採木各有傷遺賠迹之公私竊取者不下數千木銀之見在追補者尚有三百詭謂自足之政營營苟得之徒以上四宮在柳東詹淑當以不及量調簡僻周炳當以不謹例罰住麥鎮鼇當以貪例爲民者也自州縣而上分理者七小總總理者各道府也小總則夔州府同知儲信成都府通判宋家宦重慶府推官高旗枝各府則成都府知府周懋卿順慶府陞任知府饒景暉重慶府知府張與行保寧府署印同知梅燮各道則分守川西道陞任參政范涞陞任參政李維楨分巡川西道副使陳與相分守川東道陞任參議郭士吉俱當在紀錄之列其最無功者則建昌兵糧道副使顧汝學建昌監理通判李復宗寧越撫夷通判張正蒙俱當罰俸三箇月示儆其原任建昌監理通判鄭友諒原降俸二級不准復仍移文見任處所待三年考滿日議復者也自此而上爲各總之總者則督木道布政司也查得離任督木道右布政使周一經爲政有規矩準繩論材是楩柟杞梓握算而錙銖毫芒必照盡利則窮崖幽谷皆春陞任帶管督木參政李維楨品格擅木天之選藻鑑稱匠石之長掄選則良工獨苦故蔽江皆參天礙日之材博識信大雅不羣即一節見清廟明堂之器布政司左布政使程正誼博物卓矣工師庇民居然大廈識足以程物士故選擇悉當而鉅細各獻其長明足以辨官材故任使咸宜而公私交相爲利已見萬牛回首行看八柱承天以上三臣除周一經已經

加銜致仕外程正詔李維楨當特加薦揚以備錄用者也臣等又據司道册報總算合省木數頭運完僅二分二運完幾四分緣頭運事屬創始山水崎嶇夷情反覆官民曾未得託足寓目往往有空費工力而阻險阻夷竟委棄溝壑之中者二運則道路慣熟決擇便利工夫未枉力等工倍該司道照議定規則如法折算總計兩運收報之數以各州縣分計自一分以至十分甚相懸絕而以合省通計截長補短似已足六分之額其規則俱查嘉靖間殿廟大工減三事例以次遞減非敢鑿空創始大都木有頭二三號或以三折一或以二折一二折一者浮於元號圍尺幾四之一三折一者浮於元號圍尺幾三之一雖是以小抵大實則以多抵少即部收之寬嚴未卜而有刊定之書册在併齊備查度亦不甚大謬其木號合式者雖少然又部派木數先有定額隨後減採六分寬限六年又許互相准抵通融折收豈非以巨材難得民力難支德意殷懃曷有窮極然尚是二十七年以前事彼時蜀猶承平也蜀自今歲之春夏播酋猖獗中使征榷招兵集餉官費百倍民費次之開礦抽稅民費百倍官費次之上下交征公私匱竭百姓愁苦無聊似不復能勝此役矣矧蜀西北道自來無木合省俱赴採於東南夷方今東南賊壘偏地殺氣連天冤魂晝嗥愁雲慘結蜀之人心震搖動輒以酋相驚奔竄隱匿者無虛日尚能使之束足裹糧入東南近播處所斫木乎曰今求根木塊枋難已萬倍於前況折算之令三運已當停罷繼此如式而求難又萬倍於今此其時困勢窮明白易見且部議原減採六分而今六分近足原寬限三運而今二運報完又值兩宮告成三殿未興而蜀之不辰適與兵會昔尚減額寬緩於無事之日今可不破格寬假於多事之際乎

臣等固知皇上明見萬里、恩覆二天、必不靳此一時之德澤也。總乞敕下工部、將蜀省採辦、暫與停緩、俟播事稍定之日再議派採、以作三殿之需。庶一紓徐之間、民生得以少甦。軍興大有攸賴。其各官應紀錄者、處分者、一一查議、覆請移文吏部、知會至停採之後、亟當照刊定銷算規則、清查錢糧。儻再有虛冒科索等輩、不妨陸續一一舉發。其後採之時、須查今日之完欠分數、劑量分派、不得重累偏苦。庶有司之勸懲有終、而百姓之勞逸勻稱。此皆該司道之責任、部覆更不可不申明也。緣係採辦二運告竣、分別勸懲、幷乞恩暫賜停緩、以蘇民困、以濟兵興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高廣勳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工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依擬行。

懸購規則疏

題爲酌議軍前賞罰事規、以一羣情、以圖全勝事。臣聞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楊應龍以一土司造反、臣躬承主命、率天下忠臣義士、共行天誅。上伐下、大加小順討逆、勝負之算、豈俟問哉。顧惟賞功罰罪、聖主所以服人。賞信罰必、聖主所以勵世。自古用兵、未有賞罰不明、而可以成功者。近該兵部題奉聖旨、頒示賞格、錫予優厚、等級分明、計懸示之後、賊當授首。臣亦何容再瀆。顧部職其要、止於議賞。臣職其詳、當並議罰。先是臣有擬定擒斬投降之賞、畏留失事之罰、與夫一切先登陷陣、大小賞格、與今所頒、詳略互異。有已密行頒發者、有候臨事顯行者、以軍機不可先傳、未敢輒行題奏。即今兵漸集、餉漸充、各省調兵、漸有音耗、即宜合謀設策、漸次圖賊。但因年來勦撫無常、賞罰不定、人心疑貳、未即信從。所有前項事規、

必須預行題奉聖旨臨時與兵部所頒並行懸示方可鼓舞羣情齊一衆志人人用命平定有期謹將擬定規格開具上請伏乞敕下兵部議覆行臣遵奉施行緣係酌議軍前賞罰事規以一羣情以圖全勝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開坐專差齎捧謹題請旨

計開

一不論大小文武漢土官兵軍民人等但有能擒斬楊應龍正身者除照兵部原擬及今增定賞格陞賞外仍加賞銀一萬兩功級驗明當卽給與

一各土司如水西安疆臣永寧奢世續酉陽冉御龍石砫馬千乘以至天全平茶邑梅等大小衙門有能督率部兵擒斬楊應龍者除照兵部原格陞賞及瓜分地土外其本官係宣慰者加副總兵銜給蟒衣玉帶宣撫加參將長官及知府知州加遊擊將軍仍各給飛魚服色的親子弟准遞加官職領兵頭目准授長官或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

一不論漢土官兵軍民人等有能奮勇先登入樓山關崖門關大灘關苦竹關板角關三渡關黃灘關烏江關者陞三級賞銀一千兩有能奮勇先登打破播州城者陞五級賞銀三千兩有能奮勇先登打破海龍囤雖本身不能擒斬應龍而大衆驗係眞正當先者陞七級賞銀五千兩

一應龍手下軍帥黃七孫時泰等謀士何漢良李旭戴貴張玉彭道張漢淸何廷瑞陳太等督軍總管楊兆麟郭通緒楊珠楊明等內司總管何邦寧田一鵬田良玉等提調巡警尙守忠趙仕登謝朝倖張漢武

羅剛、朱敬、袁守剛、陳大恩、石勝等。苗頭總管吳金錢、吳金富、石朝貴、曹萬、曹嚴等。各里頭目婁國、張讓、穆炤、袁年、袁鏊、王繼先等。及其餘但係領兵議事之人。若有能率衆來歸。或攜家歸附者。以前罪惡。盡除不問。原有官者。仍以原職守土。原無官者。授以指揮千百戶職銜。令立功自效。若能擒斬應龍者。除照兵部原格陞賞外。仍加賞銀一萬兩。願爲土官者。聽分其地世守。內有楊氏親枝。除擒斬照格陞賞外。投降者仍量授土職。承其宗祀。

一應龍妻田氏。子朝棟等。能將應龍縛獻。或致死獻出其屍。准免本身死罪。使得承奉其祖宗香火。仍照部格。量與優恤。

一管囤僞內官葉喜受、閻懷石等。及一切守囤之人。與質當頭目妻子。能率衆拒囤。以待官兵。不容應龍走入者。僞官照先登囤例給賞。餘人照例陞賞。若能擒斬應龍者。除陞賞外。仍加賞銀一萬兩。

一應龍桃溪莊丁五十四里八十八局人戶。及節年招九股惡苗。及紅腳黑腳等苗。有能自己束身投出者。並不殺害。係播民者。仍管原業。係苗民者。量其遠近。給以路費。及照身批文。發回原籍。有能率衆舉義。擒斬應龍來獻者。與官民一體陞賞。

一五司七姓之人。有能擒斬應龍者。有官者照土官。無官者照土兵。各破格陞賞。仍賞銀一萬兩。不拘原題三級之例。

一原格斬獲撥置同謀、親信用事、緊關從賊者。將領遞陞二級。官丁准照虜功頭目陞賞。查例斬獲虜功

頭目者、應陞三級、賞銀一百五十兩.擒斬脇從者.准照苗功計數倍賞.查例苗級一顆、賞銀五兩.今加倍應賞銀十兩.

一應龍頭目人等、各係本省、及外省人氏.各有籍貫、俱已查明.若賞格懸示.兩月之後.既不能擒斬.又不肯投降.直至拒敵交兵、爲賊盡力.其家卽係謀反之家.賊平之後,卽移文原籍、將父兄子姪人等、盡以謀反家屬捕誅.

一各土司有陽順陰逆、逗遛觀望、不肯盡力.卽係附反之人.賊平之日、移師伐之.

一各將領如定有信地、不行赴守.定有師期、不行赴敵.及一切逗遛觀望、畏縮退怯等情.查照所犯輕重、應收監者收監.應斬首者斬首.若軍士有犯.徑行斬首.奉聖旨該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糾勅逗遛將官疏

題爲逆賊狂逞有日、諸將觀望成風、據實糾叅、以肅軍令、以靖夷方事.臣聞事莫重於討逆.法莫嚴於治軍.播賊大逆不道.自干天誅.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令督三省之兵進討.臣書生也.自惟懷鉛握槧之長.非有躍馬彎弧之素.豈能身犯矢石、與逆賊相從事於顏行.惟是仗九重之威靈、申三尺之明法.用以整齊諸將、奬率三軍.俾其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夫然後一鼓成功、而元兇授首也.乃諸將中有驕不可馴、獷不可使.逗遛觀望、裹足而不前.怯懦縮朒、奉頭而思竄者.臣不一明言之.行見法紀廢弛、卒伍渙散.狂賊得氣、重地塗炭.異日卽臣身當其罪.然於國家何利焉.除劉綎先令押兵回川防播後、卽以爲四川總兵.先

限五月內到任。後限八月二十日到任。今九月行盡、尙未到川。臣方欲具疏糾之。而會其差官具稟、言於八月二十日到荆州。二十二日發軍前行。計數日發盡、彼卽尾後前進。據其差官稱、綏擬於九月終十月初上任。既相去不遠、臣姑待其至、查有無別情、再行具奏。外若童元鎭、自閏四月內、卽以爲貴州總兵、令不必候代、至於今已半年矣。廣西貴州、壤地相接。何事羈留、於今不至。臣自六月內卽移文貴州、催之上任。臣又以專檄督之。至今竟無一字相聞。豈其耳目塗塞、不知貴州之急耶。抑其畏賊如虎、寧甘受後期之誅、而一步不敢履黔陽之境耶。據此退怯之狀、卽受事亦未必可倚。宜革任勘問、方正軍法。但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且舊者已一朝不可復居、新者亦目下未能卽至、合再行嚴催赴任、仍先革去職銜、令充爲事官、戴罪管事。俟任後有功贖復、有罪並論者也。沈尙文原以貴州總兵革任候代。夫所謂候代者、欲其照常行事、防守地方。今地方不苦於無官、乃有賴也。而尙文自能任之後、杜門稱病、一事不理。逆賊流劫、處處告急。撫臣江東之使之以病辭。郭子章使之以病辭。臣移文使之。既不動身、亦不回文。最後貴州危急之甚、撫臣行令急備偏橋、擁軍三千、止撥一百人往。彼身在銅仁、是賊所不到之處也。三千軍安所用之。非其投占無人、則其惶懼自衞。將領若此、留之候代、何爲也哉。尙不如逐之蚤去、以一裨將待事、尙得其三千人之用也。蓋彼以爲業已罷任、罪無復加。故偃蹇無狀、一至於此。臣以爲貴州雖無陷城殺將之事、而狂賊招苗出入無忌、虜掠焚燬、何可勝言。此非尙文之罪而誰之罪乎。似宜查照實職降三級、仍行巡按御史、勘明搶殺實數、另行定罪者也。曹希彬以原任副總兵、令管綦江遊擊事、後改任合江遊擊、限

九月初六日到任、有信地、有憑限、星馳視事、何說之詞、其同領兵東征將官、回川已久、見在委用、乃希彬畏難避事、行至夷陵、堅臥不進、且投一揭帖、高自稱許、謂其爲將三十年、身經數百戰、皆有成功、聞常勝之家、難與慮敵、每每以此爲戒、故不敢輕進、其放言無忌、一至於此、尙知有人間羞恥事耶、及查其生平、原無甚戰功、止以口舌得官、朝鮮一行、因人成事、不覺矜而自功、了無忌憚、不知今日平播、守須實守、戰須實戰、豈可以空言虛詞借耶、梅鼎臣係臣標下練兵遊擊、春間令坐鎮酉陽、則忻然而往、夏間令防守彭水、則鬱鬱求歸、後賊破綦江、令守南川、則往來府城、回翔江上、竟未一至南川之境、當是時兵微將寡、原無可恃、臣恐強驅之去、不死則降、故亦任其進退、不復催逼、彼一時也、近調兵漸集、以萬人付之鼎臣、令其入守、彼尙畏留不進、強之再三、始以一文報行期、後訪之原未到南川、止到木洞耳、夫木洞者、當賊破綦江、南川人驚而逃、盡縣官計無所出、因移庫獄於府、而身止木洞、以其近江、易於避賊耳、今將官而亦欲避賊耶、此二臣者、在梅鼎臣臣已革其任、但彼原不知戰、難過責之、合姑令回衙、帶俸差操、在曹希彬東征新回、又虛張自肆、若遂革其任、彼以爲沒其勞、屈其才、強行揭辯、後日且得鑽刺復進、宜先以逗遛革其職、令充爲事官、仍守合江、待到時臣驗其稱否、如不能守、徑自更換別用、候異日有功得以贖復、有罪仍行重處者也、嗟乎、朝廷之待將領、亦不薄矣、世其官、世其祿、獲功則有陞廕恩榮之典、死事則有恤錄廟食之報、此亦何負於若曹、而若曹利則爭趨、害則爭避、臨難則求苟免、遇敵則求抽身、小小建豎、則以爲報之薄、小小奔馳、則以爲用之苦、甚至妄肆狂言、坐索高價、如曹希彬之類者、是尙知三尺法爲

何物耶。夫賊亦有何爵賞以待有功、有何恤錄以償死士。獨其所遺領兵者皆實其妻子於囹。而又身自持刀監押之。其人降則懼沒其家。敗則懼戮其身。以故致死向敵、無復他志。今朝廷能生人殺人、能榮人辱人、能爵人及於十世、能夷人及於九族。乃反不能如賊獲一戰之利。則惟法之不行故耳。臣請以後大小將領、但有除之不來、使之不動、及一切偃蹇恣肆、畏縮逗遛情態。臣權其輕重。輕則革其職任、徑行更代。重則一面收監。一面具奏。該部亦宜多發大小聽用將官於軍前、以爲不時更換之用。庶乎軍令既嚴、羣情自奮。平定逆賊、當不遠矣。統乞敕下兵部議覆、行臣遵奉施行。地方幸甚。臣幸甚。緣係逆賊狂逞有日、諸將觀望成風、據實糾叅、以肅軍令、以靖夷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高廣勳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看議來說。本部覆奉聖旨、童元鎮改貴州總兵、原旨著便馳赴管事、不必候代。如何至今未到。君命嚴重、軍機緊急。恣意逗遛、本當拏問。姑念用兵之際、革去總兵職銜、充爲事官管總兵事、立功贖罪。沈尚文握兵未代、責任在身。如何託病閉門、提兵三千、只發百人赴急。好生藐視憲法、全無忠義之心。著錦衣衛便差的當官校、星夜枷鎖來京究問。曹希彬、梅鼎臣、俱革職行督按官嚴提問報。李應祥准以原官、起貴州總兵聽用。國家養士甚厚。酬功不薄。望濟不時之用。各官平居驕蹇恣肆、遇警畏縮遷延。巧擇便利、專圖推諉。負恩玩法、於心何忍。軍法尤宜嚴肅、以後故不遵的賜劒從事。毋得姑息容奸。餘俱依擬。

設監軍兵備等道六款疏

題爲瑣陳軍前緊要事宜、伏乞聖明、速賜處分、以裨戰守、以圖全勝事。近因逆賊楊應龍、大逆不道、自取誅夷。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俾調各省之兵、恭行天討。諸凡軍中事宜、節經部科之所條陳、明旨之所裁斷、不啻犁然具矣。顧軍機最重、軍事最繁、凡一切大小機宜、有裨戰守、仍須議處者、時時有之。臣惟不文、無能倚馬脩詞、逐事陳請。謹將近日應行事務、彙爲一疏、上希聖斷。伏乞敕下吏戶兵工各部、查照疏內事理、逐一議覆、得旨行臣遵奉施行。臣愚幸甚。緣係瑣陳軍前事宜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齎捧謹題請旨。

計開

一近該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題設監軍等道。該吏部覆於川貴二省、各設監軍二道。旋推參政副使等官張棟、楊寅秋等。計當不日到任。惟是湖廣亦係用兵地方、與川貴事同一體。向因未設總兵、故監軍憲臣、亦未議及。今該臣等議復總兵、又該兵部先已題允、業以陳璘充之。則目前防守、異日進兵、皆獨當一路。監軍之設、必不容已。陛自外省、恐遠不即至。查有分守上荊南道參政胡桂芳、才略有餘、資俸已久。應陞按察使、令監軍事。尙少一員。姑以湖北兵備道王應霖兼之。其湖北守巡二道、仍專司糧餉兵馬、不得有誤大舉。伏候聖裁。

一四川省城有分巡川西道。向來止管分巡、不兼兵備。彼時承平無事。會省之內、全無武備。已非所宜。況今軍興之際。一切驗軍驗馬等項、皆兵備道責任。即行之分巡道、有類帶管、殊非事體。且各省會城分巡、

未有不兼兵備者。獨四川爲然。此亦偷安弛備之一端也。合無將該道加添兵備兼銜、目下軍前兵馬器械之事、一切責之料理。臣仍查其與各兵備道應分管州縣、咨部更換。敕書行事、則日後川西地方亦且借其彈壓、不爲無補。伏候聖裁。

一近該戶部議定湖貴用兵、應發餉銀、責令湖廣以節年派賸太倉餘銀十六萬零解四川。以白蠟等銀九萬零及商稅銀一萬零、並雲南借川銀十萬、俱解貴州各軍前支用。緣彼時湖廣未設官兵、故令分餉二省。今湖廣設有總兵、自有重兵屯守。所需餉銀必多。豈可轉餉他方。臣已行令將銀十六萬兩、不必解川、留於該省支用。外近得該省撫臣支可大書言十六萬止一萬見在。其餘及應解貴州白蠟等銀、皆節年帶徵虛數、非見銀也。寇及於門、兵次於野、而旋徵多年之餉銀以給之、豈能有及。臣已行該省撫臣、多方借處、不得有誤軍興。必須戶部查照臣近題、應發各省銀數、別爲處給。其以前帶徵錢糧、不必作數。庶幾師得宿飽、敵愾有資。伏候聖裁。

一軍前所需鐵盔、鐵甲、火器、火藥、鉛子、弓箭、腰刀、等項。蜀中向來百無一備。近該臣差官四外收買、連夜製造。然買者不能即至、造者不能即完。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其不相及明矣。已咨行兵部、求於天津咨取解送。及轉爲具題於內庫給發。但念自京抵蜀、道里險遠。若但以朽腐不堪充數、豈徒無濟營伍、亦且空擾驛遞。必須所司選委能官、逐項挑揀。著實可用、方行解發。庶於實用有濟。伏候聖裁。

一陛下既以討賊之事、專責於臣。則當局者止臣一人。即各省撫鎮、止司一方。至於監軍守巡各道、副參

遊守等官、止司一事.凡有應行事理、應商搉.者商搉.應詳議者詳議.皆須以臣爲定.往見以前征討之事、軍前文武等官、往往不安職守、妄生機械、或於都門投遞揭帖.或於道路布散流言.暴己之長、則以無爲有.掩人之功、則以是爲非.以致黑白不分.主持不定.如先年寧夏、近日朝鮮、可爲明鑒.合無嚴行申飭.以後再蹈前轍.在內聽科道、在外聽按臣及臣、不時參論重處.庶事權歸一、展布爲易.伏候聖裁.

一逆賊從來廣布金錢、恣行結納.利其有者、初但爲之延譽.後乃爲之庇奸.如先年薛亨之所糾舉.近日本兵之所參奏.其百分之一耳.今已罪在不赦.計卽素有往來之人、亦必改心回面.幸其一日就死滅口之爲快.誠恐尙有喪心病狂者、入其籠絡、爲之顚倒是非.熒惑耳目.以冀徼倖萬一、苟免滅亡.若其計得行.則三軍解體.平定無期.西南之禍、計不旋踵.可爲寒心.伏乞天語申嚴.開諭.使天下曉然知君臣之義、順逆之塗.令卽有利口覆邦之人.不至爲賊遊說、自入叛黨.然後大義昭明、膚功可奏.伏候聖裁.奉聖旨該部知道.吏部覆奉聖旨依擬行.欽此.又該兵部覆奉聖旨逆酋罪惡滔天.更無可赦.軍中機宜.悉皆責成總督各官、協謀共勦.不許參差.若有妄生機械、流言遊說.顚倒是非.熒惑耳目.的在內聽部院科道、在外聽總督撫按.不時參來重治.毋容姑息.

調補監司道官疏

題爲道臣員缺數多.懇乞亟賜推補、以濟時艱.並酌議綜覈有司、以蘇民困事.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今國家立法.綜覈吏治.至詳密矣.有撫按以總之於上.有守令以分之於下.而又有藩

臬二司、以監理於其中。蓋監司者。上以承撫按之德意。而下達之守令、以流布於小民。任至重也。故監司得人、則一路受其福。監司非人、則一路蒙其禍。若監司缺人、則撫按之命令、無由下達。小民之疾苦、無由上通。一路之害、有不可勝言者。此在居平無事。然且不可。況多事之邦、軍興之際乎。今西蜀不爲無事矣。監司缺人、不爲不多矣。除齋捧未回、如熊宇奇陞轉未到、如王道增、張文燿、康夢相、傅良諫、不敢槩濱外。如陳與相以調用、而川西分巡缺。胡宗洵、李廷謨、來三聘、以被論而守北守東敍瀘兵道缺。又崔斗瞻改之魏養蒙。魏養蒙改之傅良諫。傅良諫者、咨文以爲參議。邸報以爲副使。二者必居一焉。而守西巡北必有一缺。夫一省之司道幾何。而公出未回者一。已補未來者四。被論候處者三。懸缺未補者一。其左布政新任未補無論也。此即從容晝諾、亦且不足。況羽檄時飛、四郊多壘。徵兵理餉、日不暇給。獨以三五監司、代攝其間。一人之身、印累累而綬若若。其與濟者幾何。臣等欲聽銓部除補、恐緩不相及。欲調之各省、恐遠不濟事。謹於本省及鄰近省分方面中。查其資俸相應、賢能久著、堪以填補者。得數人焉。如本省副使馬朝陽、參議史旌賢、陝西參政張悌、河南副使王嘉謨、直隸眞定知府秦鄰晉、陝西鳳翔知府汪應泰。以上各官。才守兼優。聲實並茂。或治兵理餉、樹屏翰之績於一方。或分符專城、擅循良之名於各郡。並爲緯武經文之器。堪勝投艱遺大之司。臣等第其才地、參其俸資、妄相擬議。合將馬朝陽陞參政分守川北道。史旌賢見委督餉。合陞副使兼參議兵備敍瀘道。仍兼督餉。張悌以原官參政、調守川東道。王嘉謨陞參政、分守上川南道。秦鄰晉陞副使、分巡川西道。汪應泰陞副使、兵備松潘道。至於守西巡北二道。除傅良

諫補一缺外。應查其未補者何缺。該部徑查資俸相應之人。一併填補。以上各道。除本省外。係外省者。卽勒限行令前來到任。係邊方者。冬春之間。虜不入犯。亦令不必候代。有遷延不至者。令臣等參究。其齎捧未回如熊宇奇。陞補未到如王道增等。該部仍移文行催。勒令速至。庶監司不至乏人。軍興大有利賴矣。抑臣等尤有說焉。政事不綜覈則不理。人情不激厲則不興。故惟賞與罰。聖主所以礪世磨鈍。而鼓舞一世者也。向採木之事。止於動衆勞民。猶且每一運完。司道有司。各有舉劾。況茲興師討逆。調兵買馬。運糧治器。何項不取之小民。何事不經之有司。有司智愚賢不肖。人各不同。諸凡勤愼公廉。事集而民不擾。與夫昏柔怠緩。徒擾於民。無濟於事。一切情態。萬有不齊。若非握激勸之權。何以集羣策。屈羣力。而收平定之效乎。合候事寧之日。除軍前功罪另議外。其通省司道。及各府州縣官員。容臣等查其料理軍興事務。有無遲誤。有無騷擾。分別賢不肖。會行舉劾。與薦者亦準作正薦。庶乎甄別有方。羣工競勸。西事之平。可計日而待矣。統乞敕下吏部議覆施行。臣等幸甚。緣係道臣員缺數多。懇乞亟賜推補。以濟時艱。並酌議綜覈有司。以蘇民困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增復府佐疏

題爲地方多故。需人甚殷。乞賜復設府佐員缺。以便料理事。據四川按察司兵巡下川東帶管巡上川東道僉事徐仲佳呈。奉臣紙牌。照得重慶府同知久缺。業經會題。以保寧府同知梅雙調補。已行布政司。轉

行本官遵照間。頃聞重慶府、近有新任同知王陞已到任。及查前題疏中有云若係縣缺今已調補者銓部已補有人、令其赴省另擬報部等因。今照該府原有安邊同知、續奉裁革。值茲多事之際、一應計處兵糧分布機宜、全賴府佐經畫。合行查議。仰司即便議妥通詳等因云云。隨據道府呈詳到臣。案查先准兵部咨、爲軍務事、該本部覆奉聖旨、司道官。凡係用兵處所的、吏部就近更調有才略諳機宜的去。府縣官。許該撫按於本省內揀選調用。欽此。隨該臣會同前按臣趙標、遵奉明旨。議得重慶府清軍同知久缺。合將保寧府同知梅燮調補。其原係縣缺、該部已補有人、亦不必改除、徑令赴川省臣等另查相應員缺。擬補報部等因。於本年九月內具題。訖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重慶原係蜀東水陸要衝之地、漢夷交錯之區。近以播賊叛逆、興師征討、調集兵馬。買運糧餉。俱屯彼中。凡點兵放糧、察弊防奸、皆賴府佐分理。該府原設清軍同知一員。通判二員。一督錢糧。一司捕盜。上年勘播之後議將捕盜通判裁革。而以捕務歸併管糧通判。所遺俸薪、轉設安邊同知一員。駐劄安穩地方。繼以播賊出沒、議於綦江添設參將領兵。又將安邊同知寢革。頃臣等因該府兵糧驟聚。同知久缺未任。遵奉明旨、揀將保寧府同知梅燮、題請調補。先行到任管事。今新任同知王陞續到。據稱前任脩堤、以致耽延。茲道府呈稱本官頗有才能。議將該府原裁通判、仍舊議復。就以王陞填補捕盜同知。委於事體穩便。理合具題。伏乞敕下該部覆議。如果相應將重慶府捕盜通判員缺、准其復設捕盜同知。暫以同知王陞就近補任。候播事底定、另行議擬轉行臣等遵照施行。庶佐職得人、而民安盜弭矣。緣係地方多故、需人甚殷、乞賜復

設府佐員缺、以便料理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褒蔭將官疏

題爲播賊突衝孤城、將官血戰陣歿、乞賜照例贈蔭、以慰忠魂、以勵羣心事。據四川按察司呈奉臣紙牌。先據兵巡上川東道呈報。播酋楊應龍統兵於六月二十日逼近綦江、遊擊房嘉寵幷張良賢領兵出敵。頗有斬獲。苗兵退去。至二十一日、酋復統苗破城。於城內大戰。二將一齊陣亡。守備胡汝寧入水淹死等因。雖經本部院節次題報。但各將志急效忠。祇緣孤軍不能城守。一時死節。情實可傷。仰司會同布政司查有何例、議妥通詳具報。奉胡汝寧應否併議。奉此。又蒙巡按趙御史牌同前事。依行布政司回稱云云到臣。卷查房嘉寵、原係四川松潘漳臘遊擊。該前撫臣調赴綦江領兵防守。續又具題將本官加陞參將職衔、隨該兵部覆奉欽依將本官陞補綦江參將移咨到臣。又查得張良賢、亦係原任漳臘遊擊。因部兵與永寧禦虜士兵互相鬨爭。本官同部兵斃傷士兵五命。引因事威逼人致死、非一家三命以上、發邊衛充軍事例發遣。後該布按二司議詳、發於防播處所、立功贖罪。胡汝寧係石泉守備、調赴綦江協守各行遵照間。本年六月十七日、據重慶府呈准房嘉寵塘報。本月初三日、據丁山里邊勇高仕偉等報稱、楊應龍父子已出在黔腳壩、分兵三路。初八日、又探得楊酋發兵劄住地名母渡三溪十三營、職即會同張良賢、統率官兵、隔河對敵。當時銃殺打死射中數多、拒敵至晚。次日、廳楊酋分兵侵縣內、留家丁伏寨百總

張喜等、瞭見播兵由上流來圍一處對敵斬獲苗級三十名顆、生擒五名、其餘奔山入箐等因六月二十四日、又據兵巡上川東道呈准房嘉龍報稱、本月十六日偵探得播兵萬餘、在赶水屯剳二十四營、職會張良賢督率守備胡汝寧同官兵二千員名、於十七日三更時分、發家丁張喜等百餘、令張良賢爲先鋒、其餘官兵爲掎角、已時抵舊東溪、撞遇播兵一處對敵數陣、就陣斬獲苗級一十二顆、弩鎗銃箭俱全、追赶落水、死傷不計其數、其餘奔箐去訖、在我全勝、止將夷丁鐵兒箇赤、家丁房寧、戰馬二匹、當陣倒死、等因、先後具報在卷、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人臣受命於君、惟職所在、以死守之、故將死綏、士死鼓、房嘉龍值逆酋之變、身爲將領、奉命守城、則綦江固死所矣、顧逆酋頻年以來、逆節雖著、勦撫無常、尙未有頌言誅之者、自飛練之役、殺人如麻、流血成淵、惡極罪盈、始有進勦之命、然鳩將集兵、尙須日時、嘉龍身爲偏裨、託之待命、觀望遷延、豈非常情乎、而嘉龍則以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且既已名其爲賊、豈復宜與之俱生、蓋滅此朝食之志、自其由漳臘調綦江、業已定矣、故酋以賄來、則卻之、以使來、則斬之、懸賞招降、張榜征討、其視應龍居然褌中之蝨、豈其不知彼已、而甘與爲敵、忠激於心、義形於色、直欲捽逆賊而平吞之、一何壯也、張良賢以松邊名將、馘虜有功、詿誤謫戍、領兵協守、至綦纔數日、值應龍逆謀既就、悉師以出、二將遂列陣相迎、自爲掎角、轉戰於三十里之外、良賢殺入重圍、出而復入者三次、後以勢不相當、始議城守、終以孤城無援、奸細乘之、遂身與城盡、亦足悲矣、初聞賊欲破城、有爲嘉寵計者、欲移家他方、身自爲守、嘉寵毅然曰、我爲主帥、一移家、人心遂搖、城誰與守、死則闔門死耳、

比城破、乃自殺其妻、而後以身殉城。張良賢見城不守、欲刃其妻。其妻曰、爾自戰、吾亦鬬賊而死。遂持刃向賊、衆爲披靡。既就執、賊衆義而釋之。嘉寵之子亦俱無恙。此豈非忠臣義士自有神明陰相、爲護其家、令不獨全其名乎。二將已矣。今城守漸完、勁兵畢集。逆賊授首、當必有日。恨不令二將揮戈其間。然要以稔賊之惡、甚賊之罪、起懦夫之志、激壯士之肝、自二將之死始。亦曷可無此死也。胡汝寧計無復之。投水而死。等死耳、胡不以一矢相加遺。尚獲戰死之名。夫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奈何其不善處死。蓋其爲國捐生、亦自死於王事。獨未至轟轟烈烈如二將耳。看得原任參將房嘉寵、原任遊擊。今充戍領兵張良賢忠堪貫日、氣可成虹。提一旅以捍危城、率孤軍而當大敵。斬將搴旗、□代之英風不泯。成仁取義、千年之俠骨猶香。宜有特褒、用酬奇節。合無敕下兵部、查照節年事例議覆。將房嘉寵照原官加贈三級。張良賢復原官、量贈二級。各廕一子本衞百戶世襲。仍於綦江地方立祠。有司春秋致祭。比於巡遠之雙廟。其胡汝寧、通候查明、止照陣亡事例施行。庶大義昭明、羣情奮勵、平定有期、奏凱可冀矣。緣係播賊突衝孤城、將官血戰陣歿、乞賜照例贈廕、以慰忠魂、以勵羣心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增楚省監軍將材糧餉開款疏

題爲播惡已盈、大征宜亟、遵旨議增兵餉、併舉用將臣、以彰天討、以戡禍亂事。准湖廣撫臣支可大會臺內稱、先該臣於楚省防播、協征備兵一萬、計餉一年、已經題請復額編征、僅得六七萬兩之數耳。近復

有明旨。特諭湖廣與貴州各兵、俱准添補。又令湖廣堪動錢糧、准先動後題。伏讀綸音。具見聖明加嚴於薄伐討罪之舉、而又軫念全楚兵食之難繼也。敢不仰體宸衷、悉心籌畫、求爲制勝萬全之計。等因。備移到臣。該臣會同巡撫湖廣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巡按湖廣監察御史王立賢、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播逆楊應龍、上負國恩、橫肆狂逞。一歲之中、在黔敗劫於飛練。在蜀殘破於綦江。楚之偏橋、近聯播境。時見憑陵。邇復遺書內地、聲言入犯。譸張嫚罵。侮及三省。以此情形之叵測、亟宜聲罪致討、而不容養寇以貽患者。顧湖楚既患無兵、而又不敢借兵於諸路。最苦乏餉、而又不能求濟於他省。臣化龍已經題議、楚兵宜用四萬餘矣。計餉宜先給三十餘萬矣。若非就近區處用備策應、雖欲併力西向爲大征計。將奚賴乎。所有糧餉之當留用兵士之當調募、與夫監兵督餉、則道臣之宜擇也。摧鋒抗敵、則將材之宜舉也。行據布按二司詳議相同。又經臣等覆查無異。謹開列事款條議上。請乞敕吏戶兵三部再加查覆、覆議遵照施行。庶掎角之勢易成、而蕩平之績可奏矣。緣係播惡已盈、大征宜亟、遵旨議增兵餉、併舉用將臣、以彰天討、以戡禍亂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題請旨。

計開

一議留兵餉。竊惟六師既興、餉即隨之。湖廣設兵四萬。先議給餉三十餘萬者、特爲目前進勦之計耳。今尙有將領各官廩糧、與夫器械火藥工價等項、俱不與焉。楚省錢糧多係起運兩京。本折銀米與川貴不

同。今又採買大木庫藏搜括一洗。毫無別項堪動銀兩。臣等焦勞苦索、計無所之。行據布政司左布政使胡心得清查郡邑委無措處。僅查有二十七年分額解漕折銀二萬六千四百一十四兩二錢太倉銀二萬四千兩、派辦供用庫茶蠟等銀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三兩六錢。續收國用詘乏。乞查稅契銀兩以佐軍興事例、稅契銀九千七百三十二兩。南京戶口正扛銀八千五百九十三兩二錢。北京乾魚銀二千七百九十四兩一錢。及巡撫與巡按衙門解京贓罰銀八千兩。又各司道解紙贖銀一千一百八十兩。值此兵餉急缺、不得不請留爲大兵糗糒之需。此外尙多不足之數、容臣等再行酌處。或議借留另報。仰乞皇上俯念湯沐重地、用兵重務、將前項各銀、聽該部議覆、俱准充湖楚餉兵之用。一俟播平之日、仍照舊額盡數解京。伏候聖裁。

一調募兵士。竊照楚地承平日久。武備素弛。卽各衙所額設軍兵僅足戍守城池、及江湖各哨兵役止堪防守汛地。若使披堅執銳、以抗大敵。無異驅羣羊而攻猛虎矣。近臣化龍會題湖廣。設兵四萬餘名。此非貔貅之士勇捍習戰者、不可用也。查得上荆南守巡道報。有施州衞散毛容美等土司各土兵。宜調用一萬名。湖北守巡兵道報。有保靖司麻陽等土兵。宜調用一萬名。又辰沅兵道報。有見調鎭筸營鎭溪所及沅靖等兵各哨殺手見調守禦偏鎭者併召募民兵共一萬名。應天鳳陽等處京營淮陽等南兵一萬四千名。通共四萬有奇、俱堪調遣。但臣查得施州衞散毛等司土兵未議之前、先已調取就近入川、分布涪彭防禦。難以撤移。應天淮陽等處南兵頃亦該臣具題請發。近經科臣議及。不知部覆果否允發。此二項

既難作實數、則該省應發之兵尙少二萬.應於該省鎭箪、鎭溪、武岡、麻陽、等處土兵再調一二萬、充足前數.俱責令彼中原管將領頭目嚴加約束.齊赴沅州、俱候總兵官陳璘到彼督部分布.聽臣傳檄三省大兵、刻期征勦.仍令撫臣一面調發.合應題請.乞敕該部再加申飭.庶師出有名、而三軍用命矣.伏候聖裁.

一監督兵餉.竊照全楚幅幀最廣.距蜀道里更遙.取解一應兵糧.非有專官監督約法、難於畫一.況今議動大兵四五萬.齎糧三十萬.紀律不容不嚴.衡量不容不密.其監軍督餉之重寄委任、誠不可不得其人也.先該部院會議於川貴二省各請設監軍二員.又該臣化龍查得湖廣旣設總兵.集兵三四萬.獨當東路一面之寄.監軍尤不可少.隨查有分守上荊南道參政胡桂芳、才識超羣.且資俸已深.應量加按察使職銜、令監軍旅之事.尙少一員.又以湖北兵備道副使王應霖兼之.業經具題訖.今撫臣支可大會議.以分巡荊西道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魏養蒙監攝兵務.分守湖北道右參政詹啓東督理糧餉.各加銜管事.緣二官、一則謀猷諳練.一則精敏端嚴.委之各務、俱稱其任.第臣前委者、乃胡桂芳、王應霖.而撫臣今委者、則魏養蒙也.各官才品俱屬相應.止因彼時見報魏養蒙方於四川推用.故不議及.今照該省距播邈遠.止一監軍往來計畫、實難應酬.兵備自有信地.帶管不專.亦爲不便.似宜仍設二員.一隨撫臣贊理機務.一與總兵陳璘隨營運籌.卽將胡桂芳魏養蒙各任監軍.則分任旣定.事功可集矣.其王應霖行令止任兵備事務、免妨職業.相應題請.乞敕吏兵二部.再加查議.合無將胡桂芳與魏養蒙、俱准監軍.詹啓東督餉.候平播有功、一併優敍.如有疏曠不職、仍聽據實參處.庶事有專責.而兵糧不致匱缺矣.伏候聖

裁。

一薦用將領。竊惟楚故用武之地。謀臣猛將、古不乏人。而今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材也。況茲征播之師、實係干城之寄。雖衞所江防武弁如林。而素不習戰、奚可使之遽當一面乎。臣等隨行各司道多方諮訪。所屬將領、無論投閒廢棄。舉其謀勇兼資者、今得三人焉。武昌衞原任四川行都司僉書吳時喬、材貌俱雄。韜鈐夙裕。西蜀功多保障。專閫力可折衝。原任薊鎮南兵遊擊柳邦奇、學書學劍。乃武乃文。氣陵貔虎千羣。胸藏甲兵數萬。襄陽衞原任四川遊擊王一桂、虎視英標。鷹揚偉略。履戎行如飛電。譚孫吳若懸河。以上三臣。或以病歸。或以過棄。然皆已試將材。爲衆推轂。可復置之行間。以應登壇之選者也。乞敕兵部再加查議。如果其材可用。合無將吳時喬、柳邦奇、王一桂各以原官。責令提兵振旅、分布沅州偏鎮等處。俱聽總兵陳璘督部進戰。俟平播功成、分別敍用。則分閫得人、而敵愾有賴也。伏候聖裁。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俱依擬行。

互調州官疏

題爲遵旨更調州官、以安地方、以濟時艱事。准兵部咨該本部。覆奉聖旨。司道官凡係用兵處所的、吏部就近更調有才略諳機宜的去。府縣官許該撫按於本省內揀選調用。欽此。該臣已將本省府州縣有司官員、第其才品、查照資俸、會同前任巡按御史趙標、逐一擬定地方更調具題去後。近又查得重慶府所屬涪州、乃川東水陸交衝之地、而播賊出沒之區也。目今屯糧積草、治兵繕器、安內攘外、百務交叢。此非

尋常才調、可以勝其任者。該州知州陳良模、向當初至、頗亦覺其不宜於繁劇。尙意其久之、儻或練習尙堪器使。乃今既數月矣、酬應頗遲。事務漸廢。卽買米運糧、種種皆無成效。久之恐誤軍興於地方不便。於本官尤不便。蓋本官者、平易近民。安靜不擾。若用之簡僻無事之邦、不失爲淸淨寧一之治。惟此時此地、大不宜耳。及查得巴州知州陳敬衷、賦才爽朗。莅事精勤。巴州僻地、未盡所長。用之涪州、乃爲相稱。應與陳良模互相更調爲便。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二官者、一則地浮於人、一則人浮於地。仍舊則敬衷有驥足不展之嗟。而良模有綆短汲深之患。互調則巴州享和平安靜之福。而涪州無廢墜叢脞之憂。除已行令二臣更換到任管事外。合行具題。伏乞敕下吏部照擬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庶繁簡得宜。安攘有賴矣。緣係遵旨更調州官、以安地方、以濟時艱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鄧一安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擒獲奸細疏

題爲將官陸續擒獲姦細、斬獲助播小苗、類敍奏報、以作士氣、以消姦黨事。案查萬歷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據防守黃平參將劉效節呈。黃平所把總李朝陽等領兵於本所軍人陳旺家拏獲陳守邦。吐稱、王表係邦姐夫。舉家般投播州楊應龍將王表安於養鷹局住坐。至二十七年三月內。差王表來黃平探聽消息。表又同黃平司叛投播民吳志俸等在四牌謝朝俸處、借苗兵三百名。於浪洞平溪等處燒劫屯寨。閏四月初三日半夜。表帶刀弩箭筒至黃平岳母唐氏家歇宿。說楊應龍差來探聽黃平官兵虛實。初四

日在陳旺家藏躲被官兵於牛圈內搜獲將王表監候等因本月二十九日又據平越衛申報本衛管下水洞夷頭阿亮等稟報本年五月內有飛練殺官反頭盧阿反與我大架寨相殺阿亮將盧阿反射著重傷二箭未死又殺他大老虎阿寅等小軍六十餘人等因八月初四日又據防守偏橋原任清鎮守備今聽勘史良將稟據偏橋衛報本年七月十九日被白泥司土舍楊通定楊七等統領黃岑等寨數百攻圍本屯捉虜男婦有鄉導屯老劉念還等稟稱前賊必往棱洞過河回寨乞發兵堵截卑職親統練兵把總葉正暘曹仁佐哨官羅國器石萬龍集占春武生王嘉賓等帶兵伏捕至二十二日早果有多苗牽牛擔担至棱洞經過截殺拒敵就陣斬獲首級二顆奪獲牛一隻刀弩等件天已近暮苗奔入箐難追回營等因本月十七日又據石阡府經歷陳廷範申據本府水口渡住民彭希順等擊獲細作馬良貴到職供係楊應龍差來石阡探聽楊應龍將四牌夷頭莫老明家口拘入播州要出攻劫各處地方等情將馬良貴監候等因本月二十一日又據帶管都清兵巡驛傳道副使尤錫類呈准參將劉效節移解擊獲奸細杜老冬到道審稱係四川人般在播州地名大竹園住坐於七月二十一日謝朝俸諭令來黃平探聽軍兵多少回話又稱楊應龍打破綦江廢了些兵水淹死些今要來打黃平屯堡割了田禾然後打城又撥朱老二來幫謝朝俸今被兵楊再東擊獲審據楊再東稱老冬原虜再東在肆牌後再東偷走回黃平今遇老冬來黃平探聽在街撞認擊獲等因本月二十二日該臣訪得貴州省城居住舍餘吳塑父子交通播州牌行都布按三司擊獲會問得犯人張五十係貴州前衛舍餘招稱五十先年不守本分慣住夷寨買

賣就不合故違雲貴等處、但有漢人交結夷人、互相買賣惹釁、貽害地方者、問發邊衞充軍事例、卽潛住播州投見楊應龍有貴州衞未獲舍餘吳塑卽吳應舉、與已獲男吳二弟、吳三兒、各習塑神像張五十引去播州見楊應龍母令塑羅漢觀音等神像去久未回至二十七年四月內吳應舉令吳二弟吳三兒回家看視八月初一日吳二弟與吳三兒因爭分祖遺弓張互攘吳二弟罵吳三兒不知你將父殺在何處吳三兒回說你也同去如何說我彼此攘罵致將通播事情傳聞貴州士民恐吳塑將來爲內應投揭撫院八月二十二日蒙行三司拏獲五十與吳二弟等到官發貴陽府引例問擬五十與吳二弟吳三兒各免徒發邊衞永遠充軍發遣吳二弟監故張五十吳三兒仍監候九月初六日據石阡府經歷陳廷範申據葛彰司生員安啓於九月二十八日拏獲四牌夷犯李貴到職審得本犯供係播州琵琶坪住人本年同李信幷苗頭石勝鳳石富父子逆黨宋東等到葛彰司將三渡落田等屯軍民財畜盡行劫去被害良民楊再禮等識認是李貴兄弟後因外兵四集李貴等將男奔出外境被楊再禮等拏獲申報等因九月二十九日據參將劉效節呈把總王嘉賓於梭洞要隘把截本月二十一日有九股兇苗數百入播經過本洞地方帶兵對敵斬獲苗級二顆驗明等因十月初一日據帶管都清兵巡驛傳道副使尤錫類呈據偏橋衞呈據楓香小水等屯軍餘謝義高等稟稱九月二十二日被白泥司土惡楊七等統兵攻剿各屯殺死軍人李珠等四名捉虜軍人鄭廷臣等家財牛隻當有鄰近侯家屯舍餘侯世元等督率鄉兵救護陣斬苗級一顆等因本月十二日又據分守新鎭道右參議梁銓呈據防守清平重安江把總楊國宏於

本月初三日午時、被苗賊衝突劫殺。督兵斬獲苗級二顆。生擒一名阿利。連人呈解等因。十月十六日。又據參將劉效節呈。據黃平安撫司土同知楊位呈。據目把劉桂等報稱。十月初六日。播惡楊應龍、總管楊三楊七、統賊數百、燒虜白株等寨桂等同把總薛瑞分兵截殺。斬獲賊級二顆。鞍馬二匹。槍氈等項。奪回被傷男婦三十餘口等因。轉呈。十月二十七日。又據參將劉效節呈。據黃平把總李朝陽等、拏獲姦細郭天祿郭天俸、隨帶兵書。該職會同通判王三策審得郭天祿郭天俸稱。係浙江衢州府龍游縣人。一向常住播州。熟識與楊七交好。今年二月內。楊七差江西人徐伏五前來同往京回。欲進播州。先令徐伏五回播聽接。天祿十月十九日由白泥進播。經過濫橋、被兵盤獲。審天祿稱。我平生智大。善用諸法陣戰邏術。黃平土城、何足爲懼。我將北門河水湧逼。架起雲梯雲車火器、頃刻見功。若放我、將楊應龍容易誘出。又檢行李內有天文地理圖二張。通天竅一本。古風一本。火器攻城書一本。羅鏡一箇。軒轅小鏡一箇。虎鈐摘要天機統會集一本。五經標題書一本。觀象玩占書一本。紫微垣經一本。大明一統紀要敍二本。楊應龍給發刊印細字程途一條。大小圖書三面。雕刀紬衣等項。人贓併連解審等因。十一月初四日。又據參將劉效節呈。據防守梭洞哨把總王嘉賓、東坡哨把總蔣奇功、帶兵伏隘、拏獲苗賊阿寶阿桑老二供。係叛酋楊七管下黎山新寨苗人。因四牌夏金虎、領我苗種一百。送老苗一千。回九股。行至釘靴沖、不想官兵截倒。殺傷苗人。我三人迷路。連夜奔到營邊。拏獲等情。連箭弩刀、繇被、一併連人解審等因。本月初六日。又據參將劉效節呈。據黃平所掌印千戶褚綬呈。據夷頭阿保等把截草塘要路。十月二十七日。播州

叛苗謝朝倖、帶兵三百餘人、殺虜平越松坪堡、虜去男婦一十四口、家財等物、本堡軍人王張生等來報、保兵追截敵殺、斬獲首級二顆、奪回被虜男婦一十三名口、當交原主、止虜去一口、殺傷彼兵三十餘人、我兵亦傷二人、等因、呈詳到臣、臣等陸續行司道、將已斬級者、驗實懸示、已獲審明者、牢固監候、各將官兵量行獎賞外、案照先該臣訪得播賊因見川省設兵有備、無能竊發、乃以目把奸徒、裝扮漢人、出入黃平偏橋一帶、或招苗劫掠爲害、或打探遠近情形、亦有內地軍民、利酋金帛所引、或潛蹤影迹、與人走透消息、甚至以違禁硝磺鹽布等件、攜入爲奸者、牌行貴州按察司、幷守巡兵備等道、及轉行將領等官、各將鄰播一帶要隘地方、嚴加把截、盤詰奸細、如遇播苗出沒、併力擒斬、有功員役、先行犒賞、事完優敍、設或怠玩、從重究處、各等因、節次申飭去後、今據前因、該臣謹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議照、賊自綦江之役、不敢復入四川、獨以貴州兵力單弱、故姦細往往出沒其間、乃貴州地方拏獲姦細共七起、多在黃平平越之間、是賊所垂涎者、意可知已、而郭天俸兄弟、以異省亡命、不遠數千里來助叛黨、所攜諸書、盡皆兵家詭秘之册、則姦細之魁者、幸而見獲、姦謀稍阻、今已審明、相應與馬良貴、王表、杜老冬、李貴、阿利、阿寶、阿桑、老二、張五十、吳三兒等、分別情罪、或斬或戍、以消姦黨者也、斬獲小苗、功雖不多、然自飛練喪敗之後、我軍氣不揚、而賊氣日驕、九股黃岑寨膽四牌七牌諸苗、助播爲虐、往來充斥於偏橋黃平之區、如入無人之境、莫敢誰何、自阿亮射中盧阿反、雖未即死、而魄已奪、此後梭洞斬獲二起、黃平侯家屯重安江草塘斬獲四起、兵氣稍振、故阿亮阿保等與史良

將李朝陽、王嘉賓等相應加賞、以作士氣者也。夫細作甚微、苗功甚小、臣等非不知瑣瑣者、不足以瀆天聽、而必爲之敍報者、功無微而不錄、則人知建功者必不遺、而益勸於巨。賊無細而不誅、則人知助惡者必不赦、而漸散其黨。未必非鼓舞人心之一助也。伏乞皇上敕下兵部覆議、行臣等將郭天祿、杜老冬等、明正典刑。張五十、吳二弟等、遠戍遐方。將阿亮、阿保、史良將、李朝陽、王嘉賓等、分別獎賞。庶刑賞既明、士卒益奮矣。緣係將官陸續擒獲姦細、斬獲助播小苗、類敍奏報、以作士氣、以消姦黨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鄧一安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議處貴竹懦將借給餉金疏

題爲播賊狂逞未已、貴竹物力難支、伏乞聖主處懦將、給餉金、並議責成分任、以振軍威、以圖全勝事。萬歷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據原任鎮守四川總兵官劉綎呈、據領兵防守南川原任遊擊王之翰報、據把總劉添忠等探得楊應龍見在點兵三日、令各帶米三升、火把三束、欲出犯境、至初五日夜一更時分、酋果發兵二萬、劄在地名官壩、與南川綦江相連、盡將連界人民房屋燒燬。其東鄉兩山人戶、見勢重大、夤夜般逃一空。又有逃出播民游七、來與東鄉邊勇范玉正報說、楊酋自領萬兵、欲出婺川眞州、如婺眞有兵、必是來攻南川。十五日、又據江津縣申、據棋盤三教等堡黨正詹袁塘報稱、探得楊應龍、令目把□禎等領兵萬餘、於地名丁山壩劄守。離棋盤等堡四十餘里、不知出何地方。又據哨探王時益報稱、酋令提調何廷順領兵一萬、劄守扶歡寨。又據塘報官朱自強稱、據播州逃難人王時探得、楊酋發牌一張、內

稱爲出巡事往因讎奴誣害、揑聳妄奏至設防守、豈肯甘心本司的、於本月十九日、點選十三種苗兵百萬、出外清理疆土、各立界限牌、仰丁山小溪等里提調坐寨周承榮等、卽將各里頭目苗兵操練、聽候調用、儻有阻撓、尋一對頭牌至松坎驛繳抄報前來、二十三日、又據塘報官岳鳳鳴報稱、楊應龍差心腹頭目傳諭各邊夷目、叫他各人面降心違、待大兵擁於深巢、督起部兵、近貴者、卽劫貴州、近湖者、卽劫湖廣、近川者、卽劫四川、各所運之糧、仍令四面羣起攻打州縣、本身自敵劉總兵、弟男分拒貴湖永寧要路、又稱近日南川酋劉之兵、俱是木人空營、夜間令人放火、白日無兵、二十四日、又據本官報稱、探得永寧宣撫司長官王堯王甫松等、領兵防守本撫連界播地三鍋莊柏楊坪、本月初三日、播目楊丑兒領兵臺船十五隻前來、偷路攻打鄰衛屯堡、王堯等率兵截路、斬獲首級六顆、箭傷漂流河水者、不計其數、四路追趕、已入播界、二十八日、又據監軍道幷總兵劉綎副總曹希彬各塘報、探得播賊分付目把、不要離心、待夷兵養就銳氣、一同衝出、徑到重慶、又稱賊見南川有官兵、要暗發兵三四萬到彼、又連日發有緜絮槍弩等件、送在營中、及分付官壩頭目、暗地探聽南川官兵劉有幾營、且不要與鬬、待看何如、略將些兵哄他起禍、然後纔動手、叫新官出眞州、千歲出官壩、齊攻南川方往別處、同日又據總兵官劉綎呈、據防禦合江副總兵曹希彬揭、據塘報劉慶報稱、前去播屬龍門里長官袁年處探得、袁年差人赴楊應龍處、所聞說、應龍分付各領兵頭目說、你等不可離間心腸、前日毀了綦江、此是你等之意、若朝廷征我、我就爲首、你等爲從、又豈饒過你、每不要亂聽外司愚惑、可將部下夷兵養就、殺些官兵、使各路把守漢土官兵、

俱各退散。等朝廷再起人馬復來征我、又有四五年。那時別尋道路。十二月初六日、又據貴州布政司呈。據防禦黃平指揮徐登階稟稱。十一月十九日未時。探兵李孝報稱。播兵數萬由白泥出小大章劄營。至申時。又據夷頭阿保等報。播兵五萬、由楊皮灘過渡出苦菜坪到白泥劄下。又據天邦兵等報。播苗在附近興隆臺坡劄三大營八小營。申時又發探馬五隻來黃平大路。長沖哨探有大翁鋪軍民驚慌般移箐語。查得各起稟報兵情、乃黃平四面隘路探報。人役俱在本日本時、如出一口。且黃平在播苗夷巢之中。防兵不過五千。據報苗兵甚多。恐衆寡不及。事勢然眉。伏乞速令安疆臣遣兵由沙溪入播襲後。庶興隆黃平之急少緩。同日又據按察司呈。據興隆衛東坡堡軍人李萬等飛報。播兵數萬、徑出後洞圍殺白田乾溪水口黃眼等屯。燒虜人口房屋。即今糾合容山九股等處叛苗、攻打興偏黃平。本月初七日。又據該衛報。播賊統兵攻東坡爛橋、欲攻衛站。隨執木刻。上寫播州把總隆、諭興隆通衛官民。吾今督兵數萬、追尋叛逆。行至東坡、被流徒集兵千餘截殺。勢不得已。定決雌雄。近查姦徒馮權張熹何以爵、潛入興隆衛等早要發出、以免刀兵。如執迷不發、親統大兵臨衛。玉石不分等語。今播賊屯兵離城五里。日集添兵。卜阻重安。下拆偏橋黃平。中攻興隆。徑通九股。以爲大逆。請將發兵救援。初八日。又據上巡東道幷總兵官各呈。據防守南川遊擊王之翰報。據塘報。宋友向等報稱。播州夷人猶朝、與夷頭喻應龍有隙。朝遂糾合綦民趙黨等百十餘人、偷打應龍寨。分激動官壩何提調、遂統馬軍五十二匹、苗約二千、前來燒劫綦江民羅啓初、南川東鄉邊民方華山等數十餘家爲應龍復讎。當得原差在彼塘報官兵、聚集邊勇、追趕放

礮。各苗退散。及查播惡猶朝、與喻應龍有隙。致動酋兵。殃及綦南居民。且幸職發有塘報官兵數十、往東鄉哨探、得以聲援。致酋兵驚退。卽欲提兵前去。第恐張皇、不免挑釁。且苗兵懼怕、已經走回官壩去訖。除整兵以備不虞外。本月初九日。又准貴州撫臣郭子章咨。據與隆衞申報。播兵攻圍東坡。聲言攻打與隆黃平衞所。又據都清兵巡道幷黃平所申呈俱同。又據分守新鎮道呈稱。播賊將東坡等處攻殺。各兵劄營於十里橋。阻塞偏鎮音信不通。乞發官兵應援等因。除調各衞所官兵、及安疆臣獼兵前去救援去後。該本院看得貴州見在之兵、已有二萬九千零。近調雲南兵七千、廣西兵一萬、湖廣永保兵一萬、分駐各衞爲遊兵而尙未至。今東坡之賊不退、則楚黔之路不達。京餉六萬、尙阻於辰沅。廣西福建二十萬之餉、卽至亦不能入本院意欲於川中借十萬。卽以福建十萬金解補。滇中借銀十萬。卽以廣西十萬金解補。已經具題外。合行移咨。檄行四川布政司、將庫貯餉銀借九十萬兩。差官解赴貴州濟用。候咨福建軍門轉行福建布政司、將應解貴州餉銀十萬兩、徑解四川布政司。同日又據貴州按察司監軍按察使楊寅秋呈。據新添衞呈稱。本月二十七日亥時。蒙防禦半越蔡參將差兵魏萬一齎執飛稟稱。播兵數萬、攻陷王嶺。聲言往新添攻打屯寨等因。行衞加謹防範間。隨據本衞那押夷民報稱。播兵數萬、已將王嶺燒劫盡空。且王嶺由小路逼近新添三十餘里。乞發獵兵數千、把截馬鬃嶺要路。幷賞千名防禦卑衞等情。又據本官稟稱。賊之先發、以疲我奔命。犯黃平殘東坡。睥睨與隆城池。總之欲糾拽九股生苗、歸巢爲援耳。近聞大營已撤。止留小營十數。每營約七八千名。懼我兵之躡其後也。梁參議同徐同知於本月二十四

日、已脫與隆出偏橋、彼中雖未有的報、而都清書吏與梁少參同時出城來省者、其言則的、若新添之報、或是近苗剽劫、假播聲勢、第有警何敢不報、又據鎮守貴州總兵官童元鎮稟稱、職服役代後、適值平頭報苗賊出劫、遂就近入銅仁暫爲調度、圖趨省會撫按司道商搉機宜各等因、到臣、該臣已將永寧獲功長官王堯等量加犒賞、及屢經申飭川湖貴州三省監軍守巡兵備等道、各路領兵將領等官、幷永寧土官奢世續、水西宣慰安疆臣、一體遵照、嚴加隄備、多方偵探、賊如入犯、則相機截殺、設若不動、則斂兵固守、稍俟湖廣兩省兵糧畢集進勦、去後、該臣看得賊自六月間殘破綦江以來、興兵造逆、已半年於今矣、皇上赫然震怒、大發海內之兵、責臣以征討之事、臣感激恩遇、勉竭庸駑、日夜淬礪束向而圖之、以土兵難以全恃也、故請大發邊腹之兵、以三省難以自給也、故請多頒內外之餉、以招苗之路、宜絕也、故請罷偏橋之帥、以黜省之力不足也、故請責全楚之供、蓋帝王之道、出於萬全、必俟物力齊、兵將集、萬全無害、然後一舉而撲滅之、計少假時月、賊當無能自脫者、賊見此舉動、亦知事在不疑、顧困獸思鬬、尙冀一逞、乃四川兵力、已足自固、故賊一犯永寧、而卒以北再窺南川、而竟不進、遂轉而之貴州矣、貴州爲招苗之路、賊所必由、總兵舊者已去、新者未來、兵力尙單、衝突爲易、故猖然狂逞、一以招苗爲羽翼、一以示武於遠邇、遂致道路不通、土民震恐、先據貴州司道連報賊勢披猖、臣計遠水近火、不能相及、今發川兵往援已遲、何況外省、因一面行二省鎮道、嚴行備禦、一面行安疆臣、奢世續、發兵直擣其巢、而貴州撫臣亦發安氏省城防守之兵萬餘、令王嘉猷將之往援、播州非水西之敵、計當斂退、近據監軍楊寅秋所報、賊勢

似已少斂。道路似已漸通。除再嚴督二省鎮道、督兵夾勦、嚴查各處焚掠、另行奏報。其外省兵、惟河南二千已到。陝西各邊六千已先後入境。尚有浙江雲南廣西兵、業已數次行催。據該省撫臣劉元霖陳用賓楊芳各報。已經督發。計當不日可至。顧臣力之所能爲止此矣。乃尚有所當請者。三則。黔帥之當處也。黔餉之當議也。楚省當事諸臣、宜戮力同心以襄大業、而不當以緩急分爾我也。夫沈尚文、童元鎮、皆黔中大帥也。貴州總兵先年苗事急、則當駐銅仁。近年播事急、則當駐偏橋。臣等已於七月間、已題貴州總兵移駐偏橋矣。沈尚文雖經革任、尚候代八月有餘。曾一步至偏橋乎。乃童元鎮、猶可異矣。臣等續議湖廣總兵駐偏橋。貴州總兵駐興隆平越。今賊犯興隆矣。童元鎮已到、猶駐銅仁。託之乎有苗警。即有苗警、豈復有大於興隆者、而可以棄之不顧乎。即如今四川總兵、不於重慶到任、而尚之松潘。託之虜警、可乎不可乎。當羣苗充斥之時、居然避信地而他之。不知元鎮誠何心也。臣以爲二將之罪惟均、而元鎮以新總兵、踵舊總兵避事之套、尤足駭異。似宜將尚文重處元鎮方在事若再革之、無論目下無人可代、彼與沈尚文先後釋重負而樂晝游、不啻登仙、他人必有垂涎效尤者。宜姑如臣原參革其職、充爲事官。令竭力討賊。若敢以被參爲詞。稱疾杜門、或巽懊不任。即容臣徑自提問。擇一裨將代之。此不但爲元鎮一人、亦以警後此而效尤者。所謂懦帥宜處者此也。年來用兵、西事至費銀二三百萬、東事至費銀五六百萬。今播事、不下於東西二賊也。臣僅以百萬請、而戶部難之。川貴止各發寺銀數萬、尚未到。湖未有給焉。貴州所發外省銀四十萬。在滇楚者二十萬、已成烏有。閩廣有無、亦未可知。貴州撫臣、計無所出。乃請於川中

借十萬、又指閩中之十萬爲償。臣明知川中非可借人之時。顧事已至此、剜肉補瘡、何所復吝、已行布政司措處陸續發解。然計此而後、兩省均受其敝矣。川中卽可派徵、黔中何以措處。卽部文曰三省通融。然蜀之派僅十二萬。楚之派僅二十餘萬。此亦何堪通融乎。黔中止以無餉、故未敢多募兵。今雲南廣西之兵、且至數千里遠征。士兵豈能枵腹而應敵乎。不獨外患、且有內憂。萬一脫巾而呼、慮不在賊矣。事固有以小吝而成大費者。臣竊懼之。宜令戶部亟行議處。必須閩廣二十萬、俱爲實數外。更益以別省見銀一二十萬。庶可支持目前。所謂黔餉當處者、此也。偏橋、楚地也。其軍食糧於楚。其官支俸於楚、貴州但遙制之耳。故偏橋之備、宜全屬楚。夫楚止備偏橋、則於其地置萬人不已足乎。顧偏橋、走全楚之道也。偏橋不守、則禍中於全楚矣。故宜以全楚之力夾勦而後楚可長無後患。臣所計該省集兵三四萬行勦、乃代楚人自爲計、非令代二省舉事也。第見楚中各道、若舍己而耘人者。臣行備三萬人多半年之食、而止備米三萬、則三月猶未足、而尙未運至也。臣行募調兵三四萬、而尙不及其半。且守偏橋者、尙不及五千。臣不得已、經調永順兵一萬、保靖兵五千、及令招募鎮溪辰沅、並調十三哨烏羅、及五司雛兵共湊三萬以上。亦不知能如額否。卽兵至、亦不知食可常給否。今川兵將足、貴兵亦漸有次第。獨楚中之兵外調者、旣經科議以爲不宜。本省者、又未能保其果否足數。不日二省兵齊、待之則日費不貲。舉事則一隅有缺、當爲全師之累矣。且陳璘不日當至。令之何以措手。夫兵、尙可以催督而來、可以鼓舞而用。惟本折糧餉、非可以空言虛辭借者。今內而該部稱之外而該省稱苦。已無望其助黔。其何計以張楚。臣初以皇上旣假臣

以便宜、卽宜徑自多方催調、何敢更有塵瀆.乃數月以來、外省兵且漸至.惟楚中紙敝墨渝、輪蹄交錯、竟茫然無一實效.臣爲之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日夜憂之、計無所出.不得不於共事者有厚望耳.除臣一面嚴行催調.及行撫臣多方措處.必令無誤師期.更乞天語叮嚀該省大小文武官員、俾知三省一體之義、功罪惟均.一切兵糧、日夜催儹.務及師期、無自取累.庶可以制賊而無爲賊所制.則所謂戮力同心、以襄大業者也.臣每念楊應龍以幺麽小醜、何足以辱斧鑕、何足以當天討.惟是處置失宜、遂流禍到今.大抵不重發而喪功、卽輕爲而取敗.故今日舉事、必期一舉蕩平之爲快.又念重發者、尙可徐補.輕爲者、急難復振.故欲以萬全制之.乃圖之半年、而事尙有不能如意者.恐久之而老師費財、卒有意外之虞.則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卽死何足塞責.故敢據實極言之、以希聖主裁斷.伏乞敕下戶兵二部、亟行議覆.行臣等遵奉施行.庶計出萬全、役不再舉、則臣幸甚、地方幸甚、緣係播賊狂逞未已、貴竹物力難支.伏乞聖主處儒將、給餉金、並議責成分任、以振軍威、以圖全勝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鄧一安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戶兵二部作速看了來說.欽此.又該戶部覆奉聖旨這兵餉急用.俱依擬行各省撫按司道上緊催解.以後不敷、著總督遵照前旨、於本省鄰省便宜處置.各官務要同心共濟、依期滅賊.如有抗違支吾的、准你指名參來重治不饒.欽此.又該兵部覆奉聖旨、川貴督撫鎭道、俱已近播彈壓.惟湖廣兵將不齊、餉又未備.儻致失期、巡撫豈逃其責.但偏橋旣設總兵、大師聚集.楚地遼遠.陵寢所在、尙恐巡撫一人顧管難周.欲差一官前去督理監視.事寧與總兵一併裁革.你該部還會同吏部都察院議處來看.童

元鎮逗遛太久。著戴罪管事。能上緊殺賊。卽與題覆。若再推諉怯懦、不必待他失事。總督便遵照沈尙文例、一面扯解送京。一面另委賢將暫署請旨。其副將以下不用命的、卽以賜劍立斬徇衆。毋令參差不整。總督遵旨行。毋得疑畏、視爲虛文、致誤事機、罪有攸歸。

播酋犯貴屯堡幷催兵餉疏

題爲播賊分道、突犯全黔、勢甚阽危、懇乞聖主嚴催兵餉、以抶然眉事。本年十二月十八日。准貴州撫臣郭子章會彙。十一月二十九日據新添衞報稱。本月二十八日亥時。蒙防守平越原任參將、今充爲事官蔡兆吉稟稱。播兵數萬、攻陷王辭囤劄兵。聲言往新添攻打囤寨。該衞官兵晝夜謹守城池。隨據本衞所管喇啞夷民報稱。播兵萬餘、已將王辭燒劫盡空。且王辭逼近本衞。乞賜發兵應援等因。同日又據帶管新鎭按察司驛傳道副使尤錫類報稱。據防守平越爲事官蔡兆吉、駐鎭知州李珏稟稱。平越衞劉家堡民鄒應龍報稱。見賊楊總管董提調、郭提調、管領賊兵過雍水河。稱要打我江山地方。又發掃帚一把。火燒木刻一箇。去播州趕兵掃土快來等因。同日又據監軍右參議張存意報稱。據平越衞呈報。本月二十七日午時。據管理王辭把總安榮報稱。突被播賊數萬、四路攻打本辭。榮當統苗向敵。賊勢重大。難敵。被賊攻破頭寨。殺死寨苗男婦、不計其數。放火大燒倉房。衆苗擁榮奮死奪回。屢據偵探人役報稱。播苗數萬過河屯劄各處。聲息攻城。乞賜添兵策應等因。本月三十日。據淸平縣知縣劉啓周稟。據凱里楊燧報稱。野洞七寨苗俱要反出。由狗窩攻打淸平城等情。又據趙崇報稱。七洞等苗已攻打猺猓。欲助七寨由

草塘司入楊老、攻打平越清平、俱有定約。伏乞憫念孤城、添兵防禦等因。十二月初二日。據防寺黃平參將劉效節、及通判王三策指揮徐登階報。據防守得勝關百戶薛應時稟稱。十一月二十五日。被播賊楊七楊總管統兵前來翁崖高漆劉營。聲言我今日來報信。我主楊太爺已經令各處搭完浮橋。大兵的於二十七八准來攻你平溪、浪洞、黃平、與東坡、黃蓮、柳塘、等處。我兵在此劉營。只等大兵四路齊到夾攻。卑職分兵四路哨探。播兵日夜經過不絕。播酋詭計甚多。請乞加兵各處隘口把截。事在然眉等因。本月初四日。又據清鎮守備王之棟、幷偏橋衛指揮許繼祖揭報。播賊於十一月二十二日。猖狂擁衆劉營於偏橋城南官道水井坡。離城五里。大勢圍城。我兵固守城外。劉營對壘一日。我兵傷賊馬兵。奪獲緜被二牀。各賊方退臺蠟原營去訖。查得內有陣亡漢兵湯法等七名。土兵高元等七名。虜去漢兵一名羅仲。重傷兵母成宗等三名。其節次申報事。俱經繳回。又差兵由小路遞送。被其截路草塘黃母徐姚爛橋一帶等哨堡軍兵四散。人煙盡絕。本衛漢土官兵三千有零。謹守城池。賊勢重大。不敢輕出等因。本月初六日。又據湖廣辰沅兵備副使王應霖報。同前因。同日又據鎮遠衛揭報。十一月十八日。准本衛巡捕指揮何天寵(剿)稱。本衛軍餘郭正朝走報。本日天明時分。被播夷約有五六千餘。將本衛許花屯、中屯、周旗屯、窩底屯、一帶地方盡劫一空。虜去男婦李賢火孫等數十等情。各稟報等因。本月初九日。又據布政司帶管分守思仁道左參政郭廷良呈。十一月三十日。據管思石守備事都司楊惟中報。據坐鎮指揮胡效忠報稱。播四十八屯軍餘黎廷恩等、連夜前來報稱。播賊何漢良住劉馬渡起七頭苗兵點齊。於二十八日劉營

三跳。威逼恩等講取思石婺川龍泉地方。今已知朝廷旨意、先是進勦、今又是勦了來。說到此田地。左右是死。不壞、也是壞了。四川水西蘭州白泥黃平、已分兵敵殺。你龍泉思石婺川若不先下手勦蕩、將來大兵容易入境。此番定然是實。等情到職。及查見今偏橋興隆被賊劄營。接取九股生苗、裹應外合等因。同日又據監軍參議張存意呈報。本月初六日。據興隆衛呈據鄉導陳八報。據臺蠟寨苗老九、傳出播州把事木剡說。是本衛詐哄連和。我大兵已齊、不日攻圍偏橋黃平。你興隆既要免禍、可備銀二千兩退兵。待我打了偏橋黃平。各兵見於棱洞立營、劄兵數萬。勢要攻圍城池。禍在然眉。萬分緊急。除調官兵分布扶援、其殺傷官兵及失事員役查覈另題外。等因。移會到臣。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看得播酋楊應龍逆節滔天。自分罪在不宥。又計黔中衛所郡縣數千里而遙。所在單弱。漢土官兵分布城守。不足抗禦。乃糾拽生苗分道突犯。先梗塞餉道。次偪攻城池。爲先發制人之計。初據興隆偏橋二衛報稱。攻破東坡爛橋等處。殺虜軍民、慘毒異常。今則鎮遠衛告殺虜許花屯堡矣。平越新添告王辯囤被據矣。黃平告楊七統兵翁崖矣。龍泉告何漢良劄兵三跳矣。在在皆賊。處處告急。楚兵三萬、滇粵永保之兵三萬、聲息至今杳然。辰沅道兵備副使王應霖、尚在沅州。總兵童元鎮、交代一月仍駐銅仁。俱未投足到偏橋。興隆參將陳寅、婺川參將王鳴鶴、俱泄泄未知進止何在。貴之陷危、甚於累卵。其尤急者。偏橋興隆之間、東坡爛橋重安三處。實爲楚黔之交。會滇貴之咽喉。此地一爲賊據、則楚不得入黔、滇不得出楚。匪獨無黔、且并無滇。此必爭必守

之地。非大集勁兵、勢必不守。臣等會議得東坡爛橋重安三處、每處當設重兵一萬、共三萬。庶幾道路可通、咽喉不塞、而後可以議及大舉。先是臣化龍慮及黔省兵少力單。已調廣兵一萬、滇兵八千、協同戰守。滇兵已報入境。廣兵尚未即至。今據前因。又已一面令行多方招募防守。顧此三萬之兵、又在原議兵數之外。先所議餉纔三十萬。而借之各省、若有若無。據臣子章所報。實到黔中者、尚不及數萬。此亦何怪其兵力之單弱也。先是臣子章借銀咨到臣化龍。當日行四川布政司、即以十萬解發。復行湖廣、以十萬解發。以濟目前。蓋二省該部議徵派通融支用者。故臣亦通融處之。然二省之協助力止此矣。若閩廣之銀不繼、異日主客兵集、費且不貲。將何計爲之通融乎。據撫臣所議。乞敕下兵部、急催楚兵三萬、以救偏橋。思石一帶。催滇粵永保兵三萬、以救興黃貴陽一帶。容臣等再募兵三萬、分屯東坡爛橋重安三處、以固要害。而通喉舌。顧臣以爲募兵、則撫臣之力所可爲也。調兵催兵、則臣化龍之力所可爲也。臣已四出遣使、十道徵兵。計當目下可至。顧臣不慮無兵、慮無餉耳。不慮目前之餉、慮兵集之後、事不結、餉不繼、患且不可爲耳。至於三省將領、除總兵尚先後可到。其偏裨如陳寅、王鳴鶴、藍方威、金秉鉞、諸人、略無影響。臣亦無處查催。何以應急。何以濟事。統應具題。伏乞皇上敕下戶部、嚴催各省餉銀。並乞敕下兵部、嚴催各處兵將、俱令及時速至。但得目下兵將齊、糧餉足、臣奬帥三軍、躬行埽蕩、彈丸小寇、必不令久逭天誅。不然、彼方東衝西突、我且掣衿露肘。守且不固、戰於何有。且不知事之所終矣。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緣係播賊分道突犯、全黔勢甚阽危、懇乞聖主嚴催兵餉、以救然眉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郭

榮祖齎捧謹題請旨奉　聖旨該部知道

給由疏

奏爲給由事。竊照臣見年四十七歲。直隸大名府開州長垣縣人。由進士。萬歷二年八月內。除授河南河南府嵩縣知縣。八年十月內。陞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十年七月內。陞本部營繕司郎中。本年十月內。調吏部驗封司郎中。十四年六月內。陞河南按察司提學僉事。十六年十二月內。陞布政司左參議。十八年五月內。陞山東按察司提學副使。二十年十月內。陞河南布政司右參政。本年十二月內。陞太僕寺少卿。二十二年四月內。陞通政司右通政。本年五月內。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奉　聖旨李化龍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地方。兼贊理軍務。寫敕與他。欽此。備咨到臣。除臣欽遵於本年六月二十九日。前赴遼東地方。到任管事外。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爲虜衆入犯。主將督兵奮勦。大收奇捷事。因二十二年十月內。虜犯鎮武堡。斬獲捷功奪獲駝馬夷器等件。准吏部咨該兵部題奉欽依陞兵部右侍郎。廕一子錦衣衞正千戶。世襲照新衙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八十兩。大紅紵絲四表裏。照舊管事。二十三年九月內。爲主將出塞擣巢獲捷。乞賜勘錄。以昭激勸事。因本年正月內。十方寺堡境外斬獲功次。該兵部題奉欽依陞俸二級。賞銀五十兩。大紅紵絲四表裏。欽此。俱經欽遵訖。二十五年四月內。爲虜勢漸張。危邊可慮。伏乞議處久病撫臣。以伐狂謀。以安重地事。該吏部題奉欽依回籍調理。臣欽遵於本年五月十七日。與新任巡撫都御史張思忠交代回籍訖。二十五年六月內。爲虜衆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

修邊政、以永圖治安事。因巡按御史李思孝閱視奏報。本鎮修守效勞。該兵部題奉欽依李化龍賞銀四十兩、紵絲四表裏。欽此、亦欽遵訖。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准吏部咨爲欽奉聖旨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奉聖旨、李化龍著以原官起、改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寫敕與他。欽此。備咨到臣。除臣欽遵於本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管事訖、及照臣於萬歷二十二年五月內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本年六月內到任管事不計外。自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陞兵部右侍郎、至二十五年五月十七日、又二十七年三月內起補前職。自本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起、扣至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止。通前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已滿。臣係在京正三品官員。例應赴部給由。緣奉敕總督前項地方、見在興師征勦播賊、擅難離任。如蒙乞敕吏部查例上請、定奪。緣係給由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讓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奉聖旨、吏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李化龍著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照舊總督。